

國立北平圖書館惠存

馬松亭

函館
五月
廿五日

穆民教訓

二卷

唐柯三題

訓 教 民 穆

二 卷

著 里 渣 安

譯 華 國 王

毛 五 洋 大 價 定

版 出 日 一 月 三 年 二 五 三 一 曆 回

行 發 部 版 出 校 學 範 師 達 成

成達師範第一班畢業生的畢業論文，在舉行畢業典禮之際，承蒙敝學校的許多教親爭先出資付印，以餉海內教胞；曾經校方於月華第四卷成達畢業專號中，登報鳴謝。王君國華所譯穆民教訓一書，爲北平永寶齋古玩店經理常君子嘗捐助印費；本部於該書卷一出版之始，即擬援照馬閣臣主席逝世後捐資助印教典速成課本之辦法，編覽捐印始末於卷首。乃常君雅不欲暴露其好施之德，以免要譽之誦。故於卷一出版時，仰體常君盛意，未予披露。但，常君固不欲顯誇，而同人更不敢隱善。爰於本卷排印既訖，略述本末，以揚仁風。

成達師範出版部同人謹啓

穆民的教訓——目錄

卷二

第一章 鍛鍊「奈福斯」——鍊性

- 一、淨性及療治心的病
- 二、良美性格的高貴及惡劣性格的卑陋
- 三、關於好性格及註解它是什麼中前人的說話
- 四、性格因着鍛鍊的道路承受更變
- 五、用以獲得良美性格的「賽白布」(接引)
- 六、淨性之道路的分析
- 七、人們以之認識他自己的短處的那種路道
- 八、良美性格的些顯跡的分別
- 九、鍛鍊兒童——在他們的初生期

第二章 舌肉的災殃

穆民教訓 卷二目錄

穆民教訓 卷二目錄

舌肉的危险

舌肉災殃中之一部分：——

- 一、不緊要的言語——災殃之一
- 二、多餘的言語——災殃之二
- 三、入於歹惡中的——災殃之三
- 四、爭競和辯論——災殃之四
- 五、傲仇敵——災殃之五
- 六、深沉的言語——災殃之六
- 七、村醜謾罵及口角——災殃之七
- 八、詛咒——災殃之八
- 九、歌唱和詩詞——災殃之九
- 十、說笑話——災殃之十
- 十一、嘲笑及戲弄——災殃之十一
- 十二、播揚秘密——災殃之十二

十三、欺誑的約會——災殃之十三

十四、在言語和誓詞中的詭期——災殃之十四

(1)於中可姑容那樣欺誑

(2)旁表

十五、背談——災殃之十五

(1)背談的意義及其界限

(2)催促於背談的些「賽白布」

(3)以之阻止舌肉背談的那樣醫治

(4)以心及歹猜的背談之爲「孩拉目」

(5)在背談中可姑容的緣故

(6)背談的罰贖

十六、搬唆是非——災殃之十六

十七、騎牆的話——災殃之十七

十八、誇讚——災殃之十八

穆民教訓 卷二目錄

十九、在細膩的話裏邊的錯——災殃之十九

二十、一般常人對於深沉之追問——災殃之二十

第三章 怒惱的貶責

一、懷恨與嫉妒

二、貶責怒惱的

三、人們同着怒惱的些品級

四、用鍛鍊及其他來更掉怒惱

五、促起怒惱的些「賽白布」

六、在怒惱促起之後的療治

七、咽怒的高貴

八、容忍的高貴

九、言語的報復以之使得的那種程度

十、懷恨的意義和它的發生危險以及和雷的高貴

十一、饒恕及行好的高貴

十二、和露的高貴

十三、貶責嫉妒的

十四、嫉妬的實體及它的「候昆」以及它的分數

十五、嫉妬的些「賽白布」

十六、打心上剝去嫉妒之病的那樣醫藥

第四章 「頓雅」(現世)的貶責

引言

一、受貶責的「頓雅」

二、在牠(頓雅)的本身裏的實質

第五章 慳吝的貶責——「白黑來」

一、貶責財帛的

二、貶責財帛及喜牠的憎惡

三、受誇讚的財帛及在誇讚和貶責間相聚的

四、財帛的災殃及其利益的分析

五、貶責貪婪和希圖及誇讚知足和中道

六、慷慨的高貴

七、「白黑來」的貶責

八、謹讓及其高貴

九、慷慨和慳吝的界限及它兩個的本質

十、「白黑來」的療治

第六章 權勢與顯誇的貶責

引言

一、權勢於中爲「穆巴哈」(可者)的限度

二、喜誇和怒貶的「賽白布」

三、喜權勢的療治

四、對於喜讚美煩貶責療治的道理

五、療治憎惡貶責

六、顯誇的貶責

七、顯誇的本質及用以顯誇的那一切

八、顯誇的「候昆」(法則)

九、顯誇的些品級

十、顯誇的人所免不了它的

十一、比螞蟻的蠕動更隱密的隱密的顯誇

十二、從顯誇中壞工作的及不壞工作的那個

十三、顯誇的病及於中療治心的路道

十四、對於親奔顯示功課中的姑容

十五、為害怕顯誇而拋棄了功課的錯誤

十六、在工作之前之後之間所趨向的那個

第七章 驕傲與自趨的貶責

引言

一、驕傲的本質及其災害

二、用以驕傲的那個

穆民教訓 卷二目錄

三、一些謙恭的人的性格

四、療治驕傲及營謀謙恭的道路

五、在謙恭的性格中鍛鍊的極致

六、貶責自趣及其災殃

七、自趣的災殃

八、自趣的療治

九、用以自趣的些分數及其療治的分晰

第八章 欺哄的貶責

引言

一、貶責欺哄及其本質

二、把妄想及欺哄稱做指望的錯誤

三、指望受褒獎的處所

四、欺哄的一般樣式

五、辨功者的欺哄及其夥數

六、道學家的欺哄及其夥數之多

七、富豪者的欺哄

穆民的教訓——茅爾祖穆民卷二

第一章 鍛鍊「奈福斯」篇——鍊性

一 淨性及療治心的一些病

感讚安刺：它憑着它的調理運轉一些事情，它憑着它的良美的莊正和定度裝飾了人類的形體。它把一些性格的良美交付給了他的勉力和他的猛進。它憑着它的威嚴與警嚇把他催促至了淨性上。恩澤與安寧是在主的「板代」穆罕默德——它的聖人，它的報喜信者，它的警戒者——他是從它的一些機密中照耀為聖的光的，是從猶豫和磨蕩中把真理來證實了的——上。並且是在他的家眷和他的「蘇哈白」——他們割斷了壞惡的本原，他們不受多少的染污。——上。

良美的性根，就是一些「穆士林」的首領的性質，是一些忠實者的行為的最高貴的。它就是在教門的一半真理上的，是一些有定信的人的菓子，是一些事主的人的花園。歹性格就是殺人的毒藥，是致醜的醜惡，是顯然的卑賤，是打接近調養普世

的主上遙遠的醜觀，是把他的主人欺騙在魔鬼的路道中的。它就是向在主的燃着的——照耀一些心的——火獄上被開的一些門。就如良美的性格是向在天園的恩典及接鄰於普慈之主上從心中被開的一些門一樣。醜觀的性根就是心的一些病，是一些「奈福斯」的症候。並且它就是拋棄了永久的活的病，從它上那裏會有只拋棄了內體的活的病呢！在醫生憑着聚合了療治自體的一些方法的恩惠甚的時候，在他的病裏邊只是拋去了朽壞的活。那麼在他的病中憑着聚合了醫治一些心病的恩惠而拋去了永存的活。是至相應的。從醫治中的這一樣是在有才志的人上教學它當然的。因為假若他拋棄了它而積羅了它的時候從一些心中之一心是打病症上難免的。你避免病因與發現着。所以「板代」須求在認識他的病因與他的「賽白布」裏邊注意。而要須要在療治它和調理它裏邊猛進。於是便療愈了它了。主說：『的確他淨它的那個人得了脫離了』。拋去了它便是主的說：『的確他藏匿它的那個人，他失望了。』我們在這一篇裏邊便闡明一切心的病。及在醫治它裏邊的法言，憑着主的相助。

一一 解明良美性格的高貴和惡劣性格的卑陋

安刺對於它的聖人，誇讚他並把它的恩典顯給他着說：『委實你，一定是在

偉大的性格上啊！」阿依舍說：「當初聖人他的性格就是古蘭。」穆聖說：「主欽我只是爲的全美仁慈的性格啊！」又說：「教門便是良美的性格。」它便是沒有惱怒。有人與穆聖說：「叟主的欽差呀！「叔迷」是什麼呢？」他說：「就是惡劣的性格。」穆聖說：「你打你有的那個地位，你害怕主着！你追尋歹，好，你拘滅了它，你以良美的性格爲人們的性格着！」有人與他說：「叟主的欽差呀！委實某一個婦人，她白日封齋，她晚間禮拜，她是惡劣的性根的，她以她的舌肉傷她的鄰居」。穆聖說：「在它裏邊沒有好啊！她是個火獄的人民。」穆聖說過：「委實安刺它對着它的本身使這個教門純潔啦，別的不能齊理你們的教門，只除是慷慨，及良美的性根。愛爾！你們以它們兩個裝飾你們的教門吧！」有人說：「叟主的欽差呀！那一些穆民他們是打「依馬尼」的一面最高貴的呢？」他說：「就是他們的性格最良美的！」又說：「委實你們，你們莫要以你們的財帛寬洽人們啊！你們以欣悅的面容與良美的性格與他們寬洽着！」又說：「叟愛比在勒呀！聰明不如玩索，派高不如美性格啊！」候賽尼有云：「他是惡性格的人，他罪刑他自己了」。握哈布說：「歹性格的比樣，就如破碎了的瓦塊，牠也不能抬高，牠也不能反歸爲泥」。凡祖里

說：『一定好性格的歹人的與我爲夥在我上是比歹性格的辦功者還受喜愛的』。

三 關於好性格及註解它是什麼中前人的說話

你須知道：人從他們上傳來了它是菓子是極處的那個。候賽尼說：『良美的性格就是面容的欣悅和潮顯出了卑賤，以及止住了傷害』。瓦西托說：『良美的性格就是從認主的很的一面他不與人作對，人不與他作對』。又說：『也就是人在心的傷機體的傷裏邊情願』。有人說：那個以外的便是屬於良美的性格的菓子的那個，關於性格的實體：它就是在心裏堅固了的一個形態。一切行爲從容着從它上發出，它的容易無求於參悟和思想。如果它是打智慧和教規的一面，一些受讚美的好行爲打它上發出的啦，人把那個形態便名之曰良美的性格。如果它是一些醜惡的行爲打它上發生的啦，人把發出來的那個形態便名之曰惡劣的性格。我們只說它是個堅固的形態，因爲打它上發出來的那個就是爲適合的需求而在罕有上的施舍財帛。在那個在他的本身中沒有定而堅固定了的時候，人不說他的性格是慷慨的。我們只把此事做爲條件：一切行無有思想着從它上從容着發出來。因爲免強着施舍財帛，或是在怒惱的時候憑着勉力與思慮禁言人不說他的性根是慷慨是袒待。性根的一些母與

它的原根是四樣：「黑克默台」（智慧，機智等），與勇敢，知足，公道。我們憑着「黑克默台」所要的，就心的一時景，憑着它在一切自由的時景中從錯誤上知道了端莊。我們憑着公道所要的，就是心的一時景，憑着它防守怒惱和嗜慾的挑撥。把它担在了「黑克默台」上，並且在放蕩與緊拘裏邊接着它所尋求的量度聚合它。我們憑着勇敢所要的就是使有力的怒惱先須順服了智慧。我們憑着知足所要的，就是憑着智慧和教規的訓教來教訓有力的嗜慾。他均勻了這四樣原根的那個人，便發生出一切的良美性格來。的實古瀾在表揚一些穆民裏邊曾指示過這些性格。主說：「一些穆民只是他們飯信主和它的欽差的那些人。並且他們也不互相擾亂。他們以他們的財帛與他們的本身在主的道路征戰。這些人，他們就是些忠實的人」。無有擾亂着飯信主和它的欽差便是有力的定信，是智慧的菓子，是「黑克默台」的極處。與財帛奮鬥就是歸於堅持住有力的嗜慾的那個慷慨。與「奈福斯」奮鬥，就是歸於：按着智慧的條件和均勻的限度而用有力的怒惱的那個勇敢。的實安刺稱揚「蘇哈白」說：「他們是在一些昧者上的最厲害的，是在他們中間的最仁慈的」。就是指點的：在厲害上有一個處所，在仁慈上有個處所。所以在厲害裏邊全美並非是憑着一總的時景

。在仁慈裏邊也不是憑着一總的時景。

四 性格因着鍛鍊的道路的承受更變

你須知道：委實狂詐在他上勝強的一部分人，他把奮鬥，鍛鍊，務忙淨心淨性視爲負重，所以他施舍他的「奈福斯。」那就是因爲他的志短，他的欠損，及他的撥入污穢。而他尙亂道此事：一些性根更移它是不成形的啊。因爲秉性是不能更移的。我們說：假若性根是不承受更移的，一定遺囑，勸戒，教訓就毀棄了。因爲主的欽差說：「你們使你們的性格良美着」，在人的分中如何否認這個呢？牲畜的性格更移都是能夠的。因爲鷓鴣可以從驚逃而更移至於熟慣。馬可以從暴躁更移至於馴順服從，那一切都是能更移性格的。打那個上揭開帳幔的話，就是我們說：萬有分爲：在人與他的自由上在它的原根和析分裏邊沒有個入路的。像如天，星，並且身體的內外的肢竅，以及一切動物的分子。總之：凡是牠是完全的成就了的那個，人便不能干於牠了。更分爲：人得着牠是一個不全美的存在物的。在得着條件之後，因爲牠能承受全美，人可以於中轉入一種力去。牠的條件的確是關聯着「板代」的自由。因爲一個棗核並不能成了蘋果。牠也不能成爲棗樹，除非是牠有轉成棗樹

的可能性的時候。茲後你使滋養料接續牠啦，牠便轉成了棗樹。他可總成不了蘋果；憑着滋養料也不成了。茲後棗核的轉變是以自由受踪跡的啦，直至牠承受了一部分時景而含棄了一部分。怒惱和嗜慾也是如此的。假若我們要克服它兩個並完全降服它兩個啦，直至在它兩個上不存印像了，我們在上是總不能夠的啊。假若我們要馴良它兩個，用鍛鍊和奮鬥來馴順它兩個啦，我們在上是能夠的。人也會以此命令過我們，並把那個轉成了我們得脫離和接續主的「裹白布」。是啊！一些秉性是不同的啊！它的一部分是忙於承受的，它的一部分是滯於承受的。奮鬥的目的不是完全克服了這些和拘抹了它。好遠啊！委實嗜慾是有益的一種性質，它是在秉性中所免不了的。所以假若要割斷了吃飯的嗜慾了，一定人類就傷損了。要是斷絕了交媾的嗜慾了，一定子孫就斷絕了。要是怒惱完全斷絕了，人類打他的本身上便不能隔蔽傷害他的那個了，一定他就傷壞了。在嗜慾存下的時候，那麼未免喜愛牠接續嗜慾的那樣財帛便存下了？直至把那個迫於留財帛上。以完全所尋求的並不是那個離了正道的啊。所尋求的乃是把那個歸於均勻——便是不過與不及的中間的個中道。在怒惱的性質中所尋求的，就是良美的怒惱。也就是他完全不大胆也不畏怯。總之

：在他的自身中須有一種力量，同時他的力量要順服他的智慧。因此安刺說：「他們在一些昧者的中間是很厲害的，在他們的中間是仁慈的。」它以厲害稱揚他們。厲害只是打怒惱上發生的。假若怒惱壞了，一定奮鬥就壞了。如何可以親奔拔起了嗜慾和怒惱呢？聖人他也沒否認那個啊！因為聖人會說：「我只是一個人啊！我怒惱就如人怒惱那樣啊。」當初人以他所憎惡的那個在他之前談話，他便怒惱了，甚至他的兩頰轉成了紅的，但是他只說「漢改」。他打「漢改」上不取出他的怒惱去。主說：「一些咽怒的人與一些原諒的人。」它不說：一些棄拋了怒惱的人，而乃是把嗜慾和怒惱歸於均勻的界限上。打那個地位，它兩個的任何一個也不能降管着智慧，也不能勝過了它。並且智慧是籠聚着它兩個的。是能勝過它兩個的。——它是要了更移性格。因為往往嗜慾不人上當權；而他的智慧打發展於村醜上反無力於隔離它。

以鍛鍊，就是歸於均勻的限界。證明那個是可能的，試驗與經驗是證明那個的，是於中無疑的證據。證明了所尋求的便是在性格中的中道，非是兩極端。慷慨的性格，打教規的一面就是受讚美的；它便是在浪費和吝嗇中間的個中道。的實安刺誇讚它會說：「與那些個人：在他們使費的時候，他們的不浪費，他們也不吝嗇。」

是在那個間的一個端莊之道。」又說：「你莫要使你的手成了你的頸項上的枷鎖。也不要展開是那樣完全的展開。如此着，在吃飯的嗜慾裏邊所尋求的就是均勻。並非貪戀和固執。主說：『你們吃着！你們飲着！你們切莫浪費。因為它不喜愛浪費的人。』它對於怒惱曾說：『他們在一些昧着上是厲害的，在他們中間是仁慈的。』聖人說：『一些事情的最好的，就是它的最中道的。』」

五 用以獲得良美性格的「賽白布」

的實你認的了良美的性格是歸於有力的智慧的均勻，全美的「黑克默台」是歸於有力的怒惱與嗜慾的均勻。它便是個順服智慧的，也是順服教規的。這些均勻的成就是在兩個理上。其一：是憑着主的洪恩，全美的秉造。就是打那個地位：它造化人是智慧全美性格良善着生的他。的實它降管嗜慾與怒惱就足用啦。並且它兩個性格對於智慧與教規是兩個均勻的順服的。其二：他憑着鑲鍊和奮鬥營謀這些性格的，也是把「奈福斯」迫於好性格所尋求的那樣工作上的。比如：他想對他自己成就個好施的性格的人，他的路道就是他免強着做施舍的行爲。便是施舍財帛；那麼他如常搜尋他自身。他保守使他的本身於中免強的奮鬥，以至於把那個轉成他

的秉性它在他上容易了，於是他便以此而為愛施家了。這樣：他對於他的自身要成就謙恭的性格的人，的實驕傲在他上是勝的；他的路道就是：他在一個限期裏保守謙恭的一些行為，他於中給他自己奮鬥。他勉強把那個轉成了他的性格，秉性，而後它在他上更容易了。打教規的一面，一切受讚美的性格都是憑着這個路道成就了的。它的極致，就是把從前它上發出的行為轉成了有意味的。慷慨者便是憑着施舍財帛取意味的人。並非是他的施舍是打憎惡上的人。謙恭的人，就是以謙恭取意味的人。在自身沒把好習慣的一總為習慣的時候，他沒有完全拋棄了反行為的時候，他沒有保守向在美好的行為上鼓勵中的一個保守的時候，——他絕得不着教門的堅固的性格。——他憑着它享樂，他憎惡醜的行為，他之以之吃苦。就如聖人說：「人把我的兩眼的注意轉在拜功中了」。不足幾時，一些功課，他同着憎惡拋了「孩拉目」啦，並且他以為吃重啦，他便是欠損的。他憑着它得不着全美的吉慶。因此主說：「委實它一定是個大的，除非是在一些謙慎的人上」。而後，以順服尋味和憎惡罪過的好性格上，在一個光陰越過一個光陰裏邊，不足以得着一些許約的吉慶啊！不然，他相應在一生裏邊如常的那樣。他不相應以為把拜功歸於眼的注意的那個程

度上是遠的。一些功課的歸處就是要有意味。因為在「奈福斯」中所搜尋的習慣是比那個至貪愛的趣味啊。我們看見了些窮賭博的人，它從喜悅中在他上得勝，他憑着他的賭博及在賭博中的那個取意味。同時他以爲負重的那個不賭博的人們却歡喜。賭博的人，往往劫掠了他的財帛去，坍塌了他的房子，拋下了窮困的他，而同那個他仍是喜歡賭博，並憑着那個取意味。那就是因為他給它慣練的長啦。一個限期他把他的本身用在了它上。以鴿子遊戲也是如此的。的實他烈日裏站在他的兩足上，長晝的站着。因為他憑着飛翔及牠的動轉，牠的在天空中的盤旋的快樂，他都覺不着它的痛苦了。那一切都是習慣的結果，他永遠在一個樣子上——一個限期一個期限的——保守的結果。觀察那個是在相據與習慣裏邊。茲後一個以習慣尋味於壞事啦，他便偏在它上了。焉能他不尋味於「漢改」呢？假若他一個限期來於它，他如常保守它的時候。不然，「奈福斯」的打秉性之外偏於這些臭惡的事情，就恰像偏於吃泥的一樣。的確那個習慣在一部分人上勝過。至於他的偏於「黑克默台」與喜主以及認它，拜它呢，他便像了偏於吃飲一樣。因為牠就是心的秉性所搜尋的。因為牠是調養我的主的事情。他的偏於嗜慾所尋求的上，是屬於它的本體的貪愛，呈獻在他

的秉性上的。心的滋養料只是「黑克默台」與認識及喜愛主。但是打他的秉性所搜尋的上轉過，一定是病。的實病的下於它；就如病下於了胃口，而他便欲吃飲了一樣。牠兩個——吃飲——一定是他活的原因啊。所以凡是心偏於喜愛除了主的一物的，憑着他的偏的程度，他便打病上離不開；除非是在他所喜愛的那一物是幫助他喜主與幫助他的教門的時候。那便不能算它是在病上了。茲後你以此便可斷定認識了這些良美的性格是憑着鍛煉營謀它可能的了，也就是你先免強做打它上發出的事，而後你便轉成了秉性。——這個是屬於在心與肢竅中間的奇巧的關係，我要了「奈福斯」與身體——。因為凡是在心裏顯出的性質，它的踪跡是降在肢竅上的。甚至你不動作則已，但動作，未免是在牠上。凡是行在肢竅上的行爲，踪跡便是從牠上升至於心的，並且事情是在它裏邊遊轉。

茲後你切實了此事：良美的性格，有時是憑着秉性及原造，有時你須是憑着訪問良美的一些行爲；有時是憑着觀察一些偉人的美的行爲，並與他們友同。他們就是相連清廉的好弟兄的。因為秉性同時它偷歹也偷好。他在他的分中顯了三方向的那個人，直至他把那個轉成了高貴的秉性；訪問與習學，它便是極高貴的啊！他是

卑賤的性格的人，歹人是他的朋友，而後他從他們中習學，一些歹因在他上便容易了，直至他習慣了；它他便是從主上在極遙遠裏邊的啊！在兩個品級的中間，有這些方向於中不同的那人，在每一個人上——在接近及遙遠裏了理着他的性質和他的時景搜求它的那個，——有一個品級。主說：『他幹塵星之重的那個人，他見它。他幹塵星之重的歹的那個人，他見它』。『安刺沒有虧他們啊，但是他們虧了他們自己了啊！』

六 淨性之路道的分析

的實你從前邊便認識了此事：在性格裏邊，的均勻便是「奈福斯」的健望。打均勻上偏於病態，便是在它裏邊的病症。就如在身體的血脈裏的均勻便是他的康健，打均勻上偏過便是於中有一病樣。那麼我們拿一個身體的比樣來：我們說：比如「奈福斯」在醫治它裏是以拘抹了一些賤行爲與打它上的一些卑賤的性質，並且把一些貴行爲美性質輸入在他上，身體的比樣呢，醫治他乃是以拘抹了他的病因，他營謀他的康健，並把康健輸入在他上。就如：血脈的均勻在原根就是勝的，只憑着滋養料與空氣與時景的相抵對便可致於至傷胃口上了。所以，凡是他均勻着生下來的

兒童，他秉造便是強健的。只是他的父親使他成了耶乎得，式是奈蘇拉或是買朱斯的啊！也就是憑着詢訪，與鑽營卑賤的習學。就如：身體在起初裏邊，牠並不是造成全美的了，牠的全美與有力只是憑着調理，及以滋養料的養育。所以「奈福斯」也是如此的，它就是個原造不全而承受全美的；它的全美只是憑着調理與淨性以及憑着知識來滋養。就如：身體，要是牠是強健的了，那麼醫生的事情便是預備看守強健的一些方法。要是牠是有病的啦，那麼醫生的事情便是把康健輸入給牠。你的「奈福斯」也是如此的啊！要是它是淨的清啦，那麼便相應他忙於看守它，把增加的力量輸入在它上，他營謀增加它的清淨，要是它是不全美也不清淨的啦，那麼便相應他把那個輸入在它上。就如：致於至牛病的病因，別的不能醫治，除非是以反對牠的。要是他是得的熱病啦，那麼便用涼藥。要是他是得的涼病呢，那麼便用熱藥。所以它是心的病的那個卑賤的性格，療治它也是用反對它的。所以憑着習學來療治無知的病，憑着慷慨來療治吝嗇的病，憑着謙恭來療治驕傲的病，憑着打嗜慾上免強的止住來療治貪婪的病。就如：他因為療治身體的一些病。免不了担藥的苦處，及打一些嗜慾上的很忍耐。那麼，為療治心的病便免不了担奮鬥的苦處及忍耐

的苦處，並且是最相應的。因為身體的病憑着死便從它上脫離了；心的病呢，——求主護佑——是在死之後永遠永遠的一種病。總之：在療治心裏邊的總路道，就是對着凡是「奈福斯」喜愛它的及偏於它的那個行那些反對的路道。的實安刺把那一切都聚在它的尊貴的經典裏邊了。它說：『他害怕調養他的主的位分及他打嗜慾上禁止「奈福斯」的那個人，委實天國便是他的飯處。』在奮鬥裏邊要緊的原根就是完全的堅志。茲後他在拋棄嗜慾上堅志了，那麼它的一些「賽白布」便容易了。那就是從主上的試驗和經練。那麼他相應要忍耐，要努力啊。因為要是他使他的自拋了堅志而習慣那個了，他便壞了。『安刺從它的壤上饒恕我們啊！』

七 人們以之認識他自己的短處的那種路道

你須知道：委實安刺，在它要「板代」好的時候，它使他看見他自己的短處。所以他看透了的那個人，他不輕視他的短處。茲後他看見了他的短處啦，療治就能够他了。但是人們的最多的他們無知於他們自己的短處，他們的一人在他的弟兄的眼中看見了一點細刺，而他在他自己的眼裏邊反沒有看見一枝樹榦。他想看見他自己的短處的人，他應受四條路道：

路道之一：他要在能看見自己的短處的，能照察暗處的災殃的老人的面坐。他在他的奮鬥裏邊要隨從他的指示。這便是學生同他的老師的些事情，他的老師可使他認識他自己的短處，他認的了它便是醫治它的路道。

路道之二：尋求個顧計教門的能觀察他的時景他的行爲的——忠實的朋友，而後他把從他的性格他的行爲他的短處上所管黑的那個，醒領給他。這便是從教門的一些「依馬目」中的一些偉大的行爲啊！當初歐默雷他曾說：『安刺它慈憫他把我的短處引正給我的那個人。』他的能力那樣偉大，他的位分那樣高貴，而他問後茲凡說：『你在一些「穆拿飛蓋」（兩面臉）裏邊是親理主的欽差的機密的人，你在我上看出有「穆拿飛蓋」的踪跡中的一些嗎？』他是這樣的對於他自己冤枉！所以凡是他打智慧的一面最完全的那個人及打位分的一面最高的人，他便是打自趣的一面的最少的，冤枉他自身的最多的，是喜歡別人在他的短處上的醒領的。在我們的比樣中可以把事情歸於此事：他給我行忠的，給我行好的，指給我的短處的人。就是人們在我們上的最怒惱的——幾乎這便是他打「依馬尼」的羸弱上的自白——因為一些歹性格就是螫人的蛇蝎，那麼，假有個醒領者，他把在我們的衣襟之下的蝎子醒領給我們，

一定我們是感他的恩的啊！並且我們喜愛他，我們務忙更去了蝎子並殺了牠。牠的痛疼只是在身體上的，牠的痛疼長不過一日，或更次之。卑賤的性情在閉塞心上的痛疼，我怕是在死了之後還要永遠永遠。而我們反倒不喜歡他在它上醒領我們的人，也不務忙更去了它，並且我們務忙反對忠言者！而我反倒對他說：『你也是有如此的啊！你……！你……！』！我們打他的忠言的裨益上同他爲仇，就像了此事：那就是屬於心硬的，它的稟子是罪的多。那個的總根就是「依馬尼」的羸弱。所以我們須求主此事：把我們的正道醒領給我們，使我們看見了我們的短處。使我們務忙醫治它。在履行勿感他使我們照察我們的歹的那個人上，憑着它的白恩給我們機遇。

路道之三：他從他的仇人的舌肉上得着認的他本身的短處。因爲怒的本就是歹的現身。只怕人們以仇敵的充量述說他的短處來取益。是比以誇讚他褒獎他及隱了他的短處的柔和的朋友來取益還要多。除非是柔性是在仇人的謊言上受造，並且他担了他嫉妬着說的那個的時候。但是忍耐他的仇人的言語是不無利益的。因爲他的一些歹惡是免不在他們的舌肉上發揚的。

路道之四：要相穩一些人們，於是把在人們中間看見它的那一切受貶責的，他

要以之來追求他的自身，要把它來向他績。因為穆民就是穆民的鏡子。所以他從別人的短處上便看見了他自己的短處。他便知道一些秉性是在隨從嗜慾中是相關聯的。所以他以之稱說別人的那個，他就是打它的根子上離不開的；或是比它還要大，或是有其中之一物。那麼，他可考究他的本身，他要打凡是從別人上貶責它的那個上來潔淨他。就憑着這個教訓便使你足矣了。所以假若人們拋了從別人中他們憎惡它的那一總啦，他們就無求於教訓着了。這一切都是教門中忠實的老人的方法，雖然，他得着它的那個人，他便是得着了個醫生啊！那麼他常守他當然，因為他就是使他打他的病上脫離的。

八 良美性格的些顯跡的分別

你須知道：凡是人是無知他的自身的短處的，茲後他給他自身奮鬥是那樣最切近的奮鬥了，直至他拋棄了一些違犯主的村戲。往往他便猜度他的自身，的實就淨了他的「奈福斯」了，就良美了他的性格了，就無求於奮鬥了，所以免不了要給良美的性根安置一個顯跡：因為委實性根的良美的它便是「依馬尼」；性根的歹惡的它就是「尼法蓋」（兩面臉的性格。）的實安刺在它的經典裏邊曾提述過一些穆民和一些

「尼法蓋」的性質。它的一部分就是好性根與歹性根的菓子。那麼我們便拿那個的一部分來，以便使你知道良美性格的顯跡。安刺說：『的實那些穆民：——他們在他們的拜功中恭慎的；他們打玩戲上轉臉的；他們拿「宰開台」的；他們看守他們的羞體的；只除非是在他們的妻及他們的手，所掌管的那個上，因為他們是不受瞞怨的啊；——得脫離了。他於那個之外追尋的那個人，這些人，他們便是些過爲的呀！——以及他們看守他們的託付和他們的約會的；他們看守他們拜功的；這些人，他們便是些繼承者啊，他們就是繼承「飛雷島斯」（天園之名）的人啊！他們在它裏邊是永久的啊。』又說：『一些改悔的人，事主的人，修道的人，鞠躬的人，叩頭的人，命人行善止人作惡的人，看守主的法度的人，給穆民報喜信的人。』又說：『一些穆民只是那些人；在人提說安刺的時候，他們的心戰慄；在人他們上念它的一「阿依台」的時候，它給他們加增「依馬尼」。及他們立站拜功，並且他們從我慈憫給他們的那個中使費的那些托靠在上的人。這些人，他們是真正的穆民，他們近調養他們的主的跟前應受一些品級，饒恕，及仁厚的慈憫』又說：『普慈的主的「板代」就是他們在地面上卑陋着步行的那些人。在他們呼喚一些無知的人的時候，他們說：「

賽爾曼」，（道安語）『那麼他的時景在他上晦蔽的那個人，叫他接着這些「阿業台」反對他的本身着！聚有了這些性質，就是良美性格的顯跡。拋棄了它的一總就是惡劣性格的顯跡。得着了它的一部分而越過了一部分，便証明他是在各半上。那麼他務忙成就起他拋掉它的那個來着，並且要看守他已得的那個。的實主的欽差他曾以多的性質稱揚穆民，它的一總是向良美的性格上指點的。他說：『穆民就是把他對於他自身所喜歡的那個來喜歡他的弟兄的。』又說：『他皈信安刺與末日的那個人，叫他尊重他的客着！』又說：『他皈信安刺與末日的那個人叫他尊重他的鄰居着！』又說：『他皈信安刺與末日的那個人，叫他說好言或是禁言着！』！提述此事：委實一些穆民的性格就是良美的性格。聖人又說：『一些穆民打「依馬尼」的一面的最全美的，就是他們的打性格的一面的最良美的。』又說：『此事在穆民上不相應：他以傷他的事情來指點他的弟兄。』又說：『此事在「穆士林」上不相應：他驚恐「穆士林」。』又說：『兩個起坐的人相起坐只事憑着主的依托，所以此事在他兩個的一上不相應：他在他的弟兄上播揚他憎惡它的那個。』最宜於那個的：就是對他保守在傷上忍耐與担待虧害的良美性格。的實傳云：當初主的欽差，一日他步

行，同差他有愛奈斯；而後一個鄉下人得着了牠，他抓扯他是樣很的抓扯；在聖人上有件粗邊的外衣：——愛奈斯說：「我觀看主的欽差的頸項，的實從他的抓扯的很上於中粗邊都有了印跡了。」——而後鄉下人說，「嘎穆罕默德呀！你把近你的跟前的主的財帛施舍我着！」於是主的欽差便顧盼他，他笑了，而後他命令給他。在古勒實傷他多太了的那期間，他說：「嘎主啊！你饒恕我的「高目」着！因為他們是不知道的啊！」

傳說：隔斯的兒子愛孩奈夫，有人給他說：「你從何人上學來的担待？」他說：「是從阿蘇目的兒子隔斯上啊！」人又問他說：「從他的担待上所達到的那是什麼？」他說：「就是在那個的中間，他是坐在了他的房子裏，那時，一個捧着盤熱燒肉的女僕來於他，忽然從她的手中掉了下來，適遇在了他的小愛子上，於是他便死了！女僕也怔忡了。而後他與她說：「你不必驚懼！你在主的面分上是個良人啊！（即是被放為良人）」

傳云：阿里他呼喚一個男僕，而沒有應答他。他又第二次的呼喚他，他又沒有應答他而後他向着他站起來，他看見他是側臥着。他問他：「嘎僕人啊！可也你沒

有聽見嗎？」他說：「那兒呀？」阿里說：「何以你不應答我呢？」他說：「我安於你的罪罰，所以我就懶惰了啊！」於是阿里說：「你過去吧！你在主的面分上是良人啊！」

這些「奈福斯」，的實憑着鍛鍊卑陋了，它的性格也就均勻了。從欺騙懷恨深怨上的潔白是首自它的窠巢，而後他才能情願安刺定度它的那一切哩。它便是良美性格之極致。所以他從他的自身上沒有得着這些顯跡的那個人，他不要沉淪了他的本身，而他以為它是良美的性格。因為它就是高尚的品級啊！沒有得它的，除非是一些近主的人與一些忠實的人。

九 鍛鍊兒童在他們的初生期

一教訓他們的道理及使他們的性格良美！

你須知道：委實在鍛鍊兒童中就是屬於一些事情的最要緊的及最叮嚀的。兒童就是近他的父母跟前的「愛馬奈」（寄托者也）。他的心是淨的，性的分子是打描劃與形像的一總上空的一個模型。它便是承受人的一切描劃的，是偏至人使他向它上偏的那個的。要是人使他習慣好啦，與人教他好啦，它便在他出現；他在今後世中便得吉慶他在他的回賜裏邊相夥了他的父母，和凡是教他的人，及訓育的人；要是使

他習慣歹啦，與人放任牲畜似的放任他啦，他便薄福了，受傷了；可是重任是在履行監視他的上。的實主說：「哎他們飯信的那些人們啊！你們打火的一面看守你們的本身和你們的家眷着！」在父親是打今世的火上保護他的時候，那麼打後世的火上保護他便是最相應。保護他就是憑着教訓他及潔淨他。他須把良美的性格教給他，從歹的關聯上看守他。別使他習慣了享福，對於他不要喜愛裝飾。使他安然的一些「賽白布」就是在他的尋求裏邊廢棄了他的壽數。茲後他長大啦他便陷於在永遠的傷裏邊啊！不然，他相應從他的事情的起首便監視他。在懷抱他及乳他裏邊不用別的婦人，只除是吃「孩倆來」的有教們的廉潔的婦人。在他於中看見了分明的疑慮的時候，他相應好好的監視他。那個的起首就是一些顯了羞愧的起首。因為茲後他要羞愧，他相應與他拋棄了一部分行動啦，那並非他所致，只因為智慧的光輝耀在他上了。這些指示，就是引導在了性格的均勻及清心上的。所以好羞慚的兒童不相應遺棄了他，并且要對於他的羞慚加力教訓他。在他上勝的那些儀容的起首的是貪食：他相信應於中教訓他像如：不拿食物則已，但拿啦則應憑着右手，及拿牠的時候險「太斯米」，和吃靠近他的那個，在別人之先不要忙於食物，在看牠裏不要注視，不要看着人

吃，不要忙吃，要細嚼，不要聯口；不要污染了他的手與他的衣服；在一部分時候裏使他慣於吃米饅，以至於他不成了把調味視爲必定的；近他跟前把多吃爲醜，把凡是多吃的兒童；比像了牲畜，在他之跟前貶責多吃的小孩；在他的跟前獎勵有禮體或少吃的兒童；喜愛他的讓食及他的不理論食物；使他以現有的不足那一樣粗食物知足；對於他喜愛不華麗及非絲綢的衣服，并且他須訂明那些事情是婦人的及「混撒」（即半陰半陽的人）的事情，男子要從那個上拒絕，對於他重述那個，不足幾時，他在兒童上看見了華麗及絲綢的衣服時，相應他禁止他并貶責他，他相應着守慣於享福及安閑的那些兒童守，與看守他穿放蕩的人的衣服，與打相攪凡是他於中愛聽他的人上看守；因爲兒童在他的發長的起首姑容時，他便在卑賤的性格的估勝中取出了說謊，嫉妬，偷盜，誹謗，頑梗，多餘，調笑，詭詐，瘋狂；——打那一切上看守是良美的教訓。而後叫他在學校裏務忙，習學古蘭聖諭，及一些善士的傳述和他們的時景；以便把喜愛一些清廉的人栽在他的心裏邊。從於中提述愛人及他的家眷的那些詩歌上看守他，因爲那個在兒童的心中萌生歹惡的播揚。而後在兒童上顯了美好的性格及可誇的行爲的時候，相應獎勵他，并通行他喜他的那個，在人們的面前誇讚。要

是在一部分時間一次違犯那個啦，相應打他上裝昏憤，不可扯破了他的帷帳，不可揭穿了他，何況是在兒童撫蔽了它努力暗昧的時候呢？要是在他上顯出了那個啦，往往使他得着了大胆，甚至他不理論揭穿了；那時他便第二次的歸回，那麼相應地裏責斥他，於中擴大了事情，給他說：『你仔細於此之後復幹似此的！你仔細在你上照見了似此的！如此，便在人們的中間使你出醜』你在每一時景裏責斥他不可多話，因為聽怨言及乘醜便在他上容易了，並且從他的心上失去話的效力。叫父親同着他看守話的尊嚴，不可驚赫他，除是間或的。母親要父親來威嚇他，打醜事上阻止他，相應阻止他白日睡，因為它遺留懶惰。不要阻止夜晚睡。但是要阻止他睡毯毯的鋪陳。直至他的肢竅堅實了。不要使他的身體羸瘦了，否則他便打享福上不能忍耐了。並且叫習粗糙的鋪陳，及粗糙的衣服食物。相應阻止但是他在暗中幹它的那個，因為他別的不暗藏，除非他是醜情的結合。茲後阻止了，他便習慣拋了醜陋的行爲了。使他在白日的一部分裏習慣步行，動作鍛鍊，直至懶惰在他上不能勝了。使他習慣不揭開他的肢竅，別忙行。阻止他憑着他與他的父母指掌的那個中一物在他的同輩上鬥崇，或是憑着他的食品及他的衣服中的一樣的鬥崇。並且使

他對於凡是同他作夥的人行謙恭與尊敬。在言語中同他們柔和。阻止他從一些兒童上拿顯給他的一物，并且叫他知道：委實高超是在給人裏邊，不是在拿人的裏邊。委實拿人的是不仁，是卑陋，是卑下。那是屬於狗的習慣，因為牠是在伺候口食及希圖裏邊垂舌噬嘴的。

總之：在兒童上的醜陋就是並喜愛金銀及希圖牠兩個。他須從牠兩個上防備要比防備蛇蝎還多。因為在兒童上喜金銀的災殃比毒藥的災殃還有害，并且也是在大罪上。相應此事：使他習慣別在他的坐處吐唾——在別人現在的時候，——別打哈吹，別伸懶腰。不要背向着別人，不要把一隻腳放在一隻腳上，不要把他手放在他的頸下，不要以他的手腕掌住他的頭，——因為那都是證明懶惰。叫他知道坐的樣法。止住多言，因為那個是引証在無恥上的，它是卑賤惡陋的行爲。打頭至尾的要阻止他的發誓，一般樣他是實言或撒謊，直至他小裏就不習慣了那個。在年紀比他大的說話時候，叫他習慣了好好聽。使他對於他之上的那個人站起來，寬讓他一個位分，叫他坐在他的前面。阻止他：說遊戲及村醜的話，與詛咒人，罵人。并阻止他相攙說這些話的人。因為那個未免流入歹人。教訓兒童的根本，就是從歹人之流

上看守。相應在他從學校歸來之後許他玩耍是那樣美好的玩耍，使他從讀書的苦處中取得歡樂。因為要是阻止兒童遊戲而永遠使他默板於讀書了，他的心就死了，他的聰明便壞了，生活在他上也就枯燥了，甚至他從學校上始終想法脫離。相應使他知道順從他的父母，他的教師，他的訓育師，以及近親和外人中的凡是年紀比他大的人。使他以尊敬偉大的眼睛看他們。在他們的面前拋了戲耍。在他到了分明的年紀上的時候，在他的失拋淨及拜功裏邊不要依從。在「勸買讚奈」的一些日子的一部分裏命令他把齋，使他知道凡是他的需求它的那些教條的法度。從偷盜吃，「孩拉目」，瞞昧，說謊，村戲——上驚嚇他。茲後他的發育如此着在兒童中遇啦，那麼臨近出幼的時候，明曉這些事的機密就可能了。

第二章 舌肉的災殃

一 舌肉的危險

你要知道：委實舌肉的危險是大的，從牠上不能得脫離，除非是憑着說好話。聖人說：「代板」的「依馬尼」不能端莊，直至他的心端莊了。他的心不端莊直至他的舌

肉端莊了。他的鄰居不安於他的傷害的人不能進天園。」者白里的兒子買阿茲說：「人拿問我們說的那個嗎？聖人說：『或者白里的兒子啊！人們在他們的鼻竇上不顛仆在火獄中則已，但顛仆時，是他們的舌肉的收穫。』當初依布尼賈斯歐代說：『哎呀肉啊！你說好言語着！這樣了你就得了橫財了。你打歹上禁言着！這樣了，你就在懊悔之前安寧了。』聖人說：『他止住他的舌肉的那個人，安刺便撫掩他的醜事。他管束他的怒惱的人，安刺便從他的罪形上看守他。他向主賠故的人，安刺就承領他的故。』又說：『他皈信主與後世的日子的那個人，叫他說好話或是禁言着！』又說：『你貯藏起你的舌肉來着，除非是從好上。因為你是憑着那個勝過了魔鬼的。』

舌肉災殃中之一部分

一 不要緊的言語——災殃之一

你須知道：委實「板代」的本錢就是他的光陰。在他把它用在了他不須要它的那個的時候，他以它便沒有儲藏下後世的回賜。的確他就廢棄了他的本錢了。因此聖人說：『他拋了它不須要它的那個，是屬於伊斯倆目爲人的良美的。』催促在它上的

「養白布」就是他貪愛表明以之無求於他的那個，或是以一些於中無的時景的小說消廢了一些時間，醫治那一切的就是他須知道；他的氣就是他的本錢，他的舌肉便是個網子，他能以牠網羅一些良美的好來；也能丟拋了那個，并廢棄了它，就是明顯的兩樣虧本啊！

二 多餘的言語——災殃之一

它也是受貶責的，這個也包括了深入在不要緊的那個裏邊，及在要緊的裏而在需求的量度上加增的。要是事情是屬於他的要緊的了，此事於他可能；他以簡賅的言語提述它。與此事可能他：他形大了它，重復它，在他以一句話就可交付了他的目的時候，而他提述了兩句，那麼第二句就是多餘的。——也就是打需要上多餘的。——他也是受貶責的，對着前邊的那個，總然他在它裏邊沒有罪并沒有傷也罷。你須知道：多餘的言語，不拘數。不然最要緊的拘在了主的經與裏邊。主說：『在他們的多的密議中沒有好，只除是他以忠實，行善及在人們的中間取合的那個人。』「聖會說：『可賀那個人啊！他從他的舌肉上留住了多餘的，他從他的財帛上使費了多餘的。』你看！人們怎樣在那個裏邊顛倒了事情呢？他們留住了財帛的多餘的，他

們撇開了舌肉的多餘的。阿托依說：『委實在你們之前的人，他們憎惡言語的多餘的。他們把除過了：主的經典，主的欽差的言行，或是命善禁惡的，或是你在你免不了它的那個生活中對着你的需求所說的：——那些個數成了多餘的言語。可也你們否認嗎？委實在你們上有一些記錄的尊貴的看守者（天仙）啊！不吐出一句話則已，但吐時，是爲它所監視巡訪的啊！在人揭開了他的——白日的起首便充滿了牠的——那個盒盤的時候，你們的一個人也不羞愧嗎？當那個的大半也不是他的教們的事情，更不是他的現世的事情的時候。』依布尼阿穆雷說：『人淨他的舌肉的那個是最相應的。』賈言云：『人把歹給人的那個就是舌肉中的多餘的。』

三 入於歹惡中的——災殃之二

就是使言語入在違犯裏邊，像如：傳述婦人的些景況，酒的位分，歹人的位分，強霸的人的驕傲，以及他們的受貶責的習俗和他們的受貶責的時景。因爲那就是入在它裏邊不相應的。人們的多半是爲開了談話相坐，并且他們也不把他們言語數成是嘲笑人們的名譽，或入於壞惡中。壞惡的一些樣是數不過它來的。因爲它的多它的變樣。因此沒有能從它上脫離的，除非是憑着他拘束在了從教門與社會的要緊

的中的須要的那個上。聖人說：『在末日人們的錯過的最大的，就是他們的入在壞惡裏邊的最多的。』憑着主的說：『我們原來是同着一些深入的人深入的啊！』就是指點的它。主說：『你們莫要同着他們坐，直至他們入在了別的話中。委實你們，要如此時，便是像了他個的了啊！』穆聖說：『委實一個人，一定說了主的喜中的一言了，他以為它達到了它達到的那個的着，安刺以之記錄他的好以至於末日。委實一個人，一定他說了主的怒中的一言了，他以為它達到了它達到的那個的着，安刺在他上以之記錄他的歹以至於末日。』

四 爭競和辯論——災殃之四

那個是受禁止的。聖人說：『你莫要給你的弟兄爭競。你別給他取笑，你莫要給他拿你反它的那樣約會。』又說：『一夥人在安刺引領他們之後不能迷路了，除非是他們拿了辯論來。』又說：『板代』全美不了真正的「依馬尼」，直至他丟了爭競，總然他是真實也罷。』

賽爾得的兒子比倆里說：『茲後你看見一個人頑固，爭競，并以他的私見自越了，的實他的虧本完全了。』依布尼愛比來里說：『我不給我的同人爭辯我或是與

他說謊，我或是怒惱他。」關於貶責爭競及辯論的言語，數不盡的。

爭競的限界：就是凡是以顯了其中的空隙而反對別人的言語的？或是在詞句裏邊，或是在意義裏邊，或是在言者的目的裏邊。拋掉爭競就是以抽了否認及反對。所以凡是你聽他的言語，如果它是真實的，那麼你就信實他？要是它是虛假的，不關係教門的事情的，那麼你就打他上禁言。

要是辯論行於學術的問題的時候，禁言當然？或是在裨益的寬厚裏邊追求？并非是按着倔強及無益的理。或是在表明中柔和，并非是在誹謗的反對裏邊。至於以誹謗的言語想使別人力盡，使他無能，使他欠損，使他接續於在它裏邊的短見和無知呢，它就是受禁止的辯論啊！沒有從它的罪上脫離的，除非是以禁言。催促於此的無他，只是顯出『耳林』尊貴，及以顯出他的欠損而攻擊別人的——高傲。它兩個就是兩個受傷害的性質啊！爭競的人打傷害及促起怒恨上離不開的，並且能把反對他的人致於至了：他重辯，而以他能夠的那個——真或假的——來助力他的言語；他以捕風捉影的一切來誹謗說他的人。於是在相爭競的中間便生出辯駁來了。至於醫治它呢，就是被壞了催促於顯他的貴的那個驕傲，及催促他於損壞別人的那個毒獸。

五 做仇敵——災殃之五

它也是受貶責的，它是在辯論及爭競之後的。它的實體是在言語中的頑固，目的是爲以之完全了財帛或「漢改」。聖人說：「委實人的向在主上最怒恨的就是爲對的最頑梗的。」別的爲對不受貶責，只除是他是以虛假或是以無知中譏。就如他在任何一邊，在知道真理之前，阻隔人的那一樣。或是他對於他的對頭攙雜些在幫助需要及顯真理裏邊無求於它的有傷害的言語，致他在對頭上成了純粹的倔強，因爲降服對頭，及破壞他。在人們中有那個人，他明說它，他說：「我的目的只是在反對他，和破壞他的名譽。我從他上拿這個財帛，那怕我把牠拋在井中呢我不理論。」

這個他的目的便是倔強，爲對，和頑固啊！它是真正的受貶責的。至於他以教規的路道助力他的需求的那個被虧的人，無有倔強，和浪費着，並是在需求的角度上不增過了執拗的，他的行爲不是「孩拉目」。但是最相應是他拋了打路道的一面得來的。那個要是在爲對裏把舌肉拘不了均勻的量度上了，就是有故的。爲仇，它使心胸憤恨並挑動了惱怒。茲後怒惱要挑動了，相爭競的就於中忘了在兩對頭的中間的憤恨就存下了，甚至每一個人喜歡他的同人的傷，而憂愁他的幸。舌肉在他名譽裏邊也

就撇開了。他顯了爲對的那個人的實他就呈現在了這些防備上了。那個的最少的就是擾亂了他的心情，甚至他在他的拜功中也務忙他的爲對需要品。事情便不存在了當然的界限上了。爲對是一切歹傷的起點，爭競與辯論亦是如此的。所以他相應此事：別開了它的門，除非是因爲不得已。在不得已的時候，相應打說舌對頭上看守舌肉和心。那就是真正的故。是啊！在爲對，爭競，辯論中失拋了它的那個的最少的，就是美言啊。的實安刺會說：『你們對人們說好言着！』伊布尼安巴斯說：『從主所造化的中他給你說「養備目」的那個人，你回答他「養備目」着！總然他是拜火教人也罷。』委實安刺說：『茲後人以賀詞給你們道慶賀了，那麼你以比它還好的慶賀他們着！或是當回它去。』伊布尼安巴斯也說：『假若飛雷傲奈（爲最歹之君主）給我道好了，一定我回答他。』聖人說：『潔美的言語就是「蘇代蓋」（施舍）。』歐默雷說：『行好是容易的一事，面分是平坦的，言語是柔和的。』一部分學者說：『柔和的言語，它洗去了在一些靈數中存住的泥垢。』別的人說：『凡是言語，它不招調養你的主的怒惱你以之取你的同坐的喜。既然，你別以之在他上查齋啊，只盼他要把從它上行好的回賜來答報你啦』。

六 深沉的言語——災殃之六

它就是詩意，免強着押韻和善言，並且於中嬌柔造作。因為它就是屬於受怒惱的覺強。因為相應在每一事物中要拘在了他的目的上，而言語的目的是在於瞭解目的。那個之外的造作便是受貶責的。無有過限無有稀齊的修飾記述及宣傳的文字不入在這個裏邊。

七 村醜謾罵及口角——災殃之七

它是受貶責的，並是受禁止的。它的出處是歹惡和不仁。穆聖說：『你們提防村醜着！委實安刺它不喜歡村醜更不喜歡宣揚村醜』。主的欽差在白得雷的戰場上曾禁止過罵一些「穆定勒克」（舉伴主的人），他說：『你們莫罵這些人啊！你們所說的那個中之一事物不是純粹在他們上的呀！你們傷了戶族啊！「愛倆」！委實口角就是不仁啊！』又說：『穆民不是誹謗的人。不是詛咒的人，不是村醜的人，不是口角的人。』又說：『委實安刺它不喜歡在街道中揚惡的村醜的人。』村醜的界說就是以明明的解說打一些醜事上發揚。那個的多半它行在了交媾的言語中；以及關聯於交媾的那個。要是發揚村醜是對於歹人的家眷啦，他們是於中幹它的，若是對於

清廉者的家眷呢，他們是打它上孤寂的啊！並且他們引述它是以指點和示意。伊布尼安巴斯說：『委實慈愛永活的安刺，它饒過以「摸」字的暗示來暗示交媾。』所以「摸」及「入」都是打交媾上的暗示；並不是村醜。在那裏的一些村醜的話句提述它便是醜。它的大半是用在謾罵及羞辱裏邊。所以不相應明明的提述它的話句。因為它是村醜。

催足在村醜上的，有時是親奔傷。有時是與歹人相攪雜中成就的習。歹惡及不仁的家眷，謾罵，就是他們的習慣。

傳云：一個鄉間人，他給主的欽差說：『你囑附我着！』聖人說：『你保守怕主着！要是有人他以於你中曉得它的一事羞辱你了，你莫要以於他中曉得它的一事來羞辱他。（如此）它的傷害是在他上，它的酬價是在你上。一定你莫要罵一物！』他說：『此後我絕不再罵一物啦』。聖人曾說：『謾罵穆民的是歹人，殺他的是，『雷飛雷。』』又說：『他罵他的父母的那個人是受詛咒的人』。一傳是：『罵他的父母的一個人是屬於大罪的最大的』。他們說：『哎主的欽差啊！如何有人罵他的父母呢？』他說：『他罵人的父，而後人罵他的父』。

八 詛咒——災殃之八

詛咒，或是在活物上，或是在死物上，或是在人上，那一切都是受貶責的。[聖說：「穆民是絕沒有詛咒的啊！」詛咒是表明的迫害與從主上的遙遠。它就是隱昧主和行虧害。在歹人的詛咒裏有嚴定的危險啊！那麼叫他避免着！縱使是在他死之後也罷。並且也有它是最厲害的，要是於中有傷害戶族的時候。聖諭中有云：「你們莫要罵一些死的啊！要如此了，你們便以之傷了一些的戶族」。在人們上做詛咒的新禱的人他臨近歹傷，直至新禱是在行虧的人上。因為它是受貶責的啊！聖人說：「委實被虧的人，叫他在行虧的人上祈禱着，直至他報復了他」。

九 歌唱和詩詞——災殃之九

它兩個中的受貶責的，是包括了：為「孩拉目」的及引導至它的。像如憑着奇麗美觀的跳舞，輕薄的詩詞，裝扮成了婦人，挑動村戲，聯續下流瘋狂的人。把時間用在它上，及類此者。間或此者，是「穆巴哈」。(可以的)

十 說笑話——災殃之十

如常在它上及於中過限，是受禁止的，受貶責的。關於如常在它上的人呢，是

因爲他以玩戲及耍笑爲務。關於過限的呢，因爲它遺留多笑及在一部分時景中的怨恨。並却掉了威嚴及文重。他打這些事情上間或幹的那個，不是受貶責的。就如傳云：穆聖曾說過：『委實我也說笑話，我只是說「漢改」（真理）。』「愛爾」！他的比樣就是定在了此事上：他說笑話，但他是說「漢改」。關於別人的呢，茲後他開開了笑話的門，他的目的是使人們笑的，他有的那個是怎樣的呢？的實歐默雷說：『他說笑話的那個人，他憑着它招輕視』。阿蘇的兒子賽爾得給他的兒子說：『哎我的嬌子啊！你莫要同貴人說笑話呀，否則，他懷恨你啊！也別同卑賤的人說笑話呀，否則，他便在你上大胆了啊。』有人說：『在每一物上有一個種子，爲仇的種子就是說笑話』。又有人說：『說笑話，它擷掠了人的智慧，它斷絕了一些朋友。把笑話當做了他所擅長的技藝，以及於中過限是屬於大的粗鹵。並且他以主的欽差的行爲爲把握。他就如那個人，他終日同着黑奴周旋，他觀看他們的跳舞，並且他還把握此事；主的欽差在會禮的日子，在觀看黑奴的跳舞裏邊曾給過阿依舍口喚。——他是錯誤的啊！總之：要是你能夠此事；你說笑話而你说「漢改」，你也傷害不了心，也過不了限，你稀罕的間或的說的時候，那麼就於中對你無傷。從穆聖的一些趣

聞中有此事：一個老嫗來於他：聖人與她說：『老嫗不能進天園！』於是她就哭了，他就給她說：『你在如此的日子就不是老嫗了。』主說過：委實我造化她們是那樣的造化，而後我把他們轉成了處女。』當初一個婦人來於了聖人，她說：『委實我的丈夫他請你啊！』他說：『他是誰呀？他就是他的眼睛有白的那個人嗎？』她說：『指主發誓，他的眼睛沒有白啊！』他說：『那兒呀？他的眼睛是有白呀！』她又說：『沒有！指主發誓。』聖人又說：『沒有一個人則已，但有時，他的眼睛就有白。』原來所要的「白」就是圍繞着瞳仁的。

別一個婦人來啦，她說：『主的欽差啊！你把我担在了駝上着！』他說：『不然，我把你担在駝的子。』她說：『我以牠做何呢？委實牠不能夠馱我也啊！』聖人說：『沒有一個駝則已，但有時，牠是駝的子。』』

愛奈斯說：當初在愛布托里後上有個兒子，他的名字叫做愛布歐穆雷，主的欽差來至了他們，他說：『愛布歐穆雷啊！雀羅對於雀羅幹什麼呢？』他就是以他玩戲，雀羅就是小麻省的鸚鵡。啊依舍說：我同着主的欽差出在了白穆雷的戰場中，他說：『你來！我和你競賽！』而後我綁住我的衣服，而後我劃了一道劃我們站在牠

上，我們就競賽，而他就佔先了我。他說：『這就是則賸買開茲的地方啊！』那就是當初，一天他來了，我們是在則賸買開茲，我是個與他沒關係的處女，我的父親以一物差了我，他說：『你把牠拿給我看看！』我不肯的，我就忙跑了，他在我的後邊忙跑，他終於沒得着我。』

她又說：『當初近我的跟前有主的欽差，和宰穆阿的女兒蘇得，而後我做了些香餅，我拿了牠，我對蘇得說：『你吃吧！』她說：『我不喜歡牠』。我說：『指主發誓：你一定得吃，或是一定我以牠污染了你的面孔』。她說：『我絕不嘗牠！』於是，我以我的手從盤中拿了一些，我以牠污染了她的面孔。主的欽差是在我與她的中間坐着，他爲她底下了他的雙膝蓋，好使他做絆我於是她從盤中拿起了一些，她以牠抹了我的面孔。主的欽差他轉笑了』。打愛布素里默上傳云：當初聖人他曾對着阿里的兒候賽尼伸他舌頭。而後兒童看見了他的舌頭，於是他也對他伸舌頭。

歐伊奈凡囉勒說：『指主發誓一定在我上有個兒子；的實他聘取了，他顯露了他的面孔了，我絕沒給他接過吻』。聖人說：『委實他不慈憫人的那個人，人不慈憫他』。

這些趣聞的大半是同着婦人和兒童的，那原是從穆聖上醫治他們的羸弱的心。並沒有偏在了戲耍上的，聖人對蘇海布——他有眼疾，他是吃着棗子的——說：『你有眼疾着你吃棗子嗎？』他說：『哎主的欽差呀！我只吃末一塊啊！』而後聖人微笑了。見的人有說：『甚至我看見了他的門牙』。

當初奴爾馬奈蘇勒是個愛說笑話的人，他沒輕自進過默地那，除非是為從牠上買東西。而後他帶着禮物來於了聖人，他說：『哎主的欽差啊！這個的實我為你買了牠呀！我把牠給你送禮啊！』忽然牠——禮物——的主人來啦，他給他要物價，他便帶着他來於聖人，他說：『哎主的欽差啊！委實近我的跟前沒有牠的物價呀！你喜歡吃牠嗎？』而後聖人就笑了。他命人把牠的價錢給了牠的主人。——這些趣聞，它可以的。類此的是按着稀罕，不是如常。

十一 嘲笑與戲弄——災殃之十一

它是受禁止的。主說：『哎他們飯信的那些人們啊！一夥不要從一夥上嘲笑啊，幾乎，她們要比他們還好啦。婦人也別從婦人上嘲笑啊，幾乎，她們要比她們還好啦』。嘲笑的意思就是卑薄與輕視。是在他笑他的面孔上醒領的短處與不完美。也

有那個是以在言語及動作中的學述的，也有是以指點及暗示的。那都歸於輕視別人及嘲笑他。卑視他，渺視他。主的話就是輕領的它主說：『幾乎他們要比他們還好啊！』也就是：你們不要輕視他，渺視他啊，只怕他要比你還好呢！這個只是在他以它受傷害的那個人的分中是「孩拉目」至於他把他的本身轉為嘲笑品的那個人呢，往往他喜歡人嘲笑他，嘲笑在他的分中就是快樂的笑話，的實貶責及誇讚的那個就過了啊。受禁止的只是以之傷人的渺視，及以傷人的戲弄；因為在它裏邊的那個就是輕視和戲弄。那個有時是憑着他的笑他的言語，在他於中紊亂了而不能秩序的時候；或是笑他的行為，在他是擾攪了的時候，像笑他的背記，笑他的作品，笑他的態度，笑他的像貌的短處——從那一切中的笑就是入在了嘲笑中的，是受禁止的。

十一 播揚秘密——災殃之十一

它是受禁止的，因為在它裏邊的是傷害。並且有輕視相識及朋友們的「漢改」。聖人說：『茲後一個人談話了，而他顧盼，它便是寄意。』又說：『在你們間的談叙就是寄意。』所以播揚秘密是瞞昧，如果在它裏邊有傷害的時候它就是「孩拉目」。如果在它裏邊沒有傷害的時候，便是受懲怨的。

十三 欺誑的約會——災殃之十三

委實舌肉是先於約會的，然後是身體。往往人不施舍全美，於是便成了爽約的。那就是屬於「穆拿非蓋」的行經啊！安刺說：『哎他們皈依的那些人們啊！你們完全了約會着』聖人說：『約期就是贈禮』。的實安刺在它的尊貴的經典中讚美他的聖人依斯馬爾來說：『委實他是個實踐約會的人啊！』當歐默雷的兒子阿布拉西將死時，他說：『委實古來是中的一個人向我聘求了我的女，的實它從我上就像個一個約會，我不能以爽約遇主，你們作証此事：委實我把我的女聘給他了啊！』

當初伊布尼買斯歐得，他不許約一個約會則已，但許約時，他就說：『伊煞安刺！（意思是：若是安刺要的時候。）』它是最相應的啊！而後人同着在約會中的那個決斷便瞭解了，所以免不了須完全，除非是有故。若是他近約會的跟前墜志不完了，這個他就是「穆拿加蓋」。聖人說：『三樣事，他是在它裏邊的那個人，他就是「穆拿飛蓋」；總然他封齋，他禮拜，他亂道他是「穆士林」也罷。茲後他說話了他說謊；他許約了，他爽約；他受托付了，他瞞昧。』又說：『四樣事，他是在它裏

邊的那個人，他就是「穆拿飛蓋」。他是在他們中的一樣行爲中的那個人，他就是在「穆拿飛蓋」的一樣行爲中；直至他拋棄了它。茲後他說話了，他謊言；茲後許約會了，他爽約；茲後他相約了，他欺哄；茲後他爭訟了，他幹歹。」這個是下在那個樣拿約的人上的；他決意爽約，或是他無故的拋掉了完全的那個人上。至於他決意完全的人呢，而後阻碍他的完全的個故顯在他上啦，他不是「穆拿飛蓋」。要是它是詐僞的形態的那個行在他上啦，雖然，他也相應打詐僞的形態上防備，就如防備它的實體的那樣。他不相應無有困難的把他的本身轉爲有故的。的實傳云：聖人當初他許約給愛布西斯目了一個男奴，而後從俘擄中拿了三個來，他賜給他了兩個，存下了一個。而後法圖曼（聖女）來啦，她從他上討尋一個男奴。並且她說：『你沒有看見我的手的石磨的跡印嗎？』而後他提述了他對於愛布西斯目的許約。他只得說道：『我對愛布西斯目的許約怎樣呢？』於是他傷法圖曼着讓給了他。因爲他從的許約中爭先了他了啊！同時她以她的羸弱的手推轉石磨。的實當初聖人坐着，他分候奈尼（戰場名）的海志茲尼的橫財，而後人們中的一個人站在了他的面前，他說：『咳主的欽差呀！委實我近你的跟前還有一個約會啦。』聖人說：『你說了實言

了，你判定你要的那個吧！」他說：「我判定了八十個羊，一個牧放牠的。」他說：「牠就是你的！」他又說：「你判定了少微的啊！」

十四 在言語和誓願中的謊欺——災殃之十四

它就是屬於一些醜惡的罪，及一些村醜的短處。穆聖說：「你們遠了欺誑着！因為它是相同歹惡的，它兩個是在火獄裏邊。」又說：「委實欺誑是從詐僞的一些門中之一門。又說：『你給你的弟兄談話，他對於你是信實它的，你對於他是欺誑它的，——是大的瞞昧啊！』一次聖人路過兩個人，他兩個買賣一個羊，他兩個發誓；他兩個的一個說：『指主發誓：我從如此如此的中不減少給你』。別一個說：『指主發誓：我在如此如此的上不加增給你』而後他自羊邊過去，的實他兩個的一個已買了牠了。聖人說：『人使他兩個的一個當然於罪及罰贖』。聖人說：『三樣人：安刺在末日不給他們交言，並亦不觀看他們。是以他的賜贈圖感恩的人，以歹人的發誓使費他的貨物的人，鬆垂了他的下衣的人』。又說：『他在有罪的誓願上發誓，好以之——無有「漢改」着——割斷「穆士林」的人的財帛的那個人，他的遇安刺，他是在它上的受怒惱的』。聖人給買阿茲說：『我以：畏懼安刺，忠實言語，交還寄

托全美約會，施舍「賽爾目」，及低垂肩膀，——囑咐你」。

(1) 於中可姑容的那樣欺誑

你須知道：「欺誑的爲「孩拉目」只是因爲在它裏邊的那個是屬於傷被呼喚的人的。或是傷別人的。也有齊理關聯它的，就是於中給了口喚的。往往它是當然的。就如：若要實言的時候，就有傾人的血咧，（有性命之憂也），的實他須從行虧的人上暗藏，所以於中欺誑乃是當然的。就如：茲後，戰征的目的，以及調解是非的，或是欲安慰吃了虧的人的心的，或是和陸夫婦的目的不能夠全美，除非是憑着說謊。那麼欺誑便是「穆巴哈」（可以的）。但是他於中須要拘在了困難的限界上，好別使他越過了無求於它的那個。在那個意思中，所有的聖論是多的。梭巴尼說：「欺誑它的一總是罪，除非是憑着它濟益「穆士林」或是打他上隔離傷害的那個」。

(2) 旁表

的實打前人上傳云：「委實在旁說裏邊有打欺誑上的寬容。」他們只要了在把人們強迫在了欺誑上的時候。至於在他沒有需求沒有困難的時呢？那麼旁說與明說都使不的。但是旁說是至容易的啊。傳云：賈士魯夫進在咱雅得上，他遲滯了；於

是他以病托故。他說：『我自離開了官長之後就沒有拾起過肩膀。只除是安刺拾起了我的那個。當初者白來的兒子買阿茲，它爲歐默雷作工。在他歸家的時候，他的婦人給他說：『你以他從作工的人拿給他們的家眷的那個中拿來了什麼？』——的確他沒有把一物拿給她。——他說：『近我的跟前有個監視者啊！』她說：『你近主的欽差及愛布白克雷的跟前是可托的啊！焉能歐默雷同你差個監視者呢！』而後她把那個就在他的婦人間表示了，她就訴告了歐默雷。在那個到在了他上的那期間，他便叫買阿茲道：『我同你差了個監視者嗎？』他說：『我對於她沒有得着一個以之托故的那個，只除是那個啊！』而後歐默雷笑了，他把一物給了他。並且他說：『你以之使她喜歡去罷！』他的監視者的意思就是要了安刺的監視他。當初奈何爾，在他憎惡他的人尋找他的時候，他是在宅院中；他給僕人說：『你對他說：『你到寺中找他去罷！』你可不要說我沒在此處。』好不叫它是欺謊。以笑話想使別人的心美快是屬於秀表者以之可以的那個，就如聖人說：『老嫗不能進天園。』及他給另一婦人說的：『你的丈夫是在眼中有白的那個嗎？』及，『我把你担在了駝子上。』就如前邊那樣。

在注意中習慣以之流行的那個是屬於可姑容它的。好比他說：「我對於你這樣的說了一百遍了。」他憑着它並不是要了叫人曉得它的遍數，不然，乃是使人曉得了注意。但是在他沒有說那個，而只是說過一遍的時候，他是欺誑。

關於在欺誑中習慣以之鬆懈了的那個，比如：他說：「你吃食物罷！」而後他說：「我不喜愛牠」。它就是受禁止的。要是在它裏邊沒有真正的目的時候，就是（孩拉目）。那個的比樣就如他說：「安刺知道他不知道它的那個」。

關於在學說夢景裏的欺誑，在它裏邊的罪是大的。聖人說：「人們的向在別人上爭競他的父，或是在睡眠中，把他並有看見的那個顯給了他的眼睛，或是他在我上說了我並沒有說過的那個——是屬於大的謊騙」。

十五 背談——災殃之十五

的實安刺在它的仁慈的經典裏，透明斷在它的貶責上。以吃死弟兄的肉來作比。主說：「你們的一部分不要背談一部分啊！可也你們之一人他喜歡吃他的死弟兄的肉嗎？他們原是憎惡它的啊！」聖人說：「凡是『穆士林』在『穆士林』下，就把他的血，他的財帛，他的名譽做了『孩拉目』。背談也包括了名譽。聖人說：「或他以他的

舌肉販信而他的心不販信的人的夥啊！你們莫要背談一些「穆士林」啊！你們莫要誘查他們的醜事啊！因為他訪查他的弟兄的醜事的人，安刺就訪查他的醜事。他訪查他的醜事的人，它使他現醜。縱使他是他的房子的中間也罷。」打賈者每得傳云：他說主說：「傷嘆就是在凡是「胡買在」與「來買在」上啊！」「胡買在」就是誹謗的人，「來買在」就是他吃人們的肉的那樣人。他們的一部分人說：「我們得着了一些前人，他們不把封齋視為功課，也不把禮拜視為功課。但是在止住誹謗人們裏邊才是功課哩。」伊布尼安巴斯說：「在你要提述你的朋友短處的時候，你要記起你的短處來」。

(1) 背談的意義及其界限

你須知道：「委實背談的界限，就是以他曉得了它而他便憎惡它的那個來提述你的弟兄。一般的你的提述他的欠損是在他的身和他的宗派中，或是在他的性格中，或是在他的行為中，或是在他的言語中，或是在他的教門中，或是在他的現世中；甚至是在他的衣服房舍牲畜中。關於身體的呢，就是你的提述瞎眼，斜眼，瘡疤，短矮，高長，黑黃。那一切都是從他憎惡它的那個中提述成形的。關於宗派的呢

，就是憑着你提述他的父親是個歹人，或者是個醜惡的人，或者是個卑賤的人，或是從他憎惡它的那個中的類此的。關於性格的呢，就是憑着你說他是歹性格的，是吝嗇的，高傲的，自尊的，怒恨的，胆小的，胆大的，以及行它的路的那個。關於在他的一些行為中的呢，就如你說：他是個小偷，欺謊的人，飲酒的人，瞞昧的人，行虧的人，卑視拜功或天課的人，不防備污穢的人，不孝順他的父母的人，以及類此者。關於他的動作呢，就如你說他是禮體少的人，輕視人的人，多言的人，多吃的人，多睡的人，坐非其位的人。關於在他的衣服中的呢，就如你說他是袖寬的，襟長的，布污的等。

在背談中的總話就是聖人的說：『背談就是你以他憎惡它的那個來提述你的弟兄。』把舌肉的提述做了「孩拉目」，只是對着：於中使別人解得了他的弟兄的欠損的那個；及以他憎惡它的那個來表明給他。因此以之旁說就如明說，於中動作就如言語。指點，暗示，擠眼，書寫，及動作，——凡是使人能解的了意念的那個，他便入在了背談中。它便是「孩拉目」。所以他以他的手指點一個人的短矮，或是他的高長；或是在步行中學他就如他的步行；它便背談，寫人的短處，是背談，因筆，就是

兩舌之一。他以祈禱的字義解得了人的短處的亦是如此的。就如他說：『感讚那個安刺，它沒有以這個來磨難我們的那個主。』他從他要背談他的人中先拿了誇讚來也是如此的，就如他說：『某人的時景好美好啊！但是人把沒有以之磨難我們的一纏的那個來磨難了他啦』。他是這樣的提述他的自身，他的意念就是在那個的涵意中褒貶別人。從那個中有：他提述了人的短處，而現在的人的一部分不醒得他的；於是他說個：『感讚安刺，這個好巧奇呀！』直至人側耳聽他了，並知道了他說的那個。他提述了安刺，他把它的尊名在切實他的齷齪中用做了他的工具，他說：『行在了我的朋友上的那個使我憂心啊！』是如此的，他是輕視他，他在呼號憂心裏邊是說謊。因為假若他憂心他了，一定他的憂心是憑着顯了他憎惡它的那個。如此着，他說：『那些乞丐啊！的實人以大的災殃磨難了他了啊！安刺在我們與他上準改悔。』他在那一切裏邊顯示着祈禱，安刺是照察他的涵意的歹惡及他的隱晦的意念的啊！他也是因為他的無知，他不知道反把他呈獻在了大怒惱上，按着巧奇的道路使人傾耳於背談是屬於那個的，因為他的顯了巧奇，是為的在背談中加增背談者的歡喜，而他好於中隔蔽，他以這個路道從他上取出了背談。於是他說：『巧奇啊！』

我不知道他是這樣的啊！我猜度於中有別的哩。安刺從他的磨難上饒恕了我們啊！『如果那一總是信實背談者的，信實背談的也是背談。並且禁言就是夥同背談者的。除非是他以他的苦肉或他的心否認，要是他害怕的時候。聖人說：『穆民近他的跟前賤過了的那個人，他是能够助力他的，而他沒有助力他；在末日，安刺使他們賤過在一些人的面前』。一傳焉：『他憑着未見阻遏他的弟兄的名譽的那個人，打『漢改』的一面，此事是在主上：在末日它阻遏他的名譽』。

② 催促於背談的些「漢白布」

醫治是屬於它的。那個是在他以之怒惱的「漢白布」在他上行了的的時候。因為茲後跳動了他的怒惱了，於是他便以提述他的歹行來醫治；要是那處沒有宗教的阻遏的時候，舌肉自然就要向他爭先了。也有在怒惱的時候，阻止住了怒的醫治的，他便怒惱入在了肉裏，爾後轉成了固定的憤恨，它便是提述歹處的永久「漢白布」了。憤恨與怒惱在背談上是屬於大的權促。

附和爾律是屬於它的。並在善語上助力他們。因為他們，茲後他以提述名譽為快慶，而後他看出了此事：假若他在他們上否認或是斷絕了相坐時，他們便把他數

的重，並且打他上逃避了；於是他便助力他們，視那個爲良美的生活。也有是他怒惱他的一些伴侶，而把他迫至了相對他們的，因爲顯出了在傷害裏的容忍，於是便同着他們入在了提述人的短處及歹處裏邊。

要造作及榮耀是屬於它的。它就是以損壞別人而抬高了自己。

嫉妬是屬於它的。就是他嫉妬人們誇讚他的喜愛他的，尊敬他的那個人。他要打他上更掉那個恩典，而又得不着一個路道，除非是以於中的傷害；以至於他打誇讚他及尊敬他上阻止住了。因爲他以爲那個在他上是重的。

遊戲及戲耍是屬於它的。他以笑消耗了時間，而後他接着學說及奇趣的路道，憑着使人們笑的那個來提述別人的短處。

嘲笑與戲弄是屬於它的。是因爲輕視他。它的發生處就是高傲，及把被戲弄者視爲無知。

在那處的一些隱晦的「賽白布」，在它裏邊有魔鬼的些埋伏。它就是在奇特的時景或是爲主而慈憫及怒惱裏邊提述人們的名字。譬如他說：「我好奇怪呀！某某人如何他竟坐在了某某人的前面呢！他是無知的呀！」他的巧奇就是屬於否認他的忠

實的。或是他說：『某某窮人，他的事情及他的磨難使我憂鬱』。他就是在那憂鬱裏邊忠實的人。也有他在人們營幹它的歹惡上怒惱的，他提述他的名字。在那個裏邊當然的就是撫掩他的名字，不可把它顯給別人。並且在那裏提述名字故有個故。

(3) 以之阻止舌肉背談的那樣醫治

你須知道：委實歹性的總，醫治只是用「耳林」及「工作」的丸藥。打背談上止住一總着舌肉的醫治，就是他須知道：在他對着他的營幹背談，主所禁止他的那個的時候，它就把他呈獻在了主的怒惱上了。不足幾時，「板代」歸信了在背談中傳來的這些聖諭啦，他打從那個上害怕的一面就不以之撒放開他的舌肉了。他在他的心中玩索也有益於他，要是他於中得着了短處啦，他可務忙他自身的短處。要記想聖人的話：『慶賀是在他打人們的些短處上務忙他自己的短處的人上。』在他得着了短處時，他相應從他的拋棄了貶責他自己而貶責別人上羞愧。並且他相應切實此事：委實別人的打他的本身上的無能於清淨那個短處，一如他的無能。這個就是：如果那個短處是關聯他的行為和他的自由的如果它是人的事情時，那麼貶責他便是貶責造物者。因為他貶責物件的那個人，他便是貶責的造物者的人。茲後「板代」在他的

自身裏沒有得着一樣短處了，那麼叫他感激主着，他莫要使大的短處染污了他的本身。因為誹謗人們及吃死肉就是屬於大的短處。不然，假若他是克己的了，一定他就知道：要是他猜度他的本身是從一切短處上無干的了，他就是無知於他自身的。他是屬於大的罪過。此事也有益於他：他要知道：別人憑着他的背談的痛苦就如他憑着別人對他的背談的痛苦一樣。茲後他對於他自己不願意別人的背談了，那麼，相應他對於別人也不願意他對於他自己所不願意的那個。總之：他的「依馬尼」有力的那個人，他便能打背談上止住了他的舌肉。

(4) 以心及歹猜的背談的爲「孩拉目」

你須知道：歹猜度的爲「孩拉目」就像了歹言語。就如你給你的同人以你的舌肉談叙別人的歹處，在你上是「孩拉目」。而在你可沒有此事：你談叙你的自身，與你歹猜你的弟兄一樣。你憑着它只要了心的結成，他在別人上打猜度的一面判斷了歹的事情。關於過慮及心的談叙的呢，它是受怨饒的。但是他猜度可是打他上受禁止的；猜度就是表明的心偏於它的那個。的實主說：「咳他們飯信的那些人們啊！你們遠了猜度中的多的着！因爲猜度的一部分是罪呀！」他的爲「孩拉目」的「養

白布」就是：一些心的秘密，沒有知道它的，除非是知未見的主。在你上沒有此事：你在別人中誠信歹。除非是憑着無有註解的眼見揭穿給你的時候。要是沒有這樣的揭穿了，那麼只是魔鬼把它丟給的你。相應你別信他。因為他是歹人的最歹的。的實主說：『哎他們飯信的那些人們啊！要是歹人憑着信息來於你們啦，你們訪查着！』聖人說：『委實安刺它從「穆士林」中把他的血，他的財帛，以及對於他歹猜——做了「孩拉目」了。』在如此的時候，茲後歹猜的撥唆，在你上過虛啦，相應你打你的自身上隔離它，你在它上承認它近你的跟前的時景是受遮掩的。你從它上看見的那個也許是好，也許是歹。若是你說：『在認猜度的結成，外情和心談的合夥的時候，憑着什麼呢？』我說：猜度結成的預兆：就是心同他打原有的那個上更移了。而後他打他上驚逃是那樣任何的驚逃。他把他視為重，他打看守他，考究他，尊敬他上斷絕了。以及他打憂愁他的「糞白布」上。他從他上取出了此事：他不信實他也就是他在他的本身裏邊憑着結成不信實，以及憑着行為，在心裏也不，在肢體裏也不。往往魔鬼使這個成為你的思想，成為你的領悟和你的聰明的敏捷。委實穆民是憑着主的光觀看的啊！——他就是信實上——並且是觀察魔鬼的欺誑及它

的虧害的。如果你憑着證據認清了「穆士林」的錯過了，你在暗地裏給他忠告！別叫魔鬼哄了你，否則它便把你引至了背談他。

訪查是屬於歹猜的菓子，因為必憑着猜度不滿足，它便要追求事實，於是它就務忙訪查了。它也是受禁止的。主說：『你們莫要訪查啊！』背談，訪查，歹猜，是在一段「阿業台」裏受禁止的。訪查的意思就是：不把主的「板代」拋在主的遮掩之下，而他接續至照察，扯破了帳幔。甚至揭破了——假若他遮掩他的時候，他便使他的心和他的教門安寧了——那個。的實訪查的「候昆」及切實它的在命人行善的籍中過去了啊。

(5) 在背談中可姑容的緣故

你須知道：委實茲後他在教規中不能夠接續至真正的目的，除非是憑着提說別人的歹處時，委實它是於中受姑容的，也沒有罪，那個是在一些事情裏於中有虧害的時候。那就如一個行虧害的人，他把他的在人上的虧害升在了官長上，以便叫他完全了他的責任，因為他不能夠完全他的責任，除非是憑着把他賴至了被虧害的。聖人說：『委實在責任的主人有一個話頭啊！』又說：『遲滯賠罪就是行虧。』從

它上有助力更掉歹惡，及把違抗的人當回至正道。

從它上有求問「穆夫締」（解決問題的人），就如他給「穆夫締」說：「我的父虧害了我了！或是我的妻我的弟兄；在他沒有得着個疑惑或抵對的時候。那個是因為打阿替白的女新得上傳來的；因為她會對着聖人說：『委實愛布蘇夫揚是個客齋的人啊！他不把使的我及我的兒子足用的那個給我。可以我不叫他知道着拿嗎？』」聖人說：『你以好拿使你及你的兒子足用的那個吧！』她提說了他對於她及她的子的客齋及虧害，而聖人並沒有阻止她。因為她的目的就是在求問啊！叫「穆士林」從傷害上防備是屬於它的，就如茲後他從人上知道了傷害啦，那麼你便叫人從它上防備。就如一個巡察官，在人問他的時候，他就在見証中直陳。在聘嫁中的商議及把托付寄於他裏邊亦是如此的。他接着親奔給商議的人行忠着提說他認識它的那個。非是按着譏謗。

從它上有此事：人憑着打他的短處上引生的渾號為名。就如：癱子，斜眼。那麼在提說他裏邊因為表名的困難無有傷。因為那個它轉成了它的主不必憎惡它的了。——如果他知道了它的時候。——並且他以它倒成了馳名的了。是啊！要是人打

他上得着一個更換，並且憑着別一個名號表名能夠他的時候，它就是最相宜的啊！因此人叫瞎子個有眼的，好打欠損的名字上抵換。此事是屬於它的，他是個以幹歹馳名的，他以它而顯著，他不憎惡人的提述它。那麼憑着他以之顯著的那個在他上不算個背談。

(6) 背談的罰贖

你須知道：委實在背談者上當然的就是：他要懊悔，要改悔，要在他幹的那個上憂慮；因為他好從主的「漢改」上出去。而後他求被背談者的開恩，好叫 he 開了它，而後他從他的虧害上出去，要是他能夠的時候，他不要害怕防備。候賽尼說：「求恕饒就使他足矣了，不必求開恩。」聖人說：「可以你們的一個人無能於似像愛布祖目祖目嗎？當他從他的房子中出去的時候，他便唸：「嘎主啊！委實我憑着在人們上的譏譽散了「蘇代蓋」了啊！」也就是我在末日不追求從他上的虧害了，我也不和他為對了。所要的並非是可以的用他的名譽，不然，乃是饒恕他的些罪過啊！的實主說：「你拿饒恕着！命人行善着！打一些無知的人上轉臉着！」在聖諭中，者布雷來給聖人說：「委實安刺命令你：打他虧害你的那個人上饒過。你接續他斷

絕了你的人，你恩賜他無份於你的那個人。」

十六 搬唆是非——災殃之十六

按刺說：「以搬唆是非誹謗的人，誹謗的人。」又說：「傷嘆是在一切誹謗的人上，誹謗的人上。」人說誹謗就是搬唆是非。主又說：「担柴的婦人。」有人說：她就是個搬唆的，是個搬運話的。聖人說：「搬唆的人不能進天園。」又說：「可以你們向在主上喜歡你們的性格的至美的嗎？就是他們友於人，人友於他們的那些鞏定的人。委實你們的一部分是向在主上憑着搬唆是非步行的啊！是在一些弟兄的中間離散的啊！是對於無干於錯過的人追索的啊！」

搬唆的限界就是：揭穿人憎惡揭穿它的那個，一般樣是受搬唆的憎惡他，或是聽到搬唆的憎惡他，或是第三者的憎惡他。一般樣，他是以言語來揭穿，或是以書寫，暗示，指點來揭穿。一般樣，受所搬傳的是行爲的，或是言語的。一般樣那個是在被搬唆者裏的短處和欠損或者不是。不然，搬唆的實體就是：傳播秘密，及打人憎惡揭穿它的那個上揭穿了帳幔。並且是凡是人看見它的那些人類的時景。那麼他相應打它上禁言啊！除非是在學說它裏邊有益於「穆士林」或是隔蔽違犯主的時

候。

催促在搬揆上的，或是要想傷被學說的人，或是對着被學說的人顯出了喜愛他，或是借以談話笑樂，以及深入在妄言與歹孽裏邊。

凡是人把搬揆担在他上的那個人，此事在他上當然；他向在猜度上不要忙於信實他。因為主說過：『要是一個歹人代信息來於了你們了，你們要訪查着！』並且禁止他，給他行忠。對於不在的人不要猜度歹，別叫那個把他担在了探訪上。

候賽尼說：『他向你搬揆的那個人，他便是搬揆你。』這個就是指點的；委實對於搬揆的人，他相應怒惱他，他不要堅實他的話，更不要信他。他怎樣的不呢？它就是打中和瞞昧，以及在人們間幹壞上不離開的。他就是屬於在割斷安刺命令他的那個接續近親，上忙的。他們在地面中幹壞。主說：『路道（即是歹刑罰）只是在他們虧害人類，及他們在地面中無有「漢改」着過爲的那些人們上。』搬揆是屬於他們的。穆聖說：『委實從傷害人的人中有那樣人：人們因他的傷害而害怕他的那個人。』搬揆就是屬於他們的。有人對開阿布蓋雷唯的兒子買孩穆得說：『穆民的那一樣行爲是在他上的最醜惡的呢？』他說：『就是言語多的，播揚人的秘密的，

承領個個人的話的。」他們的一部分人說：「假若你把搬陵的人傳達給你的那個認真了，一定他憑着罵你就是個胆大的人了。」你招待被搬陵的人是最相應的，因為他沒有以罵你來對待你。

十七 騎牆的話——災殃之十七

他就是在兩仇人的中間往反的那個有兩條舌肉的。他以合乎他的話給他們兩個的每一個說，在他的爲仇中如誇讚他他貶責別一個並且他許約下在他的對頭上相助他。——他就是屬於欺詐的人的顯跡。是啊！茲後他進在了兩仇敵中，他和他兩個的每一方面都好，他於中是實言者的時候，他不是有兩個舌肉的，他也不是欺詐的人。因爲人也有他忠實於兩敵人的啊。至於他若把他兩個的每一人的言語傳給別人呢，他就是有兩個舌肉的。他就是比搬陵的人還厲害的，因爲搬陵的人只是兩邊之一傳搬而已，這個呢，他從別一邊又增加了傳搬，並且他增加了：對於他兩個的一個把在他上的那個爲仇轉加甚是啊！他任何的話中因爲困難憑着看守兩邊的每一邊受磨難的那個人，以及他從拋棄他上害怕的那個人，他是有故的啊！因爲害怕傷害使的。愛布代雷達伊說：「委實我一定我在一些人的當面歡笑而我的心是詛咒他們的

。『阿依舍說：『一個人在主的欵差上要口喚，聖人說：『你們給他口喚着！爲夥的一個人好歹啊他！』而後在他進行的時候，他爲他柔和了言語。在他出去的時候，我說：『哎主的欵差啊！你對他說了你說的那個，你對他柔和了言語啊！他說：『哎阿依舍啊！委實人的最歹的就是人爲害怕他的傷害而尊敬他的那個人啊！』但是這個是在迎面裏邊以及破顏微笑中拿來則可已，否則，誇讚使不的，實信使不的，在承認但凡歹人的話的場所中點頭也使不的。因爲那個行爲，他就是『穆拿飛蓋』。不然，他相應否認啊！要是他不能夠了，他憑着他的舌肉禁言，他憑着他的心否認。它的『候昆』是因爲困難。

十八 誇讚——災殃之十八

在一部分處所中，它是受禁止的。至於貶責呢，它是背談，與是讒謗。的實我們提述了它兩個的『候昆』了。誇讚，它使六樣災殃入於他；四樣是屬於誇讚的人的，兩樣是屬於被誇讚的人的，關於誇讚的人的呢，其一：是他於中過限，他以之達於欺誑。其二：是它使他入於賣名中，因爲他以誇讚而顯出了是爲喜愛；也有他在聚他所說的那個上無有誦及無有信仰的，於是他便以之轉成賣名的人，欺騙的人。

其三：是他說他並不信實他的那個，向在照察他上於他也沒有個路道。其四：也有他使的受誇讚的人——他是個行虧的人，或是幹歹的人——喜歡的，那是使不的的啊！侯賽尼說：「他時長誇讚行虧者的那個人，的確他是喜歡在地面中違犯主。」

關於你被誇讚的呢，它傷他是從兩個理上。其一：它於他中新生驕傲及自趣，它兩個是兩個受傷的啊！其二：就是，在人誇讚他的時候，他就喜歡了，聞斷了，他打他的本身上就滿意了，他的對於工作的努力就少了。若是誇讚從這些災殃中在誇者及被誇讚者裏邊安寧啦，憑着它無有傷，往往它對於他還是受喜的。

此事在被誇者上當然：他打驕傲及自趣間斷的災殃上很防備啊！他須記想此事：他從他自身上知道的那個，誇讚者知不道它；假若他把他的秘密的一總，及行在他的心上的那個揭示給他了，一定誇讚者打誇讚他上止住。當初阿里，在人誇讚他的時候，他就陰：「哎主啊！你把他們不知道的那個饒恕我着！你莫要以他們說的那個來拿問我啊！你把我轉成比他們猜度的那個還好的吧！」此事在誇人的上當然：他不要斷定了話，除非是查知了他的內容之後。歐默雷聽見了一個人誇讚一個人，他說：「你同着他出外來嗎？」答說：「沒有！」他說：「你在買賣交往裏邊和值權

處來嗎？」答說：「沒有！」他說：「你在他的早晚給他爲鄰來嗎？」答說：「沒有！」於是他說：「指「倆一倆海，銀藍刺乎」的那個主發誓，我看你並不認得他呀！」聖人說：「若是你們的一個人免不了誇讚他的弟兄了，叫他說：「我猜度某某」着！我在主上不清淨一個人啊！」

十九 在細膩的話裏邊的錯——災殃之十九

他在言詞的意思中應當醒悟細膩的錯誤，打它上防備昏憤，何況是在關係主及它的大用的這個裏邊的呢！它的比樣就是在聖諭中來的那個：「你們的一個人也不要說：「安刺與我要的那個，」但可叫他說個：「安刺要的那個然後我要。」那就是因爲在普通的聯接詞裏邊有相夥及同等。它就是在相反尊敬上的。當初伊布拉欣目他憎惡人說：「我憑着安刺與你求護佑」，及「假若不是安刺與某某了……。」他可以這樣的說：「我憑着安刺然後憑着你求護佑，」及「假若不是安刺然後某某了……。」

歐默雷說主的欽差說：「委實安刺它禁止你們：你們以你們的一些父發誓。」

歐默雷說：「指主發誓，我從聽見它起再不以他發誓。」

愛布胡勒勸說主的欽差說：『一定你們的一個人也不要說：「我的板代」，也不要說：「我的愛默替（女奴）」；你們的一總都是主的「板代」啊！你們的一切婦人都是主的「愛默替」啊！叫他說個：「我的歐備目（男小子）」及「我的耆勸業（即女侍）」。被掌管的人不要說：「調養我的主」，及「調養我的女主」；叫他說個：「我的首領」，及「我的女首領」。你們的一總都是主的「板代」，調養的主是安刺呀！』聖人說：『你們莫要對於「穆拿非蓋」說：「我們的首領」啊！因為要是他是你們的首領了，的實你們就招了調養你們的主的怒惱了啊！』

此事在說話的人上當然：看守謹慎合乎他，與如常被監視；好叫 he 打危險上安寧啊！

二十一 一般常人對於深沉之追問——災殃之二十

務忙清廉的工作是常人的「漢改」，除非是副餘的在心上輕的時候。常人，也有他以深入於「耳林」中為快的，因為魔鬼的向他誘惑：「你是屬於一些知者是貴人啊！」如常它使喜愛那個，甚至他以它是隱昧主的那個來談話，而他不知。凡是 he 打深沉的「耳林」上追問，而他的解悟力並沒有達到那個品級的人，他是受貶責的。

因爲它的續至他是常人。在聖諭裏邊主的欽差會打「人說」與「他說」，以及廢棄財帛與多問上禁止。在穆撒和黑祖勒的故事裏邊，就有醒領：阻止在切實它的一些時候之前的追問。那時他說（即是黑祖勒說）：『如果你跟隨我時，你打事情上不要追問我，直至我把從牠上的一個勸化告訴給你。』在他打船上問的那期間，他便否認他了，直至他賠了故。他說：『你不要憑着我忘了的那個拿問我呀！你莫要從我的事情中把難的來催迫我呀！』在他沒有忍耐，直至追問了三次的那期間他便說：『這個就是在我和你中間的個分離啊！』他便分離了他。所以常人的打教門的深沈的上追問是屬於大災殃，從那個上禁止他與阻止他們當然。

怒惱的貶責

一 懷恨與嫉妬

委實怒惱就是從安刺燃着的火中借取來的光耀的火，在一些心上照耀的那個火。它是隱伏在心摺裏邊的，是那樣的隱伏在死灰之下的香一般；在凡是強霸的頑強的心中埋藏的驕傲取出它來。就如從鐵中取出火石一樣。它在一些觀察的人們上憑

着定信的光開明。委實人就從它上脫向於受驅逐的魔鬼，上的一個筋脈，所以他怒火勝過了他的那個人，的確魔鬼的接近便在他裏邊加力了，打魔鬼說：「你從火上造化了我，你從泥上造化了他啊！」——的那個地位。因為泥的事情是穩定的，是文重的。火的事情，乃是烈燄之火，是動的，是不定的。懷恨與嫉妬是屬於惱怒的結果。它倆個傷他傷的人，壞他壞的人。它兩個的發源處就是一塊肉（心），茲後牠齊理了，身體便也齊理了。茲後懷恨，嫉妬，怒惱是屬於把「板代」催促至傷的位分的了，那麼他所最需要的那個，就是要認識它的傷，及它的壞處；以便抵防那個，遠了它，使它偏過心去；要是它有了可。並丟拋了它，憑着主的相助醒得了那個的解明。

一一 貶責惱怒的

主說：「那時，他們隱昧的那些人，在他們的心有一個烈心，是那樣無知的烈心，而後安刺把它的寧定下降在他的欽差及一些穆民上。」它憑着他們以之顯的那個——打虛壞的怒惱上發出的——烈心來貶責隱昧的人，以下降在他們上的那寧定來誇許一些穆民。傳云，一個人，他對聖人說：「哎主的欽差呀！你憑着一樣少

的工作命令我看！」他說：「你莫要怒！」而後他又重求他，他又說：「你莫要怒！」聖人說：「你們莫要把在你們裏邊的那個數爲能巧啊！」我們說：「就是人不能它的那個嗎？」他說：「不是那個呀！雖然，就是在怒惱的時候他能支配他的本身的那個呀！」

者爾凡雷說：「怒惱乃是一切傷的鑰匙。」一般有眼光的人說：愚傻的頭就是銳利的怒，他的引導者就是怒惱。他情願無知的那個人，他便無求於招待。招待就是一種裝飾，是他的利益。無知就是一種醜陋，是他的傷害。打應答愚傻的人禁言就是他的應答。候賽尼說：「在教門中的有力，在柔和中的堅決，在定信中的「依馬尼，」在招待中的「耳林，」在疼愛中的智慧。在「漢改」中的恩賜，在富貴中的中道，在貧窮中的俊美，在能夠中的行好，在朋友中的招待，在困苦中的忍耐；以及怒惱的勝不過他，急烈的同他不縱恣，嗜慾的勝不過他，飽腹的不使他現醜，他的貪圖的不使他輕卑，他的意念的同他不怠慢；而後，他助力被虧害的人，慈憫羸弱的人；他的不慳吝，不揮霍，不浪費，不鬆懈；在人行虧的時候他的饒恕，打無知的人上饒過，——是屬於「穆士林」的一些顯跡。」

三 人們同着怒惱的此品級

你須知道：委實有力的惱怒，它他位分就是心：它的意思就是心血的滾。把它分散在一些筋脈裏邊，它向在了身體的最高處升揚，就如火的升揚及在鍋裏邊鼎沸的那個水的升揚一樣。因此它向在了面容上豎立起來，於是面容及眼睛就變成紅的了，清秀的面皮呈獻出了例外的血紅色，就如玻璃的呈獻牠裏邊的那顏色一樣。

委實在這種力量中的人們是在三個品級上：就是不及，過限，和均勻。

關於不及的呢，就是他失掉了這種力量，或是這種力量羸弱。那是受貶責的。他就是人在他裏邊說了什麼，而他不起怒的那樣人。的實安刺它會以厲害及急怒稱揚聖人的「蘇哈白」，它說：「他們在隱昧主的人上是最厲害的啊！」它對它的聖人說：「你給隱昧主的人及一些「穆拿飛蓋」爭戰着！你在他們上粗暴着！」惟獨粗暴和厲害就是屬於有力的憤怒，也就是怒惱。

關於過限的呢，它就是勝過這樣性質的，甚至他打智慧，教門，以順主的法度上出去了。他在爲人上的心眼，參悟，擇選，就不能存了。並且他在形像裏轉成了強霸者。在表面上這個怒惱的顯跡就是：更變了顏色，在一些肢竅中，戰慄的厲害

，一些行爲打次序和秩序上出去，動作不定，言語也不定，甚至唾沫頭露在了嘴唇上，眼珠也變的紅了，鼻翅也搗動了，像貌都變了。假怒的人在他怒的時景看見了他的醜陋的像貌了，一定他的怒惱從他的像貌的醜陋和他的形態的變更上慚愧着就穩定了。他的內裏的醜陋是比他的表面的醜陋還大的啊！因爲表面就是內裏的樣子，你的像貌的醜陋先只是裏面的，而後第二次牠的醜陋才散布到外表上來。所以外表的變動乃是內裏變動的結果，那麼你就以結果比結果吧！這一些就是他的在肉體中的顯跡，

至於他的在舌肉中的顯跡呢，就是撒開罵，及他的說有知識的從它上羞愧的那樣村野的話；和他在怒惱間斷了的時候也從它上羞愧的那樣村野的話。那個是同着秩序的紊亂及言語的措雜。

關於他的在肢竅上的顯跡，就是打，攻擊，扯破，撕殺，以及在能夠的時候的傷損。也有他扯破他的衣服，搗他自己的；也有以他的手打地的。往往他的顫慄就像了暈，往往他打一些死物及活物，或是碎盤子，或是罵牲畜，或是牲畜踢了他，而後打牠，他以那個來報復牠就像瘋子一樣。

關於他的在心裏邊的顯跡，就是懷恨與嫉妬，隱藏了歹心，憑着人家的受傷而暢快，憑着人家的快樂而憂愁，決意播揚人的秘密，扯破帳幔，與輕視。以及此外的一切醜陋。這些就是過限的怒惱的菓子。

羸弱的情怒的結果就是：從應當從它上憎惡的那個上憎惡的少。屬於把他呈獻在「孩拉目」上，污辱他的妻，把他逼迫在了最卑賤中的卑賤的上，以及卑微的人上，——他也是些受貶責的。因為它發生，就是因為在「孩拉目」沒有志氣，他原就是保護它的。聖人說：『委實賽爾得一定是有志氣的啊！我是比賽爾得還有志氣的，安刺是比我還有志氣的啊！』你的志氣的性格只是爲看守血統啊！假若人們鬆懈了那個了，一定你的血統就攪雜了。因此有人說：一切的人，人在它的一個人中放置了一個志氣，人把護佑放置在了他的血統裏邊。在親見罪惡的事情時候他禁言的那個人，是屬於怒惱羸弱的人。主說：『你們在主的教門裏邊不要叫疼顧他兩個（奸男女）拿住了你們啊！』

拋掉了憤怒是受貶責的，受誇讚的怒惱只是等待智慧及教門的指示的。那麼，叫他發生打當然怒的那個地位發生。叫他息滅打美好的坦待的那個地位息滅。要在

均勻的限界上看守它，也就是安刺以之遣派它的「板代」的那個端莊之道，也就是主的欽着稱揚它的那個中庸之道，他說：「一些事情的最好的就是它的中道的。」

四 用鍛鍊及其他來更掉怒惱

你須知道：委實人如常喜一物與憎惡一物至幾時，他便難免粗暴與怒惱。因為它乃是秉性所搜求的。但是也有鍛鍊在拘摸它的力量中裨益的。那個就是以奮鬥，免強的容讓，及担待一個限期。以至容讓及担待變成了堅固的性格。那麼鍛鍊並不是使心沒有了怒惱，因為它是不能夠的事，但是叫他把怒惱用在了一——教規把它做爲受喜的，知慧認爲它是俊美的——限界上。那個就是須憑着重復的破壞了它（心）的幃帳，直至在內裏不猛烈的挑動粗暴了。它的羸弱到了它的顯跡在他的面容中不顯的程度上。也有憑着講論「認主獨一」的得勝，及憑他知道安刺它喜歡不粗暴而能夠丟拋了暴怒的。所以他的喜主的厲害便消滅了他的粗暴了。或是憑着使心務忙比怒惱還要緊的免不了的事情。於是在心裏邊因爲他的務忙別的便容不下怒惱了。因爲使心憑着一般要緊的受涼，就阻止住了它之外的那些感覺。

五 促起怒惱的些「賽白布」

穆民教訓

的實你明瞭了此事；醫治一切的病因就是憑着割斷它的根本，及更去它的「賽白布」。那麼，從認怒惱的一些「賽白布」上也免不了。挑動它的一些「賽白布」，它就是：高傲，自趣，取笑，嬉戲，嘲笑，羞辱，爭競，反對，欺哄，在成就賤帛及名譽上很的貪圖，——它就打教規的一面受貶責的卑賤的性恪聚了它的。同着這些「賽白布」有的存在從怒惱上沒有個得脫離。所以免不了須以它的相反的來更掉它。故相應此事：你用謙恭來把高傲治死，憑着你的認識你的自身來把自趣治死，憑着你乃是個受造的最渺小的把鬪崇更掉，——因為人類，在血統中的一個父就聚了他們，鬪崇只能憑着富餘的啊！——鬪崇與自趣是卑賤的最大的啊！至於取笑呢，更掉它是憑着務忙完全壽數的那個現世的最要緊的及它的富餘的。至於嬉戲呢，是憑着在尋求——富餘的，一些良美的性恪，以及它把你送到後世的吉慶上的那些教門的知識——裏邊的注意，至於輕視呢，更掉它是憑着在一些虧傷的人上尊敬，以及打輕視你的上看守「奈福斯」。至於羞辱的呢，是憑着打醜陋的言語上防備，打善的、回答上看守「奈福斯」。至於很貪的呢，是憑着在苦生活上忍耐，以免不了的程度知足，因為尋求不求人的高貴，及打求乞的卑賤上的抬高。凡是從這些性恪

中的一樣性格，從這些本質中的一樣本質，在醫治它裏邊是需要鍛鍊和担苦處的。它的鍛鍊的成就是歸至在認它的一些傷害上，好叫「奈福斯」打它上轉臉，及打它的醜陋上逃避。而後在長的一個限期中如常在保守它的相反的上，直至它轉成了在「奈福斯」上慣連了的容易的習慣。茲後它打「奈福斯」上堅固了，的實它就打這些卑賤的性質上潔淨了你了。你也就從怒惱上得了脫離了。在怒惱上催促的最厲害的，就是近在無知最大的人的跟前。他們把怒惱稱做了驕勇，和「奈福斯」的高貴，以至於「奈福斯」偏至了它，他把它數為好。這個就是屬於無知啊！並且它就是心的病。是智慧的欠損。醫治這個無知的，就是滅着：把一些有容量的人，和有饒恕的人，以及他們中堪為美好的那樣咽怒的人——的故事講述給他。因為那個乃是打一些聖人學者上所傳來的啊！

六 在怒惱促起之後的療治

前邊的那個，它是割斷了怒惱的根本的，直至它不挑動了。茲後挑動了它的一「賽白布」通行，那麼近他的跟前當然的就是穩定啊！直至它（怒）不把它的主人——接着受貶責的理——逼迫在了幹它上。在它的挑動的時候醫治怒惱的只是憑着

「耳林」和工作的藥劑啊。關於「耳林」的，它就是：

(1) 他要在嗔怒的貴，饒恕，容忍，担待——中來的那個裏邊參悟；他在它的回賜中貪愛，他使在酬價裏邊的貪愛打報復上阻止住它。他消滅了他的怒。

(2) 使他的自身要害怕主的罪刑，假若他的怒惱通行不了的時候。「在末日牠不怕主的怒惱嗎？」它就是向在恕饒上至需要的那個。

(3) 他使他的自身要防備仇人的惡果及報復，與因為反對他的仇人的努力，與在破壞他的目的裏邊的奔忙，與憑着到於他的災禍的暢快。——他原是難免於災禍的啊。而後使他的自身害怕在今世裏的怒惱的惡果，要是他是從後世上不害怕的時候。

(4) 近在他怒惱的時候，他在他的形像的醜陋裏邊參悟，憑着此事：他須記起別人的在怒的時景中的形像來，他再在他的自身的怒惱的醜陋裏邊參悟。怒惱的主人就像個傷人的狗，和爲仇的毒虫；拋了怒惱的引導人的有容量的人就像了一些聖人，高友，學者，智者。他可使他的本身在像狗，毒虫，以及人們的卑賤之間選擇；並使他的本身在像學者，和聖人——在他們的習慣——之間選擇；好使他的本

身偏於喜愛跟隨這些人，要是同着他的確有智慧中的一個把握的時候。

(5) 在他向在報復上引導的那些「賽白布」中參悟，以及阻止他咽怒的；比如魔鬼給他說：「這個人是把你逼迫在了無能和卑賤上的啊！他把你人們的眼中轉的渺小的啊」而後你便給你的「奈羅斯」說：「你好自趣啊！如而你憎惡招待。在末日你是從招待上不能憎惡的啊！」你不要從你近主，聖人，以及天仙的跟前的渺小上隄防啊！不足幾時他咽怒了，那麼，他相應為主而咽怒。那個近主的跟前是尊敬他的。在他和在人們上有什麼呢？

關於工作的呢就是你須用你的舌肉唸：「我憑着安刺從受驅逐的魔鬼上求護佑啊！」要是你是站着的時候，你便坐下。要是你是坐着的時候，你便側身以冷水做小淨是受喜的。因為怒惱是從火上，火，沒有能息滅它的，只除是水。

七 咽怒的高貴

主說：「你們向在調養你們的主的恕饒上奔忙着！以及天園——它寬過了天地的，我為他們在傷已傷財裏使費的那些有定信的人，以及一些咽怒的人，原諒人們的人，預備的。——安刺是喜歡一些行好的人的啊！」「阿業台」証明了咽怒的人是

屬於有定信的人的，並且他們得着了調養他們的主的恕饒，它的天園是爲他們預備的。這個報償好高貴啊！聖人說：『他止住他的怒惱的那個人，安刺打他止住它的罪刑。他向在調養他的主上賠故的那個人，安刺承受他的賠故，他藏起了他的舌肉的那個人，安刺撫掩他的些短處。』又說『你們的最厲害的就是在怒惱的時候他的「奈羅斯」得勝的那個人。你們的最容忍的，就是在能夠的時候饒恕的那個人。』傳云：從者法台愛爾拉比中的一個人，他對於歐默雷說：『你沒有憑着公道判斷，你也沒有偉大的償賜啊！』而後歐默雷就怒了，甚至人在他的面容中認出了那個。於是那個人對他說：『歐穆民的官長啊！你沒有聽見主曾說：「你拿了饒恕來着！命人行好着！打一些無知的人上轉臉着！」嗎？』這個人就是屬於無知的啊！而後歐默雷就穩定，他饒恕了他。

八 容忍的高貴

你須知道：委實容忍比咽怒最高貴；因爲咽怒是發明的容忍。也就是容忍的免強。人無求於咽怒，除非是挑動了他的怒惱上。他在它裏需要很的奮鬥，但是在習慣那個一個限期的時候，那個便轉成了習慣。所以他就不催起怒惱了。縱使再催起

，在咽它裏邊也就沒有苦處了。它就是自然的容忍了。它也就是証知慧的全美和它的佔勝了。以及証明了怒惱的力量破壞，和它的順服智慧。但是它的發生處可是容忍與免強的咽怒。聖人說：「耳林」只是憑着習學，容忍只是憑着習鍊容忍」。指示此事，營謀容忍的人他的路道就是首先習鍊容忍，並且要免強它：就如「耳林」，它的路道是習學一樣。聖人說：委實「穆士林」的人，一定他憑着容忍得到一個封齋禮拜的人的品級。」主說：「茲後一些無知的人呼喚他們了，他們說：『賽倆曼』一些學者說：『要是人在他們上無知了，他們不無知啊！』」主說：「茲後他們以耍戲過了，他們轉臉着過。」也就是茲後人傷他們了，他們轉臉。打阿里上傳云：「好並不是你的財帛和你的兒子的多呀！雖然，好乃是你的知識的多和你的容忍的大。」並指點此事：人們不要以事主鬪崇；在你得好的時候，你讀主：在你受傷的時候，你於主恕饒。愛克賽勸說：「智慧的柱子就是容忍。一些事情的聚合就是容忍。」穆阿衛業說：「板代」達不到自主的處所上，直至他的勝容忍過了他的無知，他的忍耐勝過了他的嗜慾。那個達不到，除非是憑着有力的「耳林。」穆阿衛業對愛漢灘的兒子阿穆雷說：「那一樣人是最驍勇的呢？」他說：「就是他以他的

容忍當回他的無知的那個人。」他說：「那一樣人是最慷慨呢？」他說：「就是他對着他的清廉的教門施舍了他的『頓雅』（現世）的那個人。」穆阿衛業對阿拉白說：『你憑着什麼堵當你的人民呢？』他說：『我是打他們的無知最容忍的我最恩賜他們的乞求的，在他們的需求裏邊最懇懇的，他幹了像我的行為的那個人，他是像我的；他越過了我的那個人，他是比我至貴的；他打我上怠慢的那個人，我是比他最好的啊！』馬里克的兒子愛奈斯說：在主的說：『你憑着它是最好的那個來隔離着，茲後在你和他的中間有為仇的那個人了，恰像他是個熱心的朋友。沒有歡迎它的，只除是他們忍耐的那些人，沒有歡迎它的，只除是有大份利的人。』——裏邊說：『它就是：一個人，他暢快他的弟兄，而後他說：『要是你是個欺謊的人了，安刺怨饒你。要是你是個忠實的人了，安刺怨饒我。』打哈弼的兒子阿里上傳云：一個人罵他，而後他把他穿着的一件黑衣服丟給了他，他命令給他一千個銀錢。而後他們的一般人說：『在他上聚合了五樣受謗的行為：容忍，拋掉了傷，使那人從他遙遠於主的那個中得了脫離，把他促迫在了懊悔及改過上，在受貶責之後，使他歸於受謗讀。——他憑着從『頓雅』中少微的一物就買了那一切啊！』

九 言語的報復以之使的的那種程度

你須知道：委實從人上發生的一切虧害，憑着像了它的對待他使不的。所以憑着背談對待背談使不的，憑着探訪對待探訪使不的，憑着罵對待罵使不的。別一些違犯的事亦如此。的實主的欽着會禁止過對待羞辱的。他說：『要是人憑着在你裏邊的那個羞辱你了，你莫要在他裏邊的那個羞辱他。』有一夥人說：『憑着於中沒有欺誑的那個報復使的。』——他們說：『聖人的禁止以同樣的報復羞辱乃是個潔戒的禁啊！拋了報復是最貴的啊！但是幹它並不是違犯主。——他們說：——（要如上言所說，那麼，豈不是：）在它裏邊有姑容的那個就是你說：「你是何人？哎傻子呀！哎無知的人呀！」因為沒有一個人則已，但有時，在他裏邊就有個儂有個愚。可是憑着它不是欺誑的那個傷了他了啊！他說個：「哎歹性格的人啊！哎誹謗一些名譽的人啊！」也是如此的，那原在他裏邊的！他說個：「假若他是你的一族了，一定你不要給我交言，你憑着你幹的那個在我的眼中是最微小的呀！」也是如此的。並且他們還以聖諭爲証：『兩個對罵的人，他兩個說的那個，是傷他倆中的起首的人的；直至被虧的人過了限。』於是在被虧的人上過限的報復就定了。

這些個限度就是這些人把它做爲「可以」的那個，它就是在以傷報復他所受的傷裏邊的姑容。安噠里說：在這個程度裏邊的姑容並不是遙遠的啊！但是拋掉它是最相宜。因爲它行在了規外去了，按着在他裏邊的「更改」的限度去報復是不能夠他的啊！他打報復上禁言也是不能夠的；只願得他在報復裏邊要比教條還容易，他站在了於中制定的限度上。但是從人類中有那樣人：在他的怒惱的鼎沸裏不能夠拘束他的「奈福斯」的那個人。可是他却速於復原。聖人說：『阿丹的子孫的最好的，就是他動怒的遲而息怒的速的。他們的最歹的，就是動怒的速而息怒的遲的。』

十 懷恨的意義和它的發生危險以及和靄的高貴

你須知道：委實怒惱，在它因爲在當時裏醫治的無能而咽了它啦，它便歸入了內裏去，它隱藏在牠裏邊，於是便轉成了懷恨。懷恨的意義就是：他的如常視他（被懷恨者）爲重，怒惱他，並打他上逃避，並且那個常川永存的實聖人說：『穆民不是懷恨的。』懷恨的種子就是惱怒，懷恨它發生一些罪惡的事情。(1)嫉妬；就是懷恨把你逼迫在了望想更掉對方的恩典上。以人的恩典爲憂，以人的禍患爲喜。這便是屬於「穆拿飛蓋」的行爲啊！(2)在內裏加增隱伏的懷恨。於是憑着到了他上的

那個吳映暢快。(3)離開他，斷絕他，打他上割斷；在他尋覓你和迎向你的時候。(4)就是越過他去，打他上轉臉，渺視他。(5)在他裏邊以不是「孩爾來」的——欺誑背談，播揚秘密，扯破帳幔及醜情——那個交談。(6)學說他，輕視他，嘲笑他。(7)憑着打及使他的身體疼痛的那個傷害他。(8)他從還債或接續骨肉，或還回虧物上阻止他的「漢改。」——那一切都是「孩拉目」啊！假若打這八樣災殃隄防的時候，懷恨的品級的最少的就是：失掉了仁慈，或是和靄，幫助，履行他的求乞，或是在益濟他的上的助力——它的一總是屬於在教門裏邊品級的欠損的及拋棄了大的回賜的。

在愛布白克雷，因為一件事發誓此事：他在賈斯托哈——他是他的近親不使費的那期間，主說：『從你們中的指掌富餘的人不要發誓此事：給賜有近親的。難道你們不喜歡安刺怨饒你們嗎？』的這節「阿業台」便下降了，而後愛布白克雷說：『是呀！我是喜歡那個的啊！』他便歸回了在他上的使費。

最相應的就是存在了原來在他上的那個上。要是他能夠了，他在行好裏邊增加訓練「奈福斯」，厭惡魔鬼。那就是一些忠實的人的位分，是屬於近主的人的功課的最貴的。

十一 饒恕及行好的高貴

你須知道：委實饒恕的意思就是：他應受一個「漢改」，而他却掉它，他使抵償或賠償的那個人打他上無干。主說：『你拿了饒恕來着！你命人行好着！你打一些無知的人上轉臉着！』又說：『你們饒恕是最臨近怕主的啊！』聖人說：『謙恭不給「板代」加增別的，只除是高超；那麼，你們謙恭着！這樣安刺便抬高了你們。饒恕不給「板代」加增別的，只除是尊貴；那麼，你們饒恕着！這樣安刺便使你們尊貴。施舍不給財帛加增別的，只除是多；那麼，你施舍着！這樣安刺便慈憫你們』。又說：『今後世的人的最貴的，就是你接續他斷絕了你的那個人，你恩賜他使你無份的那個人，你饒恕他虧害你的那個人。』打哈珊白蘇勒上傳云：他進在了一個官長上，他對着他旁表饒恕。而後哈珊就提述郁色夫的故事，及他的弟兄對於他幹的那個，屬於：他們的賣他，把他擲在枯井裏邊，他說：『他們賣了他們的弟兄，他們使他們的父親憂愁啊！』並且他提述了的那個，屬於婦人的詭計中的，及監獄中的，而後他便說：『政官長啊！安刺對於他的幹了什麼呢？它使他從他們中得勝，抬高了他的價格及他的言語。並他轉成了地面的寶藏。後來在它把它的事情，全美了

他的時候怎樣幹的呢？他聚集起了他的人民來，他說：「今日在你們上沒有個陰私了啊！安刺它饒恕你們，它是慈憫的最慈憫的主啊！」於是官長也就饒過了那個，傳云：伊布尼買斯歐代，人偷去了他的些銀錢，而後他們儘管在他拿牠的那個人上祈咒，他便對於他們說：「噫主啊！要是一樣需求把他逼迫在了拿牠上了，你於中給他吉慶吧！要是大胆把他逼迫在了幹罪上了，你把他轉成了他的罪的末一次吧！」穆阿衛業說：「你們保守容忍和坦待着！在你們能够一個工夫時，你們保守饒恕和原諒着！」

十二 和靄的高貴

你須知道：委實和靄是受誇讚的。它的反面就是鹵莽和暴躁，鹵莽乃是怒惱和暴躁的結果。和靄與溫柔乃是性格良美及安定的結果。沒有不好的性格則已，但有時，是憑着聚合了有力的怒惱。看守它是須接着均勻的限度。因為這兩樣，主的欽差是在和靄上的，他是於中注意的。他說：「人從和靄中給份利的那個人，的確人從今後的好中給他份利了。人從和靄中停止他份利的那個人，的確人從今後的好中停止他的份利了。」又說：「茲後安刺喜愛古室的人民了，它叫和靄入在他們上。」

穆聖給阿依舍說：「你保守和靄着！因為它不入在一物裏邊則已，但入時，它裝牠。它從一物中不脫去則已，但脫去時，它毀了牠。」

使他在和靄中貪愛，及誇讚他的機密，就是：秉性原是最偏鹵莽和暴躁的，雖然鹵莽在它的位分中是好的也罷。因為需求也有向它上討的。但是稀罕的。完全的人就是他打鹵莽的位分上分明了和靄的位分的那個人啊！那麼，他把他的「漢改」給於每一樣事情吧！

十三 貶責嫉妬的

你須知道：委實嫉妬也是從受貶責的懷恨中發生的。從一些受貶責的枝叉中在嫉妬上有幾乎數不過來的那個。的實在貶責它裏邊有多的聖諭：如聖人說：「嫉妬它吃了一些的好，就如火吃乾柴一樣。」又說：「你們莫要互相嫉妬！莫要互相斷絕！莫要互相怨恨！莫要互相背叛！你們近安刺的跟前原是一些弟兄來呀！就如安刺命令你們的那樣。」一般前人說：「錯誤的起首就是嫉妬——伊布里斯（魔鬼）在它的品級上嫉妬阿丹的那樣嫉妬，它不肯給他叩頭，於是嫉妬把它逼迫在了違犯主上的品級上。」打伊布尼賽勒尼上傳云：我在「頓雅」的事情中的一物上絕不嫉妬一人，因為如

果他是屬於天園的人民了，如何我在「頓雅」的事情上嫉妬他呢？牠在天園中是微小的啊！如果他是屬於火獄的人民了，如何我在「頓雅」的事情上嫉妬他呢？他乃是歸至火獄的啊！」他們的一般人說：「嫉妬的人，他從同坐的人中得不着別的，只除是貶責和卑視。他從天仙中得不着別的，只除是詛咒和怒惱。他從人中得不着別的，只除是斷絕和憂悶。他近在住處的跟前得不着別的，只除是醜惡和孤獨啊！」

十四 嫉妬的實體及它的「候昆」以及它的分數

嫉妬有兩樣：其一：憎惡恩典，喜歡打有恩典的人上更掉了牠。其二：不喜歡更掉牠，而妄想像如他。這個名爲眼熱。頭一樣憑着任何的時景也是「孩拉目」，除非是惡人得到牠的那樣恩典，牠也就是用牠幫助在爲「孩拉目」上的；如有作惡的人和傷害的人。那麼喜歡打他上更掉牠無有傷，因爲牠乃是惡人的工具。證明嫉妬的爲「孩拉目」的有我們傳了它來的許多的聖諭。

這個（對於別人的恩典的）憎惡，就是對於安刺在叫它的一般「板代」貴過了一般裏邊的判斷上的怒惱。那個，在它裏邊沒有個故，也沒有個姑容。任何一樣罪過在你對於「穆士林」的享樂上的憎惡上要加增的，而你從他的恩典中又沒有一個傷

害。古蘭的話便指點着這個：『要是好摸着了你們了，便要使的他們憂愁。要是歹到在了你們上了，他們便以之歡喜啊』。這個歡喜就是暢快。嫉妬和暢快是兩個相守的。主說：『他們在他們的心胸中得不着人給於他們的那個裏邊的一個需要』。也就是他們的心胸同着他窄狹，他們也不憂悶。兩個的在他們上是憑着無有嫉妬。至於好勝的呢，不是「孩拉目」；並且它還是受尋求的。主說：『你們向在調養你們的主的饒恕上爭賽着！』聖人說：『嫉妬（也可說是羨慕）只是在兩樣人中。一樣人，就是安刺把財帛給了他，而後他掌管牠用在了「漢改」裏邊。一樣人，就是安刺把知識給了他，而後他以它來工作，他把它教授給人們。』在恩典裏邊眼熱別人的人無有傷，以及對於他自身望想似像他的人也沒有傷，——可是在他沒有喜歡打他上更掉牠有憎惡牠的常川於他的時候。至於因為於中貪愛牠，憑着把牠移給他而望想別人的恩典的本身的呢，——並且他的目的就在那樣恩典，也非是更掉牠——那麼他是受貶責的。因為主說過：『你們莫要望想安刺以之使你們的一般貴過了一般的那個啊！』至於他望想似像那個的，則不是受貶責的那麼，你須認清了分格啊！

十五 嫉妬的些「賽白布」

在受貶責的嫉妬上有多的入路和幾些「賽白布」。爲仇和怒恨是屬於它的，這是嫉妬的最厲害的「賽白布」要是一個人，人憑着一個「賽白布」傷了他，並在一些理的一個理的目的中反對他啦，它便使他的心最怒惱了；就在他的心裏邊堅固下了一個懷恨。懷恨是要從他上尋求醫治和報復的啊！要是他打以他的自身去醫治上無能受苦了，他便至喜歡光陰的從他上醫治。往往那個在尊貴他的自身上近主的跟前生法，不足幾時，災殃到在了他的仇人上了，他便以之歡喜；他疑心它是從主怒惱他的一方面中對於他的個報復，這個報復就是因爲他的。不足幾時，一樣恩典到在了他上了，那便使他憂愁，因爲恩典乃是他的目的反面。往往他思慮此事：他近主的跟前沒有一個位分，因爲它沒有爲他從他的仇人上報復，並且它倒恩慈了他。總之；嫉妬是常守怒惱和爲仇的，並且它兩個也不分開。怕主的極點只是個不過爲及從他的自身上憎惡那個啊！

尊貴也是屬於它的，它就是別人的高過了他在他爲重。喜爲頭領及名譽是屬於它的，就是憑着此事：他在位分中是無對無伴的個獨一的。在位分中給他同等的人的

存在使他憂愁。污穢的「奈福斯」是屬於它的，以及它憑着對於主的「板代」行好的客奮，打那個地位：他以人近他的跟前稱揚「板代」的時景的俊美為苦痛。他以人的提述一個人的意念物的失拋，及他的事情的猶豫，和他的生活的枯燥為快樂。他就是永遠喜歡別人的背運的。他憑着主的恩典在它的「板代」上客奮，恰像他們獲得那個是從他的權握裏。這個在他上的顯明的「賽白布」不是別的，只除是在「奈福斯」裏邊的污穢，及在性格中的卑賤。醫治它是困難的啊！因為它乃是在原造裏邊的污穢啊！並非是後來發現的。直至更掉它成形。的實在一個人裏，他聚合了這些「賽白布」的一部分，或是它的多半，或是它的一總了；那麼，就憑着那個在他裏邊的嫉妬便大了；它的有力是那樣在隱藏上不能夠的有力。好美的人，它能扯破美好的人的帳幔，憑着揭明便顯出了為仇來呀！我們從那個上憑着它（主）的疼顧和它的慈憫求「茅備」（主）的護佑啊！

十六 打心上剝去嫉妬的病的那樣醫藥

你須知道：委實嫉妬是屬於心的大病；醫治心的病的醫藥不是別的，只除是憑着「耳林」和「工作」。裨益於嫉妬的病的「耳林」就是要切實認識嫉妬在「頓雅」和教門

裏邊是傷你的。並要認識它於中並不傷——在「頓雅」和教門裏——被嫉妬的人，不然；他憑它在它兩個裏邊還要得益。在你打心眼上認的了這個時；你便不是你自己的仇敵了，也不是你的仇敵的好友了。未免你就離開嫉妬了。關於它在教門中傷你的，就是：你憑着嫉妬乃是怒惱主的判斷的，你是憎惡它把牠分在了它的「板代」中間的那個恩典的。它的公道乃是它在它的大權中憑着它的隱藏的機密執行它的，而你却憎惡那個，並且醜視它。這就是在「認主獨一」的園地中的罪過，是在「依馬尼」的本中的傷啊！在教門上的罪惡就憑着它兩個就使你足矣了。並且此事也接續那個：你在他們的對於它的「板代」的喜歡好裏邊就離開它（主）的些良友，它的些聖人了。你在他們的對於穆民的喜歡災禍和更恩典裏邊就給伊有里斯和隱昧主的人相夥了。這些就是在心裏邊的些污穢啊！它的吃了心的一些好，就如火的吃乾柴一樣。

關於它的在「頓雅」裏邊是傷你的，就是：在頓雅裏邊你憑着你的嫉妬痛苦，或是你憑着它受罪刑，如常使你在在煩悶和憂愁裏邊；因為你的仇敵，安刺使他們打它把牠垂賜給他們的恩典上空，那麼你便如常以你看見牠的一切恩典受了罪刑了。你憑着你打他們上調運的一切災禍受痛苦。於是憂悶就永存下了，心胸就窄狹

了。你的仇人嗜望它及你對你的仇人嗜望它的那個便降在了你上了。的實你原是要苦難你的仇人來呀！而你在你的苦痛和你的憂悶的景況中現時却已通行。並且恩典憑着你嫉妬打被嫉妬的人上也不更掉。縱使你不歸信復生和打算，如果你是個有智慧的人的時候，一定聰慧就致於至此事：你從嫉妬上防備，因為在它裏邊的那個心的痛苦和它的傷害；同時也沒有利益。那麼，怎樣呢？你憑着在嫉妬裏邊的那個厲害的罪刑便知道在後世裏的了！我好奇怪他沒有得着利益而反呈獻主的怒惱的那個人啊！並且同時他還担了傷，及使他倨硬的痛苦；於是無有好無有利益的傷了他的教門和他的「頓雅」。至於在他的教門和他的「頓雅」裏邊的無傷於被嫉妬者呢，也就是明顯的了；因為恩典憑着你的嫉妬打他上永遠不更掉啊！至於被嫉妬者在教門及「頓雅」中的憑着它取益呢，也就是明顯的了。關於他的在教門中的取益，就是：委實他從你的一方面是個被虧的人，何況在你憑着背談，於中的醜惡，扯破他的褻幔，提述他的歹處，——使嫉妬出於言行的時候呢？這個就是你把牠送給他的一個禮物啊！因為你把你的一些好送給了他，直至在末日你相遇他，是那樣的窮困和受禁的過他，就如你的在「頓雅」裏邊打恩典上受禁的那樣。在你參悟了這個

的時候你便認識你就是你自身的仇人，是你的仇人的好友了。因為你用了你憑着它在今後世裏邊受傷的那個了。你的仇人却憑着它在今後世裏邊得了利益。你近在了造物主的跟前轉成了受貶責的，並成了在現時及將來裏邊的一些生物的薄福的，被嫉妬的恩典——你願意或是不肯——却是如常存下的。他以清亮的心及現在的心在這個裏邊參悟的那個人，從他的心上的嫉妬的火就息滅了啊！

關於工作在它裏邊裨益的呢，就是：他須把他的自身逼迫在了破壞它搜求嫉妬的那個上。那就是憑着對於被嫉妬的人行謙恭，以及讚仰，恭維，顯出憑着恩典的喜歡。而後使心去習慣友好互愛，就憑着這個心從嫉妬的痛苦、互怒的愁悶上得着快樂了。——這便是嫉妬的醫藥，是真格的益濟。雖然它可是在心上的真苦呀！但是益濟就是在苦藥裏邊的啊！他在苦藥上不忍耐的那個人，他便得不到醫好的甜美啊！容易的苦物只是這個藥：我要的是對於仇人行謙恭，憑着讚仰及恭維——你憑着有力的「耳林」及我們提述它的那個意思——接近他們。在憑着主的判斷，情願的回賜裏邊竭力的貪愛。

「頓雅」(現世)的貶責

引言

在貶責「頓雅」及牠的比擬中降來的「阿業台」是很多的。古蘭的大半包括在貶責「頓雅」及人的打牠上的運轉上，以及把他們引叫在了後世上，並且它就是一些聖人的目的啊！主差他們就只爲此。那麼，因爲顯了它就無求於以古蘭的「阿業台」來作証據了。我們只拿了一部分有關於此的聖諭來。的實有一次主的欽差在一個死羊邊過，他說：「你們看見這個在牠的族眷上卑賤的羊了嗎？」他們說：「牠們爲牠卑賤丟牠的牠嗎？」他說：「指我的「奈福斯」是在它的掌握的那個主發誓：「頓雅」近主的跟前比這個羊的在牠的族眷上的——還要卑賤啊！假若「頓雅」近主的跟前等於個蠅虫的翅膀了，牠便不叫隱昧主的人從牠上飲水湯了啊！」又說：「喜愛「頓雅」是一切錯過的頭。」又說：「委實「頓雅」是甜的綠的，委實安刺使你們在牠裏邊替位啦！看！你們怎樣幹呢？」

一 受貶責的「頓雅」

你須知道：委實認識貶責的「頓雅」，你沒有認清了受貶責的「頓雅」牠是什麼至幾時，不使你滿足。那個也不相應從牠上遠，也不相應不遠。那麼，免不了我們要解明憑着遠牠受命令的受貶責的「頓雅」呀！因為牠乃是割斷主的路道的仇敵。牠是什麼呢？就是：臨近的最臨近的，就稱做「頓雅」，也就是凡在死之前的那個；遲後的最遲後的，就稱做後世也就是在死之後的那個。那麼凡是在牠裏邊應受一個機遇，一個份利，一個目的，一個嗜好，以及在死之前的現在將來興起的，——牠便是在你的份中的「頓雅」。但是，那一切，你偏於牠，及在牠裏的份利機遇，不是受貶責的。但是牠分爲三份：

第一份：在後世裏邊給你相夥的，及牠的菓子在你死之後同你久存的那個，它便是有益的「耳林」及功課。

第二份：牠就是在極端上相對他的那於中有現時的份利而在後世裏邊對他總沒有菓子的那個的一總。就像了憑着一切違犯主的取意味。以及憑着增過了需要及必須的限度的——入在享福及享樂裏邊的——「穆巴哈」的享樂。——也就是在浪費裏邊的——從這一切中的，「板代」的份利就是取貶責的「頓雅」。

第三份：是在兩端間的個中道。凡是相助後世的工作的現在的份利，就是從牠上免不了的那個，以便在人上拿了永存和憑着它接續「耳林」及工作那個健康來。這個不是屬於「頓雅」的，就像了第一份。因為牠是幫助頭一份的，也是接續它的。在「板代」在中道上得着了它時，他以便可相助「耳林」和工作。他憑着它的獲得不是爲「頓雅」的，憑着它也不能轉成「頓雅」的兒子。並且「頓雅」在它的位分就是後世的栽種場啊！如果以親奔「奈福斯」的份利拿的那個，他便是屬於頓雅的；這時，「頓雅」就是你的「奈福斯」的——在後世的事情上無需乎它的那個——現時的份利。人以嗜慾打它上發明。主的說：「打嗜慾上禁止「奈福斯」，委實天園便是他的歸處。」就是在它的指示。嗜慾的聚合是五樣事：就是安刺在它的說：「頓雅」的活只是戲耍，玩弄，裝飾，在你們中間的鬪崇，在財帛和子孫裏邊的誇多」。裏邊聚合它的那個。

這五樣從它上成就的那個本質，主的話把它聚合成了七樣：「裝飾人類的，喜愛嗜好的，屬於婦人，子女，金銀的廣多的財帛，受了印記的馬，牲畜，田地，……那是「頓雅」的活的貨財呀！」總之：不是因爲安刺的那一切，便是屬於「頓雅」的。牠是因爲安刺的那個，那便不是屬於「頓雅」的。

一一 解明在牠的本身裏的實質

你須知道：委實「頓雅」是打對於人存在的本質上發明的，在牠裏邊有份利，他在齊理牠裏應受個務忙。惟獨「頓雅」由牠而發明的那個存在的本質，牠就是大地，及在牠上的那個。主說：『我把在地面上的那個轉成了牠的裝飾品。以便我試驗他們，他們的那一個是工作的一面的最好的？』地面就是人的鋪陳及毡氈，住處，定所。在牠上邊的那個就是他們的穿的，吃的，飲的，配偶的。在地面上的那一切分爲三份：就是礦物植物和動物。至於植物呢，是人因爲一些用度及醫藥需求牠的。至於礦物的呢，是因爲器皿和用具需求牠的；就如銅鐵，因爲現款而需求牠的，就如金銀。以及爲別一些目的的。至於動物的呢，分爲人及牲畜。牲畜的，從牠上需求的，就是爲吃的人的牠的肉，爲了騎的人的牠的脊背，以及裝飾。人的，有爲事奉而需求人的，就如僕人；或者是爲憑着他取快樂的，就如奴女及婦人。並且人們的心有需求指掌牠的，因爲在牠裏邊栽種下尊大和敬重；也就是憑着名分打它上發明的那個，安刺在它的話中聚合了它：『裝飾人類的，喜愛嗜好的，屬於婦女，子女。』這個是從人中的。『金銀的廣多的財帛。』這個是從質體和礦物中的，此中

就醒領着別的，屬於：珠子，「雅鼓締」（一種寶石名）之類。「受了印記的馬，牲畜」牠就是一些牲畜的及動物的。「田地」，牠是屬於植物及田苗的。——這個就是「頓雅」的些本質啊！但是，季實在牠上同着「板代」還有兩個關聯。一個關聯是同着心的，它就是使他喜愛牠，和他從牠上的機遇，它把他的志向播傳向着牠，甚至他的心轉像了奴僕（頓雅的奴僕），或是喜歡以「頓雅」受艱難的。關聯「頓雅」的心的狀態的一總是入在這個關聯裏邊的，就如：高傲啦，懷恨啦，嫉妬啦，誇耀啦，顯名啦，歹猜啦，欺詐啦，喜誇揚啦，喜鬪崇啦，喜爭多啦，——這些是內在的「頓雅」。

關於表面的「頓雅」呢，它就是我們提說過牠的那些個本質。

第二個關聯，是同着身體的。他就是憑着齊理這些個本質而務忙的，因為齊理他的份利和別人的份利。他就是一些工人和他制造用以務忙的那些個匠藝。人類，他們憑着「頓雅」的關聯惟獨忘了她們的本身和他們的歸處了啊！「頓雅」的兩個關聯：關聯心的是憑着喜，關聯身體的是憑着務忙。假若人認的了他的自身，認的了調養他的主，認的了「頓雅」奧妙和牠的機密了，便知道我們稱他為「頓雅」的這些本質，不是為別的造的，只是為的端莊他，好使憑着牠在齊理他的教門上有力啊！直至

茲後心從身體的務忙完畢了，他便憑着他的志向的一總來迎向安刺。並且能如當在有法度的嗜好上存下以及監視它，以至於他不越過了謹慎和仔細的限度去。沒有能知道那個分晰的，除非是憑着跟隨一些得脫離的夥，——他們就是「蘇哈白」。的確他們是在中道上的，是在明路上的。因為他們不爲「頓雅」而拿取「頓雅」，不然，他們是爲教門啊！他們不憑着一總去催促並離開「頓雅」。在他們上在一些事情裏沒有個不及，也沒有個過限；不然他們的事情是在那個中間的一個端莊正道啊！那就是個均勻，是在兩端中間的個中庸之道。它就是一些事情近主的跟前的最喜愛的啊！

慳吝的貶責——「白黑來」

一 貶責財帛的

我們在貶責「頓雅」篇裏邊提述它的那個，並不是純粹的在財帛裏的講論啊！不然，乃是在普遍的「頓雅」裏邊的，而財帛乃是打牠上的一部分，是相當單獨講論牠的。因爲在牠裏邊有一些災殃和傷害。人從失拋牠中便有貧窮的狀態，從得牠中便有富貴的狀態。它們兩個就是兩個時景，憑着它兩個成就了一些試驗。然後在失拋

了的人上有兩個時景，就是知足和貪圖；它兩個的一個是受貶責的，另一個，是受誇讚的。在貪圖的人上有兩個時景，有是希圖在人們的手裏邊的那個的，有是在技藝和工作——同時無望於人們——上努力的。歹貪圖有兩個時景。在得着的人上有兩個時景：就是憑着「白黑來（慳吝）和吝嗇的「候昆」的積留財，及使費財帛的；它兩個的一個是受貶責的，另一個是受誇讚的。在使費的人上有兩個時景：浪費和中道，受讚的就是中道。——這一些是蒙蔽的事情，打在它裏邊的深密上揭起了幔帳，是要緊的啊！我們憑着主的相助釋明它。

二 貶責財帛及喜牠的憎惡

主說：「或他們飯信的那些人們啊！你們莫要叫你們的財帛和你們的子孫打記想主上誤住了你們啊！他幹那個的那個人，這些人，他們是些折本的人。」又說：「你們的財帛和你們的子孫是個試驗啊！近主的跟前有大酬價啊！」他在主的跟前的那個上揀選了他的財帛和他的子孫的那個人，的實他的賒本是那樣顯然的賒本呀！主說：「委實人，在他看他他是富足的時候，一定他迷路了。」沒有一個法子，沒有一個力量，只除是憑着尊大玄高的安刺啊。主說：「爭多誤註了你們」。聖人說：

『金錢的「板代」受傷了，銀錢的「板代」受傷了。他傷和他不傷，在他有了刺的時候，沒有個拔刺的。』此事顯然了：喜牠兩個的，就是牠兩個的「板代」。他拜石頭的那個人，他就是佛的「板代」啊。也就是他打安刺上及打交還他的「漢改」上割斷了那個的那個人，他就像了佛偶的「板代」，他就是舉伴主，委實暗着與明着的舉伴主我們憑着安刺從它兩個上求護佑啊！聖人說：『撒入羊群中的兩個傷人的狼，在牠裏邊打壞的一面，是比在「穆士林」的一個人的教門裏的喜愛尊貴，財帛，名譽還要多呀！』又說：『一些務多的人受傷了，除非是他在主的「板代」裏邊以之說：『這些！這些！』——他們的那個是少微的——的那個人啊！』買阿茲的兒子業孩伊說：『銀錢就是鴟子，要是你沒有把咒術弄好的時候，那麼，你可不要拿牠，因為。如果牠螫了你，牠的毒便殺你。』有人說：『他的咒術是什麼呢？』他說：『就是他要從牠的「孩倆中」拿牠，他要把牠放在牠的「漢改」中。他又會說：「板代」在他死的時候在他的財帛裏的兩樣遭喪，古人的些人沒有聽見過有像它兩個的。』有人說：『它兩個是什麼呢？』他說：『就是人從他上拿牠的一總，與人打他上追問牠的一總啊！』

三 受誇讚的財帛及在誇讚和貶責間相聚的

你須知道：委實安刺它曾在它的尊貴的經典裏的處所稱揚財帛爲「海雷」（意思是好）。它說：『要是失拋了「海雷」時……』它在它的「板代」上堅定的說：『它憑着財帛和子孫助力你們，它爲你們造下了花園，它爲你們造下了些河溪。』穆聖說：『在清廉的人上的清廉的財帛真好啊！』你不能處在誇讚和貶責相聚的一面上，除非是你認識了財帛的機妙，和牠的目的，牠的災殃；直至此事在你上開明了：牠從一個理是好，從一個理上是歹；牠的受誇讚是打牠是好的那個地位，受貶責是從牠是歹的那個地位。因爲牠並不是純粹的好，也不是純粹的歹；不然，牠乃是一些事情的總「賽白布」啊！這個不是稱揚牠，牠是有時受誇讚有時受貶責的啊！

四 財帛的災殃及其利益的分晰

我們前述了此事：財帛，在牠裏邊有好與歹。他認識了牠的利益和牠的傷害的那個人，他便能够從牠的傷上防備，而從牠的好上周旋。至好利益呢，是「頓雅」的和「教門」的。「頓雅」的是明顯的啦，至於教門的呢，於是我們拘在了三樣裏邊：

第一樣：裨益於他的自身的，或是在功課裏邊的，如因爲「漢志」和「耳林」的出

外。或是在助力功課的那個裏邊的，如食物，衣服，住處，配偶，以及一些生活上免不了的東西。惟獨用以接續事主的那個，它便是功課。

第二樣：把牠用於人們的那個，它就是四份：施散，人情，保護名譽的，做僕人的工價的。關於施舍的，它的回賜是沒有隱晦的啊！關於人情的，我憑着它要了把財帛用給了一些富人和貴人，在待客，送禮，助力，以行它的路的那個裏邊。因為這個，不稱爲施舍，不然，施舍乃是交給需求的人的那個。雖然，委實這個乃是屬於教門的利益啊！因爲人就憑着牠營求事奉一些弟兄和一些朋友，就憑着牠營求慷慨的性質，以及接續一些慷慨的夥，沒有能憑着寬厚受稱揚的，除非是他做好以及他行豪放慷慨的路道的那樣人。這個也是屬於在牠裏邊的大回賜啊！的確在送禮，待客，於其用處中無有貧窮的條件着的給人飯食吃——裏邊傳來了多的聖諭啊。關於保護名譽，就是因爲隔蔽詩人的嘲吟，浮蕩的人的誹謗而施舍財帛的，隔蔽他們傷壞它也是——同着在現時中通行它的利益——屬於教門的分利啊！聖人說：『爲人憑着牠保護他的名譽的那個，人在他上把牠寫成「蘇代蓋。」』如何不辦呢？在它裏邊有打背談的罪過阻止背談的人，並有防備從他的言語上發生的那個爲仇——

把你迫於越過教規的法度的那樣報復的爲仇。關於尋僕人，也就是人們多半需要它的那些工作，如果他以他的本身經理它了，他便能廢掉了他的些時間。

第三樣：就是不把牠用於嚴定的一個人的那個，但是憑着牠成就了普遍的好；就像建築「買斯至代」，橋梁，養育所，病院；以及此外的一些爲好的當要的「握格夫」。（就是把自己的一樣東西置於一處，永遠不動，而使衆人取益的。）它也就是輸入一些清廉的人的吉慶的「賽白布」的，在死之後永遠輪流的一些好，打好的一面就憑着牠就使你足矣了。這一切財帛的利益是在教門裏邊的。

關於災殃的：是教門的與「頓雅」的。至於教門的呢，是三項：第一項，就是致於至幹罪的，因爲財帛就是把你致於至幹罪的「賽白布」，也是營幹罪惡的接引。第二項，就是致於至在一些「穆巴哈」裏邊享樂的，他行在它上，直至它成了他的習慣及所喜愛的。他打它上不能忍耐了。茲後他很以它慣連了，往往「孩倆來」的營幹便不能够接續他了；於是他就藐視「叔布害替」（一些隱蔽的事）了。他就深入在了欺誑，詐僞，及別一些卑賤的性格裏邊，以便齊備了他的「頓雅」的事情，他的享樂在他上容易。那個是屬於「叔迷」（即不吉的）的財帛啊！第三項：就是他齊

理他的財帛打記想主上誤住了他。凡是「板代」打主務住的那個，便是賒本的。至於「頓雅」的災殃呢，是多的，像在隔籬算帳裏邊的害怕，以及憂愁，担心，吃苦。在看守財帛和營謀牠裏邊的困難，以及在夥友的爲對和聯他們爭執裏邊的打算。最貪愛的就是算計「頓雅」的，在牠上沒有個儘。茲後財帛的解毒散就是要從牠的「孩倆來」上挈牠，及把牠用在一些好裏邊。那個之外的就是毒藥，及災殃，我們憑着它（主）的痛愛與慈憫求乞它的安寧和幫助啊！

五 貶責貪婪和希圖及誇讚知足和中道

在窮人上相應：他知足守分，打人們上斷絕了希圖，不要顧盼在他們的手裏的那個，不要在鑽營財帛上貪婪。他是如何的呢？好不叫他以卑賤的貪婪受了污染，這樣時，便把他致於至了一些歹惡的性格上了，以及營幹罪惡上了。的實人的秉性是在貪婪和希圖及知足守分的少上的啊！聖人會說：『假若在阿丹的子孫上有兩個金的川窪了，一定他在牠兩個上尋求第三個呀！』醫治那個須憑着一些的事情：

(1) 在生活裏要中道，在使費裏邊要和諧。它就是在知足裏邊的根本，因爲他的出項多，他的使費寬的那個人，知足是不能够他的啊！穆聖說：『他中道的那個人

好高啊！」又說：『三樣事是些得脫離的：在暗地與明處裏邊的害怕主，在富貴與貧窮中間的中道，在喜歡與怒惱裏邊的均勻。』又說：『中道，好宗旨，清廉的人的禮物是屬於爲聖的二十幾個要素中的一要素啊！』

(2) 他要切實人定度在他上的，他免不了拿牠的那個慈賜，從使他的貪圖厲害也罷。

(3) 他要認識在知足守分裏邊的那個無求的尊貴，及在貪婪希圖裏邊的那個卑賤和輕薄。

(4) 他要在隱昧主的人和愚憊的人的享樂裏邊多參悟，而後他再觀察一些聖人和一些前人的時景，聽他們的言談，照察他們的景況。使他的知慧在像一些歹的人和一些好的人的中間選擇。而後他在少上忍耐，憑着貧窮知足守分。

(5) 他須瞭解在一切財帛裏邊的那個，是屬於危險。就如我們在財帛的災殃裏邊說過的那樣。全美那個須是憑着在「頓雅」裏邊永遠的觀看不及他的，不要觀看在他之上的人。就憑着這一些事情便能够營求知足的性格了，事情的柱子就是忍耐呀！

六 慷慨的高貴

你須知道：委實財帛，如果牠是受失拋的了，那麼相應此事。「板代」的時景是知足安分；和貪圖的少。如果牠是受有的了，那麼相應此事：他的時景是謙讓，慷慨做好，打憐客「白黑來」上遠。因為慷慨是屬於一些個聖人的性格，是從得脫離的根子中的一個根子。打主的欽差上傳來的，於中有多的聖諭如：『兩樣行爲，安刺喜歡它兩個：就是良美的性格和慷慨。兩樣行爲，安刺怒惱它兩個：就是惡劣的性格和「白黑來」。茲後安刺憑着一個「板代」要好啦，它便把他用在了担負人們的需求裏邊。』又說：『委實施舍食物，播揚「賽倆目」，說好言語是屬於受饒恕的一些「賽白布」啊！』愛奈斯說：『委實主的欽差，在伊斯倆目上沒有求乞一物的則已，但有時，他便給他。有一個來至他，而後他求乞他，他憑着在兩山的中間的多的羊——「蘇代蓋」的羊——命令給他。而後那個人歸至了他的同夥，他便說：「哎同夥啊！你們順伊斯倆目着！委實穆罕默德他恩債是那樣不怕窮的恩債啊！」』聖人說：『委實慷慨是接近主的，接近人的，接近天國的，從火獄上遠的。委實「白黑來」是遠主的，遠人的，遠天國的，接近火獄的。慷慨的無知者近主的跟前是比「白黑來」的「阿林」至受喜；「白黑來」的病是最病的啊！』又說：『一切的行好都』

是「蘇代蓋」。凡是一個人在他的自身和他的家眷上使費的那個，人在他上寫做「蘇代蓋」。人用以看守他的名譽的那個，牠就是在他上的「蘇代蓋」。人使費的那個使費在主上有牠的代替者」又說：「一切行好都是「蘇代蓋」，引在好上的人就像了幹它的人。安刺喜歡打救悲哀的人。」阿里的兒子侯賽尼說：「慈仁就是在求乞之前施舍好，在應受的位分中給食物。痛願求乞的人，同着得的人的卑賤。」者爾凡雷的兒子阿布都拉西說：「你下好雨着！要是到在了仁慈的人上了，他們是應受牠的。要是到在了不仁的人上了，你是應受牠的。」從前人的慷慨中有那個傳述：伊布尼阿米雷他以九十千銀錢買了座宅院，當晚上他聽見了他的家眷哭的那期間，他就問了，而後有人給他說：「他們是爲銀錢而哭的阿！」於是他說：「哎僕人啊，你去至他們，你叫他們知道：委實銀錢與宅院一總是他們的呀！」當初賽爾得的兒子來斯，在每一日他不交言，直至他在三百九十個貧人上散了「蘇代蓋」。打哈勒者的兒子愛斯馬依上傳云：「委實阿布都馬里克，有人打用以給人談話的行爲上問他？愛斯馬依回答他說：『我在與我同坐的前面絕不伸長了我的脚，斷定我不做造飯食，而後把一夥人請在牠上則已，但做時，他們在我上比我在他們至有享恩

。斷定一個人在我上不起他的面容來，他乞求我一物則已，但有時，我把多的物給他。』打沙肥爾上傳云：『季實愛布蘇來馬奈的兒子孩馬得，他騎乘着扯斷了他的鈕扣，而後他過在了一個裁縫上，他想下來，而後裁縫忙向至他，他對於他發誓：他別下來，他便整理了他的鈕扣，而他却是在騎乘上着。而後他便爲他取出了一個錢包，在牠裏邊有十個金錢，他把牠交付給了他，並且他從牠的少上向他賠故。』沙肥爾說：『在這個消息到至我的那期間，我如常是喜愛孩馬得的啊！』沙肥爾他對着他自己吟詩曰：『我的心在我施舍牠——而在慷慨的人中數的少的——的那樣財帛好憂愁啊！季實我向在了——他來了，他求乞我，而近我的跟前却没有那個——那個人上的賠故，是屬於遭襲之一啊！』打蘇來馬奈的兒子勒比爾上傳云：他說：『一個人抓住了沙肥爾的騎乘，他說：『哎勒比爾呀！你把四個金錢給他，你替我向他賠故啊！』』一個人向着阿遂的兒子賽爾得上站了起來，而後他求乞他，他命令給他了一百千個銀錢，而後他却哭了！賽爾得向他說：『你爲何哭呢？』他說：『我在地面上哭此事：你叫像了你的吃啊！』而後他又命令給他了別一百千銀錢。傳云：當初阿里他哭！於是有人問他說：『因何你哭呢？』他說：『從此七天沒有一個』

客來於我們啊！我怕安刺的實它輕視我了呀！」傳云：一個人，一個朋友來於他，而後敲他的門，他說：『你來做甚？』他說：『在我上有四百個銀錢的債啊！』於是他就稱了四百個銀錢，他把他取出給他。他回來了，他却哭了。他的婦人就問他？他說：『我哭！因為我沒有考察他的時景，直至我就求乞了我的鑰匙了啊！』安刺慈憫這個是他們的性格的那個人，並饒恕他們啊。

七 「白黑來」的貶責

主說：『他看守他自身的慳吝的那個人，這些人，他們是些得脫離的人啊！』又說：『我們憑着安刺從它的白恩上給於他們的那個行「白黑來」的那些人，不要以為它是在他們上的個好啊！不然，它乃是在他們上的個歹。不久的在末日他們憑着行「白黑來」的那個就要圍套起他們來呀！』聖人說：『你們遠了慳吝着！委實它是傷在你們之前的那個人的啊。它把他們逼迫在了傾流他們的血上。他們把他們的受禁的數成了相應的。』聖人又說：『「白黑來」的人不能夠進天園。』又說：『委實安刺怒惱在他的活裏邊「白黑來」而在他死的時候慷慨的人。』又說：『兩樣行為，它兩個不聚在穆民中：「白黑來」與惡劣的性格。』阿里說：『不久封閉的光陰就來在

了人們上，它把在他的手裏邊的那個封閉了周濟。並且沒有個憑着那個命令的。」

主說：『你們真要忘了在你們中間的白恩啊！』沙肥爾說：『我不知道它兩個的那一個是滲在「者漢難」（火獄名）的火裏的最遠的：「白黑來」或欺誑。』孩雷斯的兒子白實雷說：『行「白黑來」的，它在他上沒有個不在，』聖人說：『委實你，在如此的時候，一定是行「白黑來」的啊！』聖人給里孩雅尼的兒子裡凡得說：『誰是你們的首領啊？』他說：『格斯的兒子佔得。但是他是個有「白黑來」的人啊！』聖人就說：『那一樣病是比「白黑來」至病的呢？雖然，你們的首領乃是朱穆孩的兒子阿穆雷啊！當初阿穆雷在他聘妻的時候，曾在主的欽差上設過喜筵。』阿里說：『指主發誓，斷定仁慈的人他的「漢改」沒有個儘。』主說：『在牠憑牠（大地）發長了的那期間，安刺把牠顯在了他上，他認識了牠的一部分，他打一部分上轉了臉。』白實雷說：『觀看行「白黑來」的，使心硬。相遇行「白黑來」的，是在一些穆民的心上的難過。』伊布尼穆爾台茲說：『人們的憑着他的財帛的最「白黑來」的，就是他們憑着他的名譽的最施舍的。』

八 謹讓及其高貴

穆民教訓

你須知道：委實慷慨與慳吝，它們兩個都分爲一些品級。一些品級的最高超的就是謹讓的慷慨。它就是對於財帛好施，而他却是需要牠的。慷慨，就是發明的施舍——對於有需要的人或無需要的人——沒有需求他的那個。同着需求的施舍是最甚的。就如：慷慨，他到在了此事上；在他人上施舍的人，同時他還需求。「白黑來」，他到在了此事上；他在他的自身慳吝，同時他還有需求。所以多有「白黑來」的人，他積留了財帛；他病了，他也不買藥。貪愛的嗜好，也不能阻止住了他的慳吝，只是憑着價錢慳吝。假若他白白的得着牠的時候，一定他吃牠。這個就在他的自身上——同時他需求——行「白黑來」的。那個就是在他自身上謹讓給別人，同時他却是需要牠的人。你觀察在兩個人的中間的那個着！因爲一些性格的給賜，安刺安置它打它要的那個地位啊。在慷慨者裏邊在謹讓之後沒有個品了啊。的確曾以此誇讚過「蘇哈白」們，它說：「他們在他們的自身上謹讓，縱使着落他們有一種需要也罷。」的實人傳云：一個客下住於主的欽差，聖人近他的家眷的跟前沒有得着一物；而後一些輔士中的一人進來了，他便常帶着客去至了他（輔士）的家眷，他在他（客）的面前置放了食物，他命令他的婦人息滅了燈，他（聖人）把他的手伸

在了食物上，恰像他吃，而他可是沒有吃；直至客人吃了飯食。在清晨的那期間，主的欽着對他說：『一定安刺從你們晚間向你們的客的做造上駭異啊！』它便下降了『他們在他們的自身上謹讓，縱使着落他們有一種需要也罷。』慷慨是從安刺的一些性格中的一個性格，謹讓是慷慨的品級的最高的。那個就是屬於主的欽差的禮體，甚至安刺他為尊大。它說：『委實你一定是在尊大的性格上啊！』

有人說：『普爾凡雷的兒子阿布都拉西出至了他的一塊地方，而後他下在了有棗樹的一夥人上，於中有個黑漢子，他在牠裏邊作工，那時漢子拿了他的糧飯來；而後一個狗跑進圍牆來，牠接近那漢子，於是漢子便把一塊食物擲給了牠，牠就吃了牠；他又二次三次的擲給牠，牠都吃了牠。阿布都拉西他看着他，他說：『哦漢子呀！每一日你的糧食有多少啊？』他說：『就是你看見的那個呀！』他說：『爲何你把牠讓給了這個狗呢！』他說：『牠不是狗的地面啊！因爲牠是從遠方飢餓着來的啊。所以我憎此事；我飽了，牠却是飢餓的。』他說：『你今日怎樣辦呢？』他說：『我捲起了我的這一日來呀！』於是普爾凡雷的兒子阿布都拉西說：『我在慷慨的人上譴責些事，委實這個漢子一定是比我至慷慨的啊。』於是他就買了圍

牆和漢子，以及在牠裏邊的那些器具；他施放了那漢子，他把牠施舍給了他。」
 歐默雷說：「我把一個羊頭送給了主的欽差的一些『蘇哈白』的一個人，他說：『委實我的弟兄是比我至需要牠的啊！』他把牠便送給了他。而後如常每一個人把牠送給別一個人，直至七個不肯的人輸流了牠，復歸於第一人。」

孩則凡阿得衛說：「從開沙目的日子的業雷穆克的日子，我去尋找我的叔父的兒子，同着我有些小。我說：『要是他還有些氣息了，我便灌他。我以牠潤澤他的面容。』忽然我尋着了牠，於是我說：『我灌你吧！』他便指點着我：『好！』忽然有一個嘆道：『唉！』於是我的叔父的兒子便指點着我把牠給他，他說：『我拿給他吧！』忽然他却是阿遂的兒子西沙穆。於是我說：『我灌你吧！』而後他憑着牠又聽見了別一個人嘆道：『唉！』於是西沙穆指點着把牠給他，於是我就拿給了他。忽然他，的實他死了！於是我就歸於西沙穆，忽然他，的確他也死了！於是我就歸至了我的叔父的兒子，忽然他，的實他也死了！主的慈憫是在他們的一總上啊！」

九 慷慨和慳吝的界限及它兩個的本質

你須知道：委實財帛，人因為懷妙造了牠。牠是齊理一些人們的需要的。所以打

把牠用在了爲用於它而造的那個上留住牠可能，憑着用在了用於它不美好的那個去施舍牠可能，於中憑着均勻去運用也可能。它也就是，看守要打當然的地位去看守，施舍要打當然的地位去施舍。所以打當然施舍的地位留住便是「白黑來」，打當然留住的地位施舍便是浪費。在它們兩個間的中道，它就是受誇讚的。相應此事：慷慨與仗義打它上發明。因爲主的欽差他不命令則已，但命令就是憑着慷慨的實主給他說：「你莫要把你的手轉成了在你的頸項上的枷搭啊！你伸展牠也不要那樣完全的伸展啊！」又說：「與那些人：茲後他們使費了，他們不浪費，他們也不慳吝，乃是那個中間的個端莊之道啊！」仗義就是在浪費和慳吝間的個中道，也是在伸展和緊拘間的個中道。也就是他的施舍與他的留住是以當然量度爲定，並且免不了他的心要以之美快，他於不要有爭議，而後他的施舍的「當然」，有兩份：教條的當然，及人情和習慣的當然。慷慨的就是他不阻當教條的當然及不阻當人情的當然的那樣人。如果他阻當它兩個之一啦，他便「白黑來」的人；雖然，他阻當教條的當然的那個人是最「白黑來」的啊！就如他阻當交納「宰開台」的那人一樣，以及他阻當他的家眷的使費。或是他交納牠，但是交納在他上視爲苦難。因爲他秉性就是「白黑來」的。或者是他

親奔他的財帛中的污穢的那樣人，他的心不以交納他的良美的財帛爲美快。這些它的一總都是「白黑來」呀！

丟拋了心窄與在瑣碎裏邊搜求是屬於人情的當然的。因爲那個數的醜陋的。把那個數的醜陋憑着一些時景和一些人就不同了，所以他的財帛多的那個人，從窮人中把心窄不數的醜陋的那個，從他上便數的醜陋。從心窄的人中同着一些遠親不數的醜陋的那個，同着他的家眷和他的近親便數的醜陋。在交往中不數的醜陋的那個心窄，在待客裏邊便數的醜陋。總之：「白黑來」就是他打相應不阻止的那個地位而他阻止的那個，或是憑着教條的「候昆」，或是憑着人情的「候昆」。他交還了教條的當然及合乎他的人情的當然的那個人，的實他從「白黑來」上無干了。是啊！爲尋求高貴及得品級在他施舍沒有增過那個至幾時，他不足以憑着慷慨仗義的性質受稱揚啊。所以在習慣與人情搜求它的那個之外做好，它方是仗義好施啦。但是憑着此事的條件：他須是打「奈福斯」的美快上。他不是打貪婪希圖——事奉或報德，感激或讚仰——上。因爲他在感激與讚仰中希圖的那個人，他是買賣人，他不是慷慨的人。因爲他以他的財帛來買讚仰嗎！它的比樣就是：爲從害怕謗言及人的怨恨而把他催

促在它上的那樣人，因為他原不是慷慨的人，他乃是以這些督催而逼迫在它上的，它也就是兩方的對換。所以他乃是個對換的人，並不是慷慨的人。

十 「白黑來」的療治

你須知道：「白黑來」，它的「賽白布」就是喜財帛。在喜財帛上有兩個「賽白布」：其一，是喜愛只憑着財帛方能接續它的那些嗜好，同着望想的長遠。其二，是喜愛財帛的本身的，他以牠的有取滋味。要是人知道牠乃是打他的需要上的加增的了，他的壽數就久存了，我們已經述過：醫治一切的疾，須憑着它的「賽白布」的反面。所以醫治喜愛嗜好，須憑着知足守分，困苦及忍耐。醫治望想的長遠，須憑着多記想死，在同輩的死裏邊觀看，以及他們在一切財帛中的吃苦，和在他們死了之後財帛的廢棄。醫治心的顧盼兒子，須憑着此事：委實造化他的主同着他造化了他的用度，往往從兒子中有他沒有繼承着他的父親的財帛的，他的時景却是比他承繼過的人至美好的；他須知道：他為他的兒子聚起財帛，他原是要以好拋給他的兒子來，牠反使轉歸於歹。醫治他的心，也是憑着在貶責「白黑來」，和誇讚慷慨中傳來的一些聖諭裏多參悟，安刺以之在「白黑來」上做嚇的那些大罪刑了在一些的人時景裏邊

多參悟是屬於有益的藥劑啊，以及使秉性打他們上逃避，把他們數的醜陋。因為沒有個「白黑來」的則已，但有時，他從別人上把「白黑來」數的醜陋，把他的同夥中的行「白黑來」的人數的吃重；那麼，他須知道：委實他的在人們的心中的被吃重被污卑就如別一些「白黑來」的人的在他的心中一樣。醫治他的心也憑着：在財帛的目的裏邊參悟：爲什麼人造了牠，那麼從牠上看守沒有別的，只是他的需要的量度。下存的，他要爲他的本身在後世中儲蓄牠，就是在他上成就了施舍牠的回賜。這些藥劑是屬於認識和「耳林」一方面的。茲後人要憑着心眼的光認的了：在今後世裏邊施舍對於他是留住至好了，他在施舍裏邊就挑動貪愛了，在他是個有智慧的人的時候。茲後他要動了嗜好了，那麼相應此事：他當然頭一次的考慮，他可不要站住；因爲魔鬼把窮來嚇他的，並是使他害怕的啊！

權勢與顯誇的貶責——「濟海」與「勒雅」

引言

你須知道：——安刺是至齊理你的——委實權勢的根，就是播揚聲譽與馳名。它是受貶責的。並且受讚仰的乃是安刺爲播揚它的教門——非是勉強從它上尋求權

勢——而使他馳名的那個味名的人。主說：『那個後世的宅院，我造它是爲的他們在地面中不要高強和不幹歹惡的那些人的。』它把在地面中的要幹歹及高強的中間聚合，並解明了：委實後世的宅院是打一起的兩個要上無份的。又說：『他要「頓雅」的權勢及牠的裝飾的那個人，我把他們在牠裏邊的工作完全給他們，並且他們在牠裏邊也沒有欠損。這些人就是他們在後世裏只應受火獄的那些人呀！他們在牠裏邊造作的那個壞了，他們幹的那個也壞了。』這個憑着它的普遍性也收了喜權勢。因爲它是從「頓雅」的話的一些滋味中的滋味的最大的，是從牠的裝飾中的裝飾的最多的。聖人說：『從歹惡中了理爲人的是：人們在他的教門和他的「頓雅」裏邊憑着用一些手指頭來指劃他，——除非是安刺保護他的那個人——委實安刺，它不觀察你們的形體，但是他觀察你們的心和你們的一些工作啊！』在味名的高貴中聖人說：『多有蓬首垢面有兩件舊衣服的，爲此人不理會他的人，假若他在至上發誓了，一定它把他切實了。』又說：『愛備！最把你們引領在了天園的人民上的人，就是但凡被數爲羸弱的人。最把你們引領在了火獄的人民上的人，就是但凡被數爲高大的驕傲的粗暴的人。』在貶責馳名又味名的高貴中的聖論是最多的，顯然此事

：尋求馳名的，播揚聲譽的，它便是權勢，是在一些心裏邊的品位。喜愛權勢就是一切壞惡的發源。而後，委實受貶責的就是尋求馳名及貪圖它了，至於它的有是——無有免強「板代」着——從上的呢，那麼，它不是受貶責的。

一 權勢於中爲「穆巴哈」(可以)的限度

你須知道：委實權勢與財帛，它兩個是「頓雅」的兩個柱子。財帛的意思：就是指掌憑着牠受益的本質。權勢的意思：就是指掌尋求它的尊敬和它的順服的心，也就是於它裏邊運用上的能够，以便使它(心)的主人憑着它的在他的目的中爲用。所以權勢的「候昆」就是指掌一些財帛的「候昆」，因爲它是「頓雅」的活的一些發現的一發現，憑着死就割斷了。「頓雅」是後世的田地，所以在「頓雅」受造的那一切，可能：從牠上爲後世備盤費。所以喜權勢和財帛是爲的憑着它倆個接續身體的一些緊要的，不是受貶責的。在越過了身體的免不了的和他的必需的那個裏邊，對着它兩個的本質而喜愛它兩個的，是受貶責的。但是——喜愛沒有把他逼迫在了幹罪；沒有使他以欺誑，哄詐，幹「孩拉目」接續他的營謀；沒有以事主的功課接續他的營謀——至幾時——，它(指財帛與權勢)的主人便不能以歹人及罪人受稱。因爲憑着事主接

續權勢與財帛，乃是在教門上的罪孽，它是受禁止的。

在人們的心裏尋求品位及權勢裏的分斷的話，就是：有人說：尋求那個是在三個理上。兩個理是「穆巴哈」，一個理是受禁的。關於受禁止的個理：它就是尋求在他們的心裏立起個品位來，憑着使他們在他裏邊誠信人所沒有的——一個美質。就如「耳林」，謹慎，宗派。而後在他們上顯出他是個高超的人，或是有學識的人，或是有謹慎的。而他可原不是如此的。這個就是受禁止的。因他欺誑，蒙騙——或是憑着言語，或是憑着交往。

至於兩個「穆巴哈」的一，它就是尋求一個品位，可是憑着他原是堪稱它的一樣美質。就如郁色夫在主表說他的那個裏邊說：『你把我轉在了地面的寶庫上着，委實，我是個善記的有學識的啊！』委實他憑着他是個善記的有學識的人在他的心中尋求品位，他原就是需求他的人，是於中誠實的人。其二：就是他尋求從他的一些短處中隱藏短處，從他的罪過中隱藏罪過，以至於沒有知道的，而後他的品位以之不再移了。這也是「穆巴哈」，因為在一些醜事上看守秘密使的；破壞秘密使不的。就和那個人：他打人要僱他的那個人上隱藏他的吃酒，可是也不許之以謹慎。因為

如果他說：『我是個行計較的人啊！』就是蒙騙了。他不承認他的的飲酒呢，並不搜尋誠信他行計較。不過阻止人知道了飲酒。

在人的面前把拜功做好——爲的於中把他的信仰叫好——是屬於受禁止的。因爲那就是顯誇，它就是蒙騙。因爲他使人過慮他是屬於爲主虔誠的恭慎的人。他以其做的那個來顯誇，如何他是虔誠的呢？憑着這個路道尋求權勢，就是「孩拉目」。憑着一切罪惡亦是如此的。他以「孩拉目」——無有分格着——行營謀財帛的路道的那個，就像了在對換或其他的裏邊憑着蒙騙指掌別人的財帛在他上使不的一樣。那麼他憑着欺騙和哄術指掌他的心在他上也使不的啊。因爲指掌一些心比指掌一些財帛還要大。

一一 喜誇和怒貶的「賽白布」

他沒有認清了它的「賽白布」至幾時，他便不知道醫治那個的路道。因爲他不認的它的「賽白布」的那個，醫治它便不可能。因爲醫治就是發明的開受疾的一些「賽白布」。

在喜誇讚及心憑着它品味上有兩個「賽白布」。第一，是最有力的感覺心的全美。

不足幾時，你覺得它心全美啦，你便歡樂了，你也就搖動了，你就自趣了。誇讚，它被誇者的心感覺它的全美。第二，委實誇讚，就証明讚者的心是被讚者所指掌，他就是他的要爲，是他的信徒。是他的要爲之下被降管的。掌管一些心是受喜的，感覺他的成功是有趣的。第三，委實讚仰者的讚仰就是獵取凡是聽他的人的心的「空白布」，何況他是屬於以他在當面裏的讚仰爲習的那樣人呢！所以誇讚是在「奈福斯」上的最有趣味的，貶責是最厲害的。關於第一個的病因呢，就是感覺全美；隔蔽是以此事：他須知道，誇讚者在他的言語裏不是個忠實的；就如茲後他誇他是個有宗派的，或是慷慨的，或是有「耳林」的，或是打「孩拉目」上仔細的；而他可知他的本身是相反那個的；那麼它的「空白布」感覺全美的那個趣味就更掉了。他勝過了他的心，勝過了他的舌的趣味就永存下了。因爲他知道誇讚的人並不是信實他所說的那個的，他知道他是沒有這些性質的了，第二次的趣味就壞了。他在他的心上得了勝了，它的一切趣味的都壞了。

三 喜權勢的療治

你須知道：委實喜權勢在他上佔勝的那個人，他轉成了傾向看守人們的，沉心

於他們歡悅的，因為他們而顯耀的。在他的一些言行裏邊，如常顧盼的品位近他們的跟前尊重的那個。那是詐僞的人的種子啊！也是歹人的根子啊！那個未免要輸送道在一些功課裏邊的鬆懈及憑着它顯誇上。並輸送至幹一些「孩拉目」上，因為接續至獲取一些心。在如此的時候，喜愛權勢就是屬於受傷的，所以打心上醫治它，更掉它當然。它的醫藥是從「耳林」和工作上受配合的。至於「耳林」的呢，就是要知因為它而喜愛權勢的那個「裹白布」；——它就是左右人們的心上的全能——要是他清亮了，他降服了，而死延遲了他，他不是屬於一些永存的清癡者！而後他不相應以此而拋棄它是永久的活的那個教門啊！它不間斷的那個教門。關於工作的呢，就是他要以昧名慣習，以便從他們的心上却掉。他以在貶責權勢讚美名中傳來的那些聖諭助力他。他在前人的一些時景裏觀察，以及觀察他們在虛榮的「頓雅」上謹讓的後世的回賜。

四 對於喜讚美頌貶責醫治的道理

你須知道：委實人的多半，他們只憑着害怕人們的貶責和喜歡他們的讚仰就受了傷了。所以他們的一切舉動，轉成了在附合人們的喜悅及希望讚仰害怕貶責上

居住的。那是屬於受傷的啊！所以醫治它當然，它的路道就是觀察因為它而喜讚美頌貶責的那些「賽白布」。憑着讚者的言語感覺全美就是屬於一些「賽白布」的。所以你的在它裏邊的路道：你要歸在了你的智慧上，你給你的「奈福斯」說：『這個人憑着它誇讚你的那個性質啊！你是憑着它堪稱的呢？或是不呢？』要是你是憑着它堪稱的啦，如果它是像了爲首領和權勢，你不能應受讚美啊！那麼憑着它歡喜呢，就想了憑着地面的——地在短近期間就轉成了。揚牠的乾涸的那樣——植物歡喜一樣啊！這就是屬於智慧的微薄。如果它是像了「耳林」和謹慎的啦，這個，總然你應受讚美也罷；但是他不宜憑着它歡喜啊。因為終後是不顯明的呀！要是他憑着它讚你的那樣性質，是你所沒有的啦，那麼你的憑着讚美的歡喜是瘋狂已極了啊！

把讚仰的逼迫在了讚仰上的那個儀禮是屬於一些「賽白布」的。它也是歸在了在它上不穩定的。後顯的能夠上，你不應當歡喜。不然，相應讚仰者的讚使你憂愁，你憎惡它，你煩怒它。就如打前人上傳來的那個一樣。因為誇讚的災殃在被誇讚的上是重大的，就如前邊在舌肉的災殃裏的那樣。聖人有一次對着個讚仰人的人說：

『傷哉你！你裂破他的脊背了啊！』

五 療治憎惡貶責

從前邊的那個中便可解得了那個，於中簡單的言語就是：委實他貶責你的那個人，他難免於三個時景。或者他在他說的那個裏邊的確是實在的，他憑着它是親奔的行忠和疼愛。或者他是個忠實的人；但是他的親奔是傷害與駁難。或者他是個欺謊的人。要是他是個忠實的人，他親奔行忠啦，那麼不相應你貶責他，你怒惱他，以及你憑着他的「賽白布」而懷恨。並且相應你承他的情。因為他把你的短處引証給你的那個人，的實他把傷處指引給你了，直至你看守了它。而且相應你以之歡喜，你打你的自身上務忙更掉受貶責的性質，要是你在它上能夠了可。至於你以他的「賽白布」使你憂愁，你憎惡他，並且你貶責他呢，——那是無知之極啊！如果他的親奔是駁難，你的確你憑着他的言語得益了，因為他把你引導在你的短處上——要是你無知它的時候，——使你打它上拔起。那個是屬於你的吉慶的「賽白布」啊。所以相應你憑着它歡樂，因為你憑着他的話而醒得了，就是橫財。聚起了一些歹惡的性格在後世裏是受傷的，人只能憑着他的仇人的話得知了它。那麼相你把它視為橫財。至於親奔頑抗的為仇的呢，那麼在他自己的教門上是他的罪過，它在你上却是從他上

的恩惠。你不要憑着——你憑着它是得益的，而他憑着它是受傷的——言語來怒惱他呀！

第二個時景：委實他是憑着近主的跟前從它上無干的那個編的謊，那麼，相應你不要憎惡他，你也不要務忙貶責他；不然，你可在三樣事情裏邊參悟啊：其一，如果你是從那樣短處上空的，而你打它的比樣上天空啊！安刺從你的短處上撫掩它的那個是最多的啊！那麼你知感主着！因為它使他照察不着你的短處，它憑着提述你打它上無干的那個打你上隔離他。其二，委實那個乃是在你存下的歹惡和罪過上的個罰贖，凡是背謗你的那個人，的確他把他的些好送給你了啊！凡是讚你的那個人，的確他割斷你的脊背了啊！那麼你的時景是什麼呢？你憑着割斷脊背歡樂！你在使你臨近安刺的那些好的禮物上憂愁！而你還亂說此事：你是喜歡臨近安刺的！其三，他就是個「米斯客尼」，（精神物質貧乏的人），他在他的教門上幹了罪了，甚至他從主的看顧上却掉了，他憑着他的編說傷了他的自身，使他呈獻在了它（主）的痛苦的非刑上；那麼不相應你同着安刺的怒惱他你也怒惱他，而後你罵他魔鬼，你說：「哎主啊！你傷了他吧！」不然，相應你說個：「哎主啊！你齊理他吧

「哎主啊！你在他上准「討白」吧！哎主啊，你憐憫他吧！」就如聖人的說：「哎主啊！你饒恕我的人民吧！哎主啊！你引領我的人民吧！因為他們是些不曉得的呀！」這是在「吳候得」（戰場名）的日子，在他們擊碎了他的門牙，扯破了他的面容，殺死了他的權父的那期間。

割斷希圖就是屬於在你上易於消滅憎惡貶責的那個，因為你無求於他的那個人，不足幾時他貶責你了，那個踪跡在你的心裏不能大；教門的根就是守分，就憑着它便可割斷了希圖財帛和權勢。希圖常川至幾時，喜權勢和誇讚在你於中希圖勝的那個人的心裏邊便立着，你的志向就被轉運在了在他的心中品位的成就上。得那個除非是憑着教門的拆毀呀！所以他在他的教門的安寧裏邊不相應希圖尋求權勢，喜愛誇讚，怒惱貶責：因為那個是真格的遙遠啊。

六 顯誇貶責的

就是憑着一些功課去，求權勢和品位。你須知道：委實顯誇是「孩拉目」。近主的跟前的顯誇是受怒惱的！的實在那些「阿業台」及聖諭上就証明了：主說：「傷哉那此禮拜的人呀！他們打他們的拜功上昏憤他們顯誇的那些人呀！」又說：「

他們行罪惡的詭計的那些人，他們應受厲害的罪刑！這些人的詭計，它是毀棄的嗎！」立法家說他們就是顯誇的人。又說：『我給你們吃食只是爲的安刺的面分啊！人從你們中並不要報答，更不要感激啊！』憑着廢棄了一切的要誇讀一些虔誠的人，只除是爲主的面分顯誇乃是它的反面。又說：『他指望相遇調養他的主的那個人，叫他幹清廉的工作着！一個人也別以功課舉伴調養他的主啊！』下降那個是在他憑着他的功課和他的工作尋求酬價及讚仰的那個人裏邊。聖人說：『安刺曾說：「他爲我做工，而他於中舉伴除了我的的那個人，那麼它（工作）的一總是它的，我是從他上無干的。我是些打夥伴上無求的最無求的啊！」又說：『委實我在你們上害怕的那個的最害怕的，就是小的舉伴啊！』他們說：『哎主的欽差啊！小的舉伴是什麼呢？』他說：『就是顯誇；末日，在「板代」憑着他們的工作要報酬的時候，安刺說：「你們去至了你們在「頓雅」裏邊顯誇過的那些人着！你們看！你們近他們的跟前得的着報酬嗎？」』聖人又說：『安刺不承領在它裏邊有顯誇中灰塵之重的工作。』又說：『委實最接近顯誇的就是舉伴。』又說：『委實在「阿雷寔」的蔭影裏邊——在沒有遮蔭的只除是他的日子——有那個人：他憑着他的右手

施舍了，他打左邊隱藏她。」因此又云：「委實暗昧的功課，貴過了明顯的七十倍。」

傳云：委實買斯孩（即是爾撒聖人）當初他說：「茲後你們的一個人是在把齋的日子了，叫他油了他的頭，和他的胡鬚，與摸了他的兩嘴唇着！好不叫人們看見他是個把齋的人啊！茲後他以他的右手恩賜了，叫他打他的左手上隱藏；茲後他禮拜了，叫他垂下他的門帘來啊！」

委實漢托布的兒子歐默當他看見了一個人，他垂下了他的頸項，他說：「哎頸項的主人啊！你抬起你的頸項來吧！恭慎並不是在頸項裏邊的啊，恭慎只是在心裏邊的呀！」傳云：愛布愛馬買巴西里看見了在「買斯至代」裏的一個人，他在他的「買斯至代」裏邊哭。他說：「你！你！假若這個是在你的房子裏，……！」祖孩開說：「你們的一個人絕不要說：「這個是因為主的面分，與是因為你的面分。」也不要說「這個是爲的主與爲的骨肉。」因為委實安刺在它上沒有一個作夥的呀！」

七 顯誇的本質及用以顯誇的那一切

你須知道：委實「顯誇」是從「親見」中脫出的（這是訓話的字源）它的根子就是在

人們的心裏——憑着使他們看見了好的行爲——邊尋求個品位。用以顯的是多的，把它聚合成了五分。地就是「板代」爲人們而用以裝飾的那一總。它就是身體的，像貌的，言語的，工作的，侍從者，以及外面的一些物件。至於在教門裏憑着身體的顯誇呢？就顯出肌瘦與黃病來；好使人因此而過處努力的厲害，及在教門的事務上憂愁的大，害怕後世的句勝。與像了蓬亂着頭髮的，好以之證明志向的以教門受游，及對於梳頭的無閑工夫。類此的如底微了聲音，和兩眼的淚痕，好以此證明他的如常把齋，或是敬重教門。或是從飢餓中的力弱。打這個傳來的：「前後你們的一個人把齋了叫他油他的頭，梳他的髮，及點他的眼着！」因爲在他上害怕的那個，就是魔鬼憑着顯誇的賤賤。

至於憑着形態及像貌的顯誇呢，就如蓬着髮，剃了胡鬚，在步行中垂着頭，在舉動中穩靜，在頭額上存下了叩頭的踪跡，衣服粗糙，下衣撩起至小腿，使袖子截短，——那一切都是用以顯誇，以便顯出他是個跟隨聖行的，以清廉自度的。穿補綻了的衣服，及穿似像道學家的藍色衣服是屬於那個的；同時他在內容裏從道學家的實質上却是貧乏的。使纏頭布的上邊仰起，及把穗子垂在兩眼上是屬它的。他無

有「耳林」穿大衫，好使人過慮他是有「耳林」的人也是屬於它的。憑着像貌顯誇的有一些品層。它們中的每一品層，都是顯了他的在像貌的特別中的品位，他以更轉至次於他的或高於他的爲重，總然是「穆巴哈」也罷，並且它（更）近他跟前就如宰一般。那個因爲他害怕人們說：的實不貪「頓雅」顯在他上了，他打那個路道上歸回了，他在「頓雅」中貪愛了等。

至於憑着言語顯誇的呢，就是憑着「吾爾祖」，敘述，言說悽妙，背記聖諭賢言，——顯了他是有教門的人。因爲顯出憑着一些清廉的人時景吃苦的很。以及在人們的現在裏鼓動兩嘴唇，及憑着見証一些人們命人行好止人作惡，顯出怒惱一些罪惡，顯出了——因爲互相違犯——在人們的分散上的憂愁，因爲顯出於平的貴而忙於較正聖諭的真正或不真正，在視仇敵的唾罵上爭辯。

至於憑着工作的顯誇呢，就像了憑着長的立站，長的叩頭和鞠躬，以及垂下頭，拋了願盼的——禮拜的人顯誇。

至於憑着夥友，探望，及相攙顯誇的人呢，就像了那樣的人：他免強的探望「阿林」，好使人說：「某人的實探望某人了啊」！或是探望辦功的人，好使人說：

「他是個有教門的人」！他們憑着他的探望沾「白雷開台」（吉慶）。以及他們向他周旋。或是探望官長，好使人說：「他們憑着他沾「白雷開台」」。就像如他多提述「篩海」（高年的高人）及遊歷城池，他好近他的仇人的跟前鬥崇。這些就是顯誇的人用以顯誇的那一總。他們的一總是憑着那個，尋求權勢，及在一些「板代」的心裏邊的品位。因為信仰他是一樣本領，是在時景裏的全美。要是他忙於更掉了，只可更了無知。但是人們的多半是無知的呀！

他以履行他的品位不足的那個人是屬於顯誇的人，並且他同着那個撒開的舌肉搜索誇讚與褒獎。從他們中有要播揚聲譽的那個人；有要近在一些官長的跟前馳名的人。以便他承受他的說情，於是他近在常人的跟前便立起了個權勢，有他憑着那個親奔接續拆毀和破壞財帛的那個人，縱使它是屬於「孩拉目」也罷。這些人就是些顯誇的人的品級的最歹的呀！

八 顯誇的「候昆」

你須知道：委實顯誇，或是憑着一些功課的，或是非功課的。至於是憑着非功課的顯誇的人，也有是「穆巴哈」的，就像了端正纏頭巾及頭髮，使衣服美麗；因為

不叫人們的眼輕視他，防備貶責的痛苦，尋求給一些弟兄友好的快樂。也有它是順主的功課的，就如在他是個被隨從者的時候，他的受記述的工作，好使人在隨從他裏邊貪愛，並使一些心偏於他。也有是受貶責的，就如把他逼迫在了使不得的那個上的時候，或是把他引叫在了一些受禁止的事情上的時候。——總之：它的「候昆」就是隨從憑着它所尋求的目的或是功課的就如施舍，拜功，把齋，征戰，及朝覲；那麼在它裏邊顯誇的人，他的功課就壞了。他違犯了主，他幹了罪，在它裏邊的意思有二事：

其一，關係「板代」的，就是蒙騙與詭詐。因為他使他們過慮他是個虔誠順主的人。他是屬於有教門的人；他原不是如此的。

其二，關係安刺的，就是在他憑着拜主而親奔主的所造（人）的時候，他就是輕視主的。他的比樣是：他在一個皇王的面前終日的裝樣，就如平常的侍者一般；而他的任只是為的願盼從他的女侍中的一個女侍，或是他的童男中的一個童男。因為這就是輕視皇王啊！因為他並沒有憑着他的事奉親奔出臨近他，不然，他乃是憑着那個親奔他的僕人中的一個僕人啊！那一樣輕視能增過了以順主而親奔「板代」呢？贏

弱的顯誇的「板代」，對於他並不能指掌傷害，更不能指掌利益啊。那個不是爲的別的，只因他猜度那個「板代」在成就他的目的上是比安刺至大能的呀！並且他猜度接近他是比安刺至相應的。因爲他在掌權的皇王上給印像，於是他便把他轉成了他的功課的目的。那一樣輕視能增過了「板代」高於主人之上呢？——這是屬於一些大的傷啊！因此主的欽差把它稱做小的舉伴。假若在顯誇裏邊只有他爲除了主的叩頭和鞠躬了一定於中就使的夠了。若是他沒有親奔臨近主，而的確是親奔的主之外的，打這個上就是暗昧的舉伴。那就是無知的極點呀！沒有向前於他的，只是魔鬼哄了他的那個人。近他的跟前所過慮的就是委實一些「板代」，他們從齊理他的時景中掌管是比安刺的掌管他至多的，同時委實「板代」是打他們的自身上無能的呀！他們在牠上也不能掌管傷，也不能掌管益，如何他們在這個「頓雅」裏邊能掌管除了他們的呢？在『父親打他的兒子上不能酬報一些，兒子打他的父親上也不能酬報一些』的日子裏邊是如何的呢？不然，一些聖人在它裏邊說：「屢！我自己！屢！我自己呀！」如何無知的人打後世的回賜上抵換了他以他的在人類中的「頓雅」裏的秉性欺誑仰望他的那個呢？所以不相應此事：你在——委實以順主而顯誇的人是在主的

怒惱裏邊——裏邊設疑啊！

九 顯誇的此品級

你須知道：委實顯誇的一些樣的最蠢拙的，就是憑着「依馬尼」的根本的顯誇。它的主人在火獄裏邊永久的。它就是那樣的人，他顯了兩句作證言，而他的內裏却是充滿了欺謊。這個就是在仁慈的「古蘭」裏邊在不同的處所中被提述的詐僞者呀。那個是屬於在我們的光陰中少的那個啊。他隱昧天園，火獄，後世的宅院，的那個人；或是他誠信已經捲起了教條及「候昆」的籃子而偏於「愛阿里依巴哈」（即是主張無不可的人）的那個人；或是他誠信「苦夫雷」（昧主之事）的——他是顯出他的不同來——那個人，——是續聯它的。這些人是屬於在火獄中永久的顯誇的詐僞的人呀！

從顯誇中次過頭一分的一分是多的，就像了他現在聚禮或是拜功的那個人，假若他不害怕貶責了，一定他就不現在它。或是接續他的骨肉或是孝順他的父母的人，並非是打貪愛上，但是爲的害怕人們啊。或是納「宰開台」，或是朝「漢志」，也是如此的。他的從人們的貶責上的害怕是比從主的罪刑上的害怕至大的，這就是無知

的極點呀！它的主人好相應怒惱呀！

憑着些副功顯誇的一分，他在空靜裏便打它上懶惰，而後顯誇把他催促在幹它上。就像了他現在「者馬阿台」，探望病人，送殯，把「阿雷凡」及「阿叔拉」的齋的人，就是因為害怕貶責，和尋求讚仰的。安刺知道他：假若憑着他向自身空靜了的時候，一定他在交還生命上不加增。這也是重大的啊！但是次過它之前的那個。

憑着在拋它中有損失功課的那樣工作顯誇的一分，就如那個人：他的目的是在減輕了鞠躬和叩頭，並且不唸長天經；茲後人們看見他了，他便使鞠躬叩頭俊美了，他拋了顧盼，他在兩叩頭的中間全美了空。他習慣取出低賤的金錢或壞的粒粒爲「宰開台」的那個人也是如此的。茲後他看見了外人了，他便拿出了好的來；他是從他的貶責上害怕。把齋的人，他因為人們而打背談及村戲上看守他的齋，也是如此的；他不是因為全美了齋的功課，是害怕的貶責，這也是屬於受禁止的顯誇，因爲在它裏邊有使一些受造的先於造物主。如果顯誇的人說：『我的那個行爲，只是爲的打背談上看守他們的舌肉啊！』人對他說：這個是魔鬼近你的跟前的詭計，是蒙騙，事情不是這樣的啊！因爲你的損失你的拜功的傷——它就是你对你的主人的哄

騙——是比你背談別人的傷至大的呀！假若催促你的是教門了，一定你的疼願你的自身是最多呀。

憑着在拋它裏邊沒有損失的那樣工作顯誇的一分，但是幹它是在全美他的功課的「候昆」裏邊，就如在鞠躬叩頭裏邊的長，及長的站立，使態度和拾兩手，俊美忙於頭一個「台可比勒」，使均勻俊美，以及在陰裏邊加增。在「勒買贊奈」月的把齋裏邊多空靜及長禁言也是如此的。是屬於假若他一個人空靜的時，一定他不能如此。

憑着打副功的本身之外的些加增的顯誇的一分，也像了他在立站之前就現在了「者馬阿台」，他的目的是在頭一班，他面向，「依馬目」的右邊，以及類此者那一切是屬於安刺知道，——假若他一個人空靜了，一定他不理會站在那一面，與他憑着拜功幾時抬手？——的那個。

這些就是接續至他用以顯誇的一些顯誇的品級。它的一部分是比一部分厲害的。——總是受貶責的呀！

十 解明顯誇的人免不了它的

你須知道：在顯誇的人上未免要有目的的。惟獨他爲了要財帛或權勢，或一些

目的中的一目的而顯誇的，在他上有一些品級。它的最厲害的，就是的他的目的是從違犯主上能够的。就如他以他的功課顯誇的那個人，他顯了謹慎與仔細；他的目的就是使人以可托認識他，而後便可使他經理一樣分利，把些散離的財帛交給他，以便他憑着他的本領取利益；或是使人寄托一種寄物，而後他拿了牠；或是接續着婦人的喜愛，爲的幹歹及類此的；或是他現在學校及勸所的位分，他的親奔是在觀看沒有胡鬚的美少年。這些人，近主的跟前是顯誇的人的最受怒惱的呀！因爲他們把調養他們的主的功課當做了到至他的罪惡的個梯子。他幹罪惡，他如常的幹，而他顯出了怕主——因爲打他的本身上除去了瞞怨——的那個人是近於他們的啊！

其次的，就是他的目的在得「頓雅」的一些分利中的一樣分利，屬於財帛啦，或是聘娶美麗或高貴的婦人啦。就像了他顯了「耳林」和功課的那個人，是爲的使人在聘給他或償給他裏邊貪愛。這個是受禁止的顯誇，因爲他以主的功課尋求「頓雅」的活的享受。但是他次過了頭一個。

再其次的，他並不是親奔的得分利，得財帛，或是聘婦人；但是他顯了他的功課是害怕的；人以不滿的眼光去觀看，不把他數成虔誠的不貪的了；並怕誠信他

是屬於常人之類了。就如原來步行急促的那個人，而後人們照見他了，於是他便使步行俊美了，他拋棄了急促。好不叫人說他是屬於草率的人，與不是屬於文重的人。如此看：他已先大笑了的或是他說了笑話的人，而後他害怕人以輕視的眼光觀看，於是他便在那個之後唸求饒恕的乞詞，他仰聲嘆氣，他顯出了憂愁，他說：『人的打他的自身上的昏憤好大呀！』安刺從他上知道此事：假若他是在空靜裏邊了，一定他不把那個在他上吃重。他只是害怕人以輕視的眼光看他，而不以敬重的眼光看他呀！

就像了那個人：他看見他們交還「台拉衛孩」的「者馬阿台」了，與他們的夜禮了，或他們把五日和兩日齋了或他們施散「蘇代蓋」了；於是他附合他們，因為害怕人把他續至了懶惰，續至了常人。假若他一個人空靜了，一定他不幹那個中的一物啊！

就像了那個人，他在「阿雷凡」或「阿叔拉」的日子渴了，而他沒有飲；因為害怕此事：人們知道他是沒把齋的人了。或是人把他引至了食物上，而後他阻止住了；好使人猜度他是個把齋的人。也有他明說『我是個把齋的人』的，但是他說『

在我上有故啊！」他是在兩樣齷齪之間聚的啊。因為他使人把他看做把齋的人，又把他看做是非顯誇的誠實的人，又把他看做是隄防把他的功課提說給人們，而後他就成了顯誇者的人，而後他要人說他是個謙掩他的功課的人。然後要是把他迫於飲上了，他便打對於他的自身提說於中有故上不能忍耐了，他明說或是旁表，憑着此事：他以渴的邊限致於病為故他阻止了把齋？或是他說：「我開齋是因為使某人的人快意，因為他是喜愛一些弟兄的很的，他貪愛人們吃他的食物。的實今日他在我上纏綿了，我從他的心的美意上沒有得着個免。」與像如他說：「我的父母，他兩個疼顧我，假若我把齋了，他兩個便猜度：一定我要病的。所以他兩個不叫我把齋。」這些——以及類此者——是屬於顯誇的災殃啊！沒有爭先了人的則已，但有時，一定他在內裏堅固了顯誇的筋脈。

至於誠實的人呢，委實他不理會人們怎樣的觀看他，要是他在把齋裏沒有個貪愛了，的實安刺從他上知道那個。他也不要別人誠信，相反主所知道的那個的，這樣他便是個蒙騙的人了。要是他在為主的齋功裏有一個貪愛了，他以安刺的知道滿足。他於中並不使別人為夥。也有他過慮此事：在他的顯了裏邊能有別人的跟隨他

，挑動了人們於中的貪愛。在它裏邊是有詭詐，有哄欺的。這些是顯誇的些品級，是一些樣顯誇的人的品級。他們的一總是在主的怒惱之下的。是屬於一些受傷的最厲害的。

十一 比螞蟻的蠕動更隱密的那樣隱密的顯誇

你須知道：委實顯誇有顯然的與隱密的。顯然的就是催促在了幹上的及逼迫在了幹上的那個，總然他親奔回賜也罷，它是他的至顯然的。至隱密的，是從它上微少的，它就憑着它的存在並逼迫不到幹上的那個，但是他把他用以要主的喜的那樣工作來減輕。就像了他在每晚間禮拜的那個人，它（拜功）在他上吃重；茲後一個靠近他的跟前住下的時候，他便爲他而快意；他在他上減輕。比那個至隱密的就是在幹裏邊沒有踪跡的那個，也非是憑着容易和減輕；但是他同着那個在心裏暗藏呀。它的顯跡的最顯然的就是：他以人們的照見他的功課歡喜。往往一個「板代」他在他的工作中虔誠，他也不誠信顯誇，並且他還憎惡它，阻擋它，他這樣的全美工作；但是在人們照見他的工作的時候，那個便使他歡喜，使他快意，那個快意是爲了功課的很而打他的心上的快意。那個歡喜便證明他的隱密着的佈着喜樂的顯誇。假若

不是心願盼人們了，他的歡快近在人們照見的跟前也不顯啊。一定的確顯誇在心裏邊的隱藏就如火的在石中隱藏一樣啊！而後因為人們的照見而從他上顯出了歡喜快意的踪跡來。前後地憑着照見感覺快意的趣味了，他也不以憎惡來反對那個，於是那個便轉成了在顯誇中隱藏的筋脈上的糧糈和滋養了；直至它在他的「奈福斯」上動是那樣隱密的動，而後相搜索是那樣隱密的搜索；因為免強照見他的一個「表白布」，憑着旁表或是憑着比像。就如低垂了聲音和眼皮的踪跡。比那個隱密的就是他：他隱密是打那個地位：他不要照見，他也不以他的功課的顯為快；但是他前後人們看見的時候，他喜歡他們以歡顏及敬重對待他，與他們讚仰他，與他們在担負他的需求裏樂意，與他們在買賣裏邊姑容他，以及他們在位分裏寬讓他。要是一個怠慢的對他怠慢了，那個在他的心上便吃重，因此他在他的心裏邊得着了把人數的遙遠。恰像他同着他隱藏它的那個功課搜索尊重。雖有如無的功課沒入在了關聯人們的那一切裏邊至幾時，打相攙比螞蟻至隱密的隱密的顯誇上就難免啊！那個的一總幾乎它壞翻價，沒有能從它上安寧的，只除非一些忠實的人。

一些忠實的人如常是從隱密的顯誇上害怕的，他們在隱藏它裏邊的努力是比人

們在隱藏他們的醜事上的貪愛還要大的。那一總是指望的：使他們的清廉的工作虔誠了，而後安刺在末日好憑着他們的虔誠酬償他們。因為他們知道：委實安刺它在末日裏邊不承領別的，只除是虔誠的人。他們知道：他們在末日裏邊他們的需要和他們的貧困。因為那個日子，在它裏邊財帛和子孫都是沒有益處了。父親打他的兒子上也沒有酬償。

在這時隱密的顯誇的一些氣味是多的，人數不過來。不足幾時他從他的自身上感到了——在人或牲畜照見了他的功課的中間——一個分格了，那麼在他裏邊便是有顯誇中的個枝叉。假若他是個虔誠的人了，一定他憑人們也不理會。因為他知道他們的對於他不能於一些的用度，不能於限期，不能於增加回賜及減少罪刑。

如果你說：「我們沒有看見一個是打歡樂上離開的，在你知道了他的功課的時候。那麼歡樂的一總是受貶責的呢？或是它的一部分是受貶責的，而一部分是受讚仰的呢？」而後我們說：歡樂分為受讚美的，和受貶責的。受讚美的就像如：他的競奔是隱藏功課的，是虔誠為主的；但是在人們照見了他的時候，他知道是安刺使他們照見的，是它(主)從它的一些時景中顯了俊美；而後他以之作証安刺對他作他

作造的俊美，及它的疼愛他。因為疼愛沒有是比撫掩醜陋和顯揚俊美至大的了啊。所以他的歡樂是憑着安刺顯了他的俊美，非是憑着人們的贊美，也非是爲的在他們的心裏邊立起品位來。主說：「你說！是憑着主的白恩和它的慈惠。那麼就憑着那個使他們歡樂吧！」

像如：委實一些被照見的人在他的功課裏猜度有跟隨他的人的貪愛，而後人憑着那個加倍了他的酬價。那麼在他上憑着他顯的那個有顯揚的酬價；憑着他先親奔的那個有隱藏的酬價。在功課裏人跟隨他的那個人，他應受像如跟隨他的人的工作的酬價，——從他們的酬價中無有欠損一些着。那個的遇，就是相應歡喜的「賽白布。」

像如：照見的人在他的功課上誇讚他，而後他以他在他們的裏邊的順主和他們的喜愛辦功的人而歡樂，與憑着他們心的偏至了功課。這個乃是憑着主的一些「板代」的「衣馬尼」的俊美而歡樂呀！在這些計較裏邊虔誠者的顯跡就是：他的對於他們誇讚別人的喜樂就像了他的對於他們誇讚他的喜樂一樣。至於受貶責的歡樂呢，就是他的歡樂是因爲他的品位在人們心裏邊的成立，直至於他們誇讚他，他們尊敬

他，他們担負他的需求，他們以尊重對待他。這個是受憎惡的啊！

十二 從顯誇中壞工作及不壞工作的那個

茲後「板代」是在虔誠結成的功課了，而後顯誇的發現來於了他。那麼難免此事：或是他在他的工作完畢了之後來於了它，或是在完畢之前。如果是他在完畢之後僅僅的憑着情不自禁的顯而來的歡樂，這個，它不壞工作。因為工作的確在虔誠的狀態上打顯誇上安寧着全美的啊！只除是在它之後在顯裏邊的貪愛顯在他上的時候，而後他以談述他，顯揚它。這個是被害怕的啊！在賢言聖諭有證明它是壞的那個。至於茲後顯誇的發現是在工作的完畢之前來到的，結成却是在虔誠上；如果他僅僅的歡樂的時候，那麼，在工作裏邊沒有印像。如果顯誇是在工作上的催促者，並且它封畢的工作的時候，他的酬價便壞了。因為在他上當然的就是他要虔誠為主的喜着交還工作啊。虔誠就是一物也不擾擾他的那個呀！那麼交還的人同着這個擾不是在當然上的。或者是相聯結成的時景的——也就是拜功是親奔顯上開始的——那樣顯誇，如果它常用在他上，以至於說「賽倆目」；那麼在他是交還裏邊沒有相反的，不過人不算他的拜功。如果他在那個的中間懊悔了，他求饒恕，他在全美

之前歸回；那麼最偏重的就是：他的拜功同着親奔顯誇不結成，便跨他另起。因爲在結成的開始裏邊，它的催促者乃是顯誇，並非是順服命令。所以它的開始就沒有結成，在它之後的那個也就不真正了！

十三 顯誇的病及於中療治心的路道

你從前邊的那個中認的了此事：季實顯誇是壞一些工作的，是惟獨近主的跟前怒惱的「賽白布」，是屬於受傷的些大罪。他的稱名是這個那樣人，那麼他相應在更掉它裏邊打健歷上猛進啊！

醫治它有兩個位分：其一，就是拔去了從它上生枝叉的根子及筋脈。其二，就是痛癢當時從它上過慮的那個。

(1) 拔去它的根子和它的筋脈的

它的根子就是喜品位和權勢，茲後復分而歸爲三枝根子：就是喜愛誇讚的趣味，從貶責的痛苦上逃避，希圖在人們的手裏邊的那個。這三樣就是把顯誇的挑動在顯誇上的。醫治它是：他須知道顯誇的傷處，及從齊理他心中所失拋的那個，以及在當時打他上把「討飛改」(幸運)做了「孩拉目」的那個，在後世裏失掉了主的跟前

的位分的那個，以及呈獻在他上的罪刑，厲害的怒惱，明顯的出醜。不足幾時「板代」在這些醜陋裏參悟了，他便憑着在後世裏失拋它的那個，以及憑着在他上壞了的那些工作的回賜來反對在他上成就的那個及在「頓雅」中裝飾他們的那個了啊！因為割斷打它上的貪圖在他上容易了。如那個人：他知道委實蜜是有滋味的，但是在牠裏邊有了毒的時候，他便要打牠上轉臉了。然後他的任何一個目的，在他們的誇讚裏邊就採擇主的貶責了。因為他們的誇讚，打用度的一面也不能給他加增，打壽限的一面也不能給他加增，在他貧困的日子——就是末日——也不能濟益他。至於希圖在他們手裏邊的呢，醫治它是憑着此事：他要知道委實安刺，它是個以阻止及恩賜降管一些心的。委實人類是於中受逼迫的。沒有個恩賜的，只除是安刺。他在人類上希圖的那個人，他便難免於卑賤醜惡。要是他接續着目的啦，他也難免於承恩及微賤。為何他憑着虛假的指望和壞的過慮而拋棄近主的跟前的那個呢？的確他不幸了，他錯誤了呀！前後他端莊啦，那麼憑着他的承情及他的受卑賤的痛苦，便不能全美他的滋味了。至於他們的貶責呢，那麼他不必隄防它，在安刺沒有把貶責寫定在他上的時候，他們的貶責便不能給他加增一物啊。它也不能催促了他的毒

限，也不能延遲他的用度，也不能把他轉成了火獄的人民，——要是他是屬於天園的人的時候——也不能使他近主的跟受怒惱！要是他是近主的跟前受讚仰的時候。——「板代」的一總都是無能的啊！他對於他們對於他們自己不能夠執掌傷，更不能夠執掌濟益。茲後在他的心裏邊承認了這些「養白布」的災殃啦，他的貪愛就間斷了，他的心也就迎向在主上了。有智慧的人，他在它的傷多，它的益少的那個裏邊不貪愛呀！這個就是屬於拔起了顯誇的裁子的知識的藥材啊。至於工作的藥呢，就是使他的「奈福斯」習慣隱藏一些功課。關閉住它之外的一些門，就如關閉住村醜之外的一些門那樣。那麼他的「奈福斯」向在尋主之外的「耳林」上便不給他爭競了。

(2) 在功課的中間隔蔽顯誇的發現

那個也免不了是從習學它上。因為委實他以拔起了顯誇的裁子，絕斷了希圖，把人們的誇讚及貶責，數的微小——而給他的「奈福斯」奮鬥的那個人，的實魔鬼在功課的中間不拋棄了他呀！並且它還憑着顯誇的些危險來抵對他哩。茲後人們的照見的得知使他過慮時，隔蔽那個是憑着此事：他說：「什麼是應該你的？什麼是應該人們的？他們知道或不知道。安刺知道你的時景呀！那一樣利益是在除了它的知裏邊

呢」？而後要是向在讚仰的滋味上挑動了貪愛啦，他便記起從前堅定在他的心裏的那個來：屬於顯誇的災殃，把他呈獻在主的怒惱上，以及他的後世的賠本。

十四 對於親奔顯示功課中的姑容

你須知道：季實在隱藏的功課裏邊有虔誠的利益及從顯誇上得脫離。在顯功課裏邊有使人跟隨的利益，及使人們貪愛好的利益。但是於中可有顯誇的災殃。候賽尼說：「季實隱藏是兩樣工作的至看守的。但是在顯裏邊也有利益啊」！因此真主在隱藏和明揚上誇讚，它說：『要是你們顯了一些施舍了，它好好啊！要是你隱藏了牠，你們把牠給了貧人了，它是在你們上的最好的啊』！顯揚着的有兩分：

(1) 顯了工作的本身的，另一是把他幹的那個談述給人。顯了工作的本身的，像如在人的當面的施舍，為的使人們於中貪愛。就如打安蘇勒上傳來的那樣：代着錢包來的那個人，而後人們就憑着恩施隨從他，在他們看見了他的時候。是故聖人說：『他把一個行持做為行持的那個人，而後他幹了它啦，在他上有它的酬價及隨從他的酬價』。以及別一些工作的行這個路道的，屬於拜功，把齋，朝覲，征戰及其他。但是在施舍裏邊隨從是打秉性的一面至得勝的。所以隱藏比於中沒有為

領袖的顯揚至高貴；至於在爲領袖上的顯揚呢，則是比隱藏至高貴啊！作證那個的就是：季實安刺它把工作顯給隨從者命令一些聖人。聖人說：『在他上有它的酬價，並有他算它的那個人的酬價。』但是在他顯了工作的那個人上有兩樣功課：

A. 他顯它是打那個地位：他知人的隨從他，或他憑着猜度是那樣的猜度。往往一個人，他的家眷隨從他，他的鄰居就不；往往他的鄰居隨從他，而街市上的人民就不；也有他的地方的人民隨從他的。只是行善的「阿林」是人們的一總隨從他的人啊！非「阿林」的在他顯了一部分功課的時候，往往人把他接續於顯誇，詐僞，他們貶責他。他們不隨從他；那麼從無有利益中他不必顯呀！顯了真正，只是憑着舉意爲領袖——是屬於他是在他的爲領袖的位分那個人。

B. 他監視他的心。因爲他，往往在它裏邊有喜愛隱密的顯誇，而後憑着使人隨從的故把他引在了顯上。他的慾望只是憑着工作和他是個受隨從的人轉俊美。那麼叫「板代」防備「奈福斯」的哄騙着！因爲「奈福斯」是哄騙的呀！魔鬼是窺伺的，喜愛權勢在心上佔勝力了，顯的一些功課打災殃上平安的那個是少的啊。所以他不相應以安寧抵換一物，安寧就是在隱藏裏邊的。在危險中的顯裏邊像我們的沒有在它

上得力的那個呀！所以從顯上防備是至相宜我們及羸弱的一總的。

(2)就是在完畢之後，把他幹的那個謾述給人，它的「候昆」是把工作顯給了他自身的「候昆」。在這個裏的危險是至厲害的啊！因為說話的苦處，在舌肉上是輕微的，也有行在表說裏邊加增及加意的。「奈福斯」在顯了企望裏邊有重大的意味，但是在工作完畢之後，假若顯誇來於他，在壞過去的功課裏沒有印跡的時候，它是屬於這個理的最容易的啊！於中的「候昆」就是：他的心有力的那個人，他全美得他的虔誠，人們在他的眼光中渺小，他們的讚仰，和他們的貶責，近他的跟前一般，他在他們指望隨從他的那個的前面提述那個，使人憑着他的「賽白布」而貪愛好，——它是使的。並且，如果他的意念純潔，他打一切災殃上安寧的時候，在他上是受喜的啊！因為他使人貪愛好，使人貪愛好就是好的。的確打一般有力的前人中會傳來那個。

十五 爲害怕顯誇而拋棄了功課的錯誤

從人們中有那個人：他因害怕他以之成了顯誇的人而拋棄了工作的。那是鹵莽，是附合魔鬼的，是輸送在壞上的，是拋掉了好的呀！你在工作上得着一個教門的催促者至幾時，你不要拋棄了工作啊。你給顯誇的危險奮鬥，叫你的心如常從主上

羞愧。茲後你把你的身引在了此事上：你憑着主的讚美抵換了人們的讚美，它是在你的心上的觀照者；並且你定度在此事上：你在工作上加增從主上的羞愧，加增對你的自身的罪刑——時，那麼你幹着！如果魔鬼給你說：『你是個顯誇的人啊！』你要知道：它的欺騙和它的哄詐，憑着你在你的心裏得着的那個，屬於憎惡顯誇及不肯它以及你的害怕它，你的從主上的羞愧。如果教門的催促者不存在啦，不然，僅僅的有顯誇的催促者，那麼你近那個的跟前就拋棄了工作吧！

十六 在工作之前之後之間所趨向的那個

你須知道：最相應的那個，就是使他的心如常趨向在他的一總的時間裏邊，他憑着安刺的知道他的功課的一總知足。沒有憑着安刺的知道知足的，除非是他只害怕主他只指望主的那個人。至於他害怕除了它的那個人呢，他指望他，他望想他照見在他的時景的俊美上：如果他是在這個次序裏的了，那麼使他的心從智慧和「依馬尼」的一面常守憎惡那個着！因為在它裏邊的那個，乃是呈獻在主的怒惱及壞工作上四危險呀！叫他在困難的重大的功課的跟前檢查他的自身呀！因為「奈福斯」在播揚上的貪圖幾乎要鼎沸，所以他相應：使他的脚步穩定，在對待他的重大工作裏

邊要記想起後世的大權來，及永久的時限的天園的恩典，主的是在他以他的功尋求它的「板代」的回賜的那個人上的大怒惱來。然後叫他的心在完畢之後常守那個，直至於他不顯它了，他不把它隱述給人了。茲後他幹了那一切啦，他相應從他的工作上害怕是那樣的害怕！因為往拜的人，他看不看它的那個隱密的顯誇入在他上，於是他在承受它及阻回它裏就成了個猶豫的。受忽畧的是此事：安刺，的確它從：他的舉意中數算他以之受怒的那個，及憑着它的「賽白布」而阻回他的工作的啊！這個猶豫及害怕，便是在他的工作及其工作之後的永遠裏邊了。至於在起始裏邊呢，我們定信他是個虔誠的，他的工作的趨向只是安刺，直至他的工作真正了。他因為那個猶豫而害怕的，他相應憑着罰贖顯誇的危險。

他以在人們的需求裏邊殷勤及知識的裨益來接近主的那個人，他相應使他的自身只如常在——他使歡悅入在他担負他的需要的那個人上——指望回賜。及他只在他以他的「耳林」受教的工作上指望回賜。從受教的人及受恩的人中別指望感激，報恩，誇讚，因為那是毀壞酬價的啊！不足幾時他在務忙及事奉中從受教者上遇着了個苦慶啦，——或是在旅行及路道中結伴為的使隨從他的人多，或是在担負他的需求

中周旋，——的實他就已拿了酬價了啊！那麼在他上便沒有另一樣回賜了。是啊！如果他沒有遇着它，他只在他的教導他的工作上望想回賜，一定他應受像了他的酬價，但是學生的以他的自身來事奉他，而後他承受了他的事奉；我那麼我們指望那個不是屬於他的酬價啊！在他並不趨向它，在學生斷絕了他時，他不把他從他上數的遠的時候。此事在受教的人上當然：他使他的心如常感讚主，他為主而習學。他事奉主，他為主而事奉教授者；他不要叫他在他的心裏邊有一個品位，在人們的心裏邊也不。因為「板代」，他們的事情只是事奉主，他們憑着他的功課不能趨向它之外的啊！

至於打人們上避遠的呢，相應常守此事，他的心如常記想主，他以主的知道知足，他別叫他的心過廣人們的顯揚他的不貪，及他們把他的位分數的尊大。因為那就是在他的胸中的顯誇裁子，甚至於在他的空靜裏邊一些功課在他上就容易了。他的寧定只爲的人們以他的避遠的顯揚，及只爲的他們尊重他的位分的，而他不知道工作在他上的減輕，而後「奈福斯」在心裏邊感覺到貴重的，就是在空靜中的催促者啊！那麼他相應從它上隄防呀！它的安寧的顯跡就是此事，人及牲畜近他的跟前

是一般樣的，而假若他們打他們的信仰他上更轉移了，他也不粗暴，他的心也不以窄狹。只除是弱的憎惡，在他在他的心中得着了它的時候，而後他在當時便憑着他的智慧及「依馬尼」阻回它。假若他是在辦功裏邊，一切人們都照見了他，那個也不給他增加恭慎，也不能使他以他們照見他的「賽白布」而入在了歡悅裏。此事是屬於在它裏邊忠實的顯跡；假若他有兩個朋友時，一個是富的，另一個是貧的；那麼他在迎向富者的跟前在他的心裏也待不着個爲尊重他而增加動搖，除非是在富人中增加了「耳林」或謹慎的時候。那麼他的尊重他乃是憑着那個稱名，而非是憑着富。他向在親見多的富人上歡悅的那個人，他乃是顯誇的人，希圖的人。

「奈福斯」詭詐，及它隱暗於這個講論的，是數不盡的。沒有能使你從它得脫離的，除非是你從你的心上取出了主之外的那個。你憑着疼願你的自身僅僅存下你的壽數。你不要對於它憑着慾望的「賽白布」而情願火獄呀！

驕傲與自趣篇的貶責

主說：「不久我便打我的『阿業台』上，轉移他們在地面中，無有『漢改』着驕傲的那些人啊！」又說：「這樣的：安刺封住了『一切強霸的驕傲的人的心。』又說：『你們求開着！一切頑抗的強霸者是失望的啊！』又說：『委實它是不喜愛一些驕傲的人的呀！』又說：『委實他們在我的『板代』上驕傲的那些人，不久他們便卑賤着進火獄呀！』

穆聖說：「在他的心裏邊有驕傲中芥草粒之重的那個人，他不能進天園。」又說：「安刺說：『做大是在我的衣襟之下的，尊大是在我的下衣之下的。他給我爭競其中之一的那個人，我把他擲在火獄裏邊。我不理會。』又說：『白黑來』的人和強霸的人不能夠進天園。」又說：「安刺不觀看 he 扯他的下衣是那樣狂作的扯的那個人。」在謙恭的高貴中有云：「安刺不以饒恕加增給『板代』則已，但加增，就是尊貴。沒有一個人爲而謙恭則已，但有時，安刺便抬高他。」又說：「慶賀是在那個人上：他在非貧裏邊行謙恭，他在非違犯主裏邊使費他的一切的財帛。他慈憫卑賤和貧困的人，他相攙有智慧有靈機的人。」又說：「他爲主謙恭的那個人，安刺抬高他。他驕傲的那個人，安刺放低他。他中道的那個人，安刺使他無求。他浪費的那個人，安刺使他貧窮。他記想主至多的那個人，安刺至喜愛他。」凡祖來說——有人既打

謙恭上問他——：「你沒於『漢改』上謙恭着，你尊敬它着。就是你從頑重上聽見它了也罷，你承受它。就是從無知的人上聽見它了也罷，你承受它着。」

一 驕傲的本質及其災害

你須知道：委實驕傲分爲內在的及表面的。內在的就是在內心裏的本性。表面的就是從肢體上發生的那些工作。那些工作比數還多，它的災殃是大的，它的傷害是可怕的，它的災殃那能會不重大呢？的實聖人會說：「在他的心裏有驕傲中芥草粒之重的那個人，他不能進天園。」把它轉成了天園之前的幔幃，只因爲它是在「板代」及穆民的一切性格間轉變的，那些性格就是天園的些門，驕傲及「奈福斯」的尊貴就是封閉那些門的一總的。因爲驕傲的人，他不能對於一些穆民喜愛他對於他自身所喜愛的那個，他不能夠行——它就是有定信的人的性格之首的——謙恭，他不能夠拋了懷恨，他不能夠如常忠實，他不能夠拋却怒惱，他不能夠咽怒，他不能夠拋却嫉妬，他不能夠憐憫盡忠，他不能夠承受忠告，他從人們的譴責及他們的背誣上不能夠鎮靜。——總之：沒有一個受貶責的性格則已，但有，自尊及驕傲的主人就是向在它上受逼迫的，他好用以看守他的尊貴。沒有一個受讚仰的性格則已

，但有，他是打它上無能的，因為恐怕他的尊貴拋棄了他。從這些中，他的心中有從它上的籽粒之重的那個人，他便不能進天園。許多樣驕傲的最有傷害的就是它阻止裨益於「耳林」，承受「漢改」，及服從「漢改」的那個。於中曾傳來了有貶責驕傲及驕傲者的些「阿業台」。

它的發生之處，就是輕視他人，卑薄他人，及鄙視他人。因此主的欽差憑着這兩樣災殃註釋驕傲。他說：『驕傲就是欺狂「漢改」及藐視人類。』也就是卑薄他們，輕視他們。他們近主的跟前是像他的或比他更好的些「板代」呀！這是頭一樣災殃。欺狂「漢改」及阻撓它，乃是第二樣「漢改」。凡是看着他比他的弟兄好，他輕視他的弟兄，他卑薄他，似以藐視的眼睛觀看他，或是他阻撓「漢改」——而原知道它的——那個人，的確他驕傲了，他在他的「漢改」裏邊給主爭競了啊！

頭一樣災殃的道理就是：驕傲，尊大，尊貴，它適宜於大能的主。至於無能的——他不能够一物的，羸弱的，被支配的板代，從那裏他適宜憑着他的時景驕傲，把自己數的尊大，把別人數微小呢？不足幾時「板代」驕傲了，的確他在它只適宜於它（主）的偉大的本質裏給主爭競了啊。他的比樣就是：一個僕人，拿了皇王的官

帽，而後他把牠戴在了他的頭上，他坐在了他的龍床上；他的相應受怒惱好大呀！他的衝撞於現醜及罪惡好大呀！他的在他的主人上的胆子好大呀！他拿它的那個好醜陋呀！人類的一總都是主的「板代」啊。在他們上的尊大及尊重是它的應受啊！從主的些「板代」中他在「板代」上驕傲的那個人，的確他在他的「漢改」裏邊給安刺爭競了啊！

第二樣災殃的道理，就是：他從主的一些「板代」中的一個「板代」上聽見了「漢改」的那個人，他憎惡承受它，並且他對於隱昧它上努力；那個不是爲的別的，只是爲的抬高，自尊，輕視別人，直至於他不肯的順服他。那就是屬於一些隱昧的人及欺詐的人的性格。因爲安刺會表陳過他們，他說：「他們隱昧的那些人們說：『你們莫要聽這個古蘭！你們於中戲弄，只盼們！你們得勝啊！』凡是「漢改」，在一個人的舌肉上表明給了他的那個人，而他憎惡承受它，或是因爲勝及鬥崇而講論，非是爲的把「漢改」當做橫財；在他抓住了它的時候，的確他就是在這些性格中給他們搭夥了啊！憎惡把他迫在了承受教訓上的那個人也是如此的。就如主說：『茲後人給他說：「你害怕走着！」的時候，他却憑着幹罪拿了尊貴來；那麼火獄就使他

足矣了呀！」

一一 用以驕傲的那個

你須知道：委實他，他不驕傲只有把他的自身數的大的人他不把他數得大只有完美的些稱道中的一個稱道爲結成那個一總他歸於教門及「頓雅」的完美。教門的就是「耳林」及工作。「頓雅」的就是宗派，美麗，力量，財帛，助力者的多。這些是七個「賽白布」：

第一：是「耳林」，驕傲向在一般「阿林」上好忙啊！這事——他在他的自身中感覺着了「耳林」的完美不延遲，於是他便尊重自身，他輕視別人，他把他們數爲無知，他尋他們中相攪他的那個人的事奉。的確，他把他的自身看成了近主的跟前的至高尙的，比他們至貴重的。於是他的在他們上的害怕比他在他身上害怕的那個至多。他對他自己的指望比他對於他們指望的那個至多。他以「耳林」驕傲的「賽白布」有兩樣事情：其一：就是他以人稱做「耳林」的那個——可是他在實質裏邊並不是「耳林」，因爲委實真實的「耳林」就是「板代」用以認識調養他的主及他的自身，以及他的在相過主裏邊的些危險的事情，並他打它上撫掩的那個爲務這些，它遺留懼怕

及謙恭，不遺留驕傲。主說：『只是從它的「板代」中的些「阿林」害怕主。』其二：就是深入在「耳林」裏邊；他是內裏醜醜的，「奈福斯」卑賤的，性格惡劣的。因為他並不先多樣的努力去務忙清理他的「奈福斯」，和靜他的心。於是醜醜的份子便存下了。茲後他深入在了「耳林」裏了，得「耳林」的人從他的心中便有一個醜醜的品位。所以他的果子是不能美好的，他的結果也顯不到好裏邊去。的實因此打了個比樣：然後他說：「耳林」就像了從天上下降的清潔的甘美的雨，而後一些樹木憑着牠的枝脈飲了牠；於是牠便接着牠的果實的程度變更了；於是苦的就加增苦，甜的就加增甜。「耳林」也是如此的，一個人記憶了它，而後它便接着他的志向和他的慾望變更了；於是驕傲的人便加增驕傲，謙恭的人便加增謙恭。這就是因為他的志向是驕傲的——他却是無知的——那個人，茲後他記憶住了「耳林」啦，他便使得着了牠以之驕傲的那個了，於是便加增了驕傲。茲後他是個同着他的「耳林」有害怕的人啦，於是給「阿林」加增的就是知道了此事：委實指對，的確是叮嚀在他上的；於是更加增害怕。

第二：就是工作及功課的。一些「板代」是難免於卑賤的驕傲，及使人們的心偏

。所以在教門及「頓雅」裏邊人把驕傲洒在了他們中。於在「頓雅」中的，就是：他們憑着謹慎及計較遇着了提念他們，叫他們是佔在別人的前邊。就恰像了：他們把他們的功課看做了在人類上的恩惠。至於在教門裏的呢，就是：把人們看成了些受傷的，他把自己看成了得脫離的。實際上他却受傷的呀！可是在他看清了那個的時候。聖人說：『茲後你們聽見一個人他說：「一些人們受了傷了啊！」的時候，他便是他們的至受傷的』。他惟獨說了那個，只是因為這個話就可以此證明：委實他是對於主的造物編造的，是欺哄主的，是從它的妙計上安寧的，是從它的撲捉上不害怕的，怎樣他不害怕呢？他輕視他人的傷害就使他足矣了啊！聖人說：『他輕視他的「穆士林」的弟兄，打傷害的一面就使爲人的足矣了。』從「板代」中多的，茲後他以之輕看一個被輕視者了，或是他傷了一個被傷的人啦，人把安刺的怨饒他數的遙遠。無疑的他便轉成了近主的跟前受怒惱的了。那個是因為他把他的自身度量近主的跟前尊大，他是無知的，聚了驕傲及自趣的，是遠安刺的啊。的實他們一般的愚魯粗心到至了矛盾上了啊！並且他就說：「不久你便看見行在他上的那個啦！」在一個禍患到來的時候，他硬亂說是從他的品級上的，安刺只是要爲

他報復的。同時他拋一些昧者中的層級看做了是罵主及它的欽差。他認的他們是傷一些聖人的一夥，從他們中有他殺他們的那個人，有他打他們的那個人，而後安刺姑容了他們的多半，它在「頓雅」裏澆並沒罪刑他們；並且他們的一部分得其安寧了。在今後世裏邊主的奇計都沒到至過他。難道這個受哄的無知的人猜度他在主上是比它的那些聖人至尊榮的嗎？它為它的那些聖人沒用以報復的那個而來為他報復了嗎？只盼他憑着他的驕傲和他的自趣是在主的怒惱中的呀！他是打傷他自己的那個上昏慣的呀！這就是些欺哄的人的反果。至於從「板代」中的有智慧的呢，他們便說了一般前人——在他從「阿雷法德」轉回之後——說的那個：「我為他們的一總指望恩慈，假若我不是在他們中的時候。」你看這兩個人的中間的分格：這一個是表裏都怕主的，他就是在他的自身上害怕欺哄了他的工作的。那一個是他從顯誇，驕傲，欺哄中隱伏了魔鬼用以取喜的那個的，而後他在主上堅定了他的工作。在一些「板代」中驕傲的顯跡是：他皺起了他的面容，恰像他是個打人們上的純潔者，他是他們的不避污穢的人。「米斯克尼」（知識貧困的人）不知道：委實行計較並非是在頭裏啊！焉能他皺眉呢？也不是在頭項裏啊！焉能他低垂呢？也不是在衣襟裏啊！

焉能他閉住呢？行計較只是在心裏的啊！主的欽差說：『行計較是在此處！』——他指着他的胸膛。的實主的欽差是人類的最有尊榮的，是他們的最怕主的，是他們的性格最寬容的，是他們的歡快，微笑，以及喜顏的最多的啊！就如主說：『你對於穆民中他隨從你的那個人低垂下你的肩膀着！』

第三：以宗派的驕傲。就是他有貴宗派的那個人，他輕視他沒有那樣宗派的那個人——就是他打工作及知識的一面比他高超也罷。也有他們的一部分人，他驕傲，他憎惡相擾人們或和他們聯坐。也有憑着門崇行在他的舌肉上的，於是他便對別人說：『你是什麼人？你的父是什麼人？我乃是某人的兒子某某啊！同着像我的人交言的啊。』的實傳云：委實愛布在雷勒說：『我在主的欽差的眼前給一個人說話，我給他說：「哎黑人的兒子啊！」於是聖人就怒惱了，他說：「哎愛布在雷勒啊！白人的兒子在黑人的兒子上並沒有個高貴啊！」於是我就側臥下，我給那個人說：「你站起來！你來踏我的頭光！」你看！聖人是怎樣的醒領此事：委實那個就是無知。你看！他怎樣的做「討白」？以及從他的心中拔起了驕傲的樹；因為他認清了此事：委實自尊沒有能克服它的，只除非是卑賤。

第四：以美麗的鬪崇。那個就是流行在了婦人間的那個的最多的。那個把人引到了欠損，誹謗，背談，以及提述人們的短處上。

第五：以財帛的驕傲。那個是行在了一些官長和商人中間的，在他們的衣服，馬匹，乘輿裏邊。於是富的便輕視窮的，並驕傲他。那一切都是無知於貧窮的高貴，及富裕的災害呀！

第六：以力量及抓捉的厲害的驕傲。憑着它驕傲是柔弱的人們上。

第七：以隨從者，相助者，結夥者，以及近親的驕傲。這些是聚合了「板代」——一部分對於一部分——用以驕傲的那個。我們憑着它（主）的疼愛及它的慈憫求它相助啊！

三 一些謙恭的人的性格。及他於中顯的那個的聚處

——謙恭及驕傲的顯跡——

你須知道：委實驕傲顯於人的像貌中的，就如扭臉斜視，及他擺他的頭，和他盤腿着倚靠着坐；與在他的言語裏，直至在他的聲音，他的腔調，和他的在要為的拾造裏；與他顯在了他的步行，他的搖擺，他的站，他的坐，他的動，他的靜裏邊的。從一些驕傲的人中有他聚那一切的人，有他在一部分中驕傲，而在一部分中謙恭的。

人。以喜歡人們爲着他，或是在他的面前站起來而驕傲的是屬於他。他不行路，只除是同着他有在他的後邊行的別人的這事是屬於他。他不探望別人的——總然別人在教門中的好從他的探望中成就也罷。它就是謙恭的反面。他曾惡別人接近他着坐這事是屬於他，除非是他在他的前邊坐着的這事是屬於他。謙恭是相反它的。他在房子裏不用他的手去務忙的。謙恭是相反它的。傳云：阿布都阿則茲的兒子歐默雷，一晚一個客來於他，他寫字着，而後幾乎燈要息滅了；客就說『我去端正燈，我整理他吧！』他說：『使他的客爲僕役不是屬於恭敬人啊！』客說：『我醒領給僕人吧！』他說：『他是他的睡的頭一睡啊！』於是他站起來，他裝滿了燈油。於是客就說：『你履行，你憑着你的自身嗎？哎穆民的官長呀！』他說：『我去，我是歐默雷！我歸，我是歐默雷！從我上無損一些啊！』人們的最強的就是他在主的跟前謙恭的那個人啊！他不拿他的東西，及他不把牠担至他家的這事是屬於他，它是相反一些謙恭者的習慣的。當初主的欽差會幹過那個。阿里說：『全美的人，他向在他的家眷上担的那個，從他的全美中並減損不了一些啊！』衣服是屬於它的，因爲憑着牠顯了驕傲也顯了謙恭。於中驕傲的人的顯跡就是：他因爲人們及嗜慾貪愛裝飾及

關崇。至於在非浪費及非關崇裏邊對於他的本體尋求美麗呢，那便不是屬於驕傲的。從衣服中可喜愛的中行的，就是不憑好也不憑低搜尋馳名的。聖人曾說：『你們在非浪費及非關崇裏邊，吃着！飲着，穿着，施舍着，委實安刺它喜歡在他的「板代」上看見了它的恩典踪跡啊！』憑着招待謙恭是屬於它的。在人罵他，傷他，及拿他的「漢改」的時候。那個就是根啊！總之：聚合了良美的性格及謙恭的乃是聖人的行持，那麼便相應跟隨他，更相應從他上習學。伊布尼愛布賽里買：『我對愛布賽爾得海得勸說：「在人們從穿，飲，乘，食中所談述的那裏邊，你的意見是什麼呢？」』他說：「哎我的弟兄的兒子啊！你要為主吃着！為主飲着！為主穿着！那個中的每一物，高傲，鬥崇，顯誇或是聲譽攪入牠了，便是違犯主及浪費啊！你在你的房子裏，從僕役中治療主的欽差在他的房子裏治療的那個着！當初他曾擠羊乳，縫綻鞋補衣服，他同着他的僕役吃，他從街上買物件，羞慚並不能阻止了他的用他的手提着，他給貧的富的握手，他在他迎向他的——小的大的——那個上先說「賽倆目」，在人請他的時候他應請，他不輕視人請他的那個，他性格柔和，過活俊美，面貌歡和，他在無有鹵莽中厲害，他在無有卑賤處謙恭，從非浪費中愛施，他是心薄亮的

。」』阿依舍復增加了句：打他的一面，他絕不覺滿了；他也不向一個人散佈苦。總然他是貧窮的也罷。所以他求尋謙恭的那個人，叫他跟隨他着！他憑着那個對他的自身不情願那個的人，他的無知好厲害呀！的確在今後世裏邊打品級的一面，他是主的性格的最大的啊！沒有個尊貴，沒有個高超，除非是在跟隨他裏邊啊！

四 療治驕傲及營謀謙恭的道路

你須知道：委實驕傲是屬於受傷的。更去它是「阿尼」的主命。憑着僅僅的望想不能更掉，不然，須憑着醫治啊。在醫治裏有兩個位分：其一，就是在心裏邊，從它的裁處拔去它的骨幹。其二，是隔蔽用以驕傲的那些「賽白布」從它上的發現。

(1) 剷除它的根子

醫治它有「耳林」的及工作的。醫治不能全美，除非是以聚合了它兩個。關於「耳林」的，就是須認識他的自身，認識調養他的主。在更掉驕傲中，那個就使他足矣了啊！因為他不拘幾時，他認的他自身是那樣切實的認識啦，他便知道他不適宜於別的，除非是謙恭。茲後他認識了調養他的主了，他便知道尊貴及自大他不適宜他人，除非是安刺。至於他的認識調養他的主及其尊大呢，於中的話是長的啊！至於他

的認識他自身呢，話也是長的；但是我們從那個中提述裨益於謙恭的印象的那個罷。他在主的經典裏邊認的了一段「阿業台」的意義便使他足矣了。因爲在古蘭裏有唯獨他開他的心眼的那樣人的古今的些學問。主說：「人傷了人類了，他好隱昧呀！從那一物中它造化了他呢？從精中它造化了他啊！而後它定度了他。而後它把一條路道來使他容易。而後使他死了，使他入了坟坑。而後在它要的時候，它便復活了他。」的實「阿業台」指點出了造化人類的起始，及其事情的終結，以至於其中間的。叫人觀看那個着，好叫他解得了這段「阿業台」意義。至於人類的起始呢，就是：他原不是受提說的一物來呀，的實他曾在無的份中一些時間；那一物是比無至醜卑的呢？而後安刺從一些污穢的東西中造化了他。那時，它造化他是從土上，而後是從精上，而後從血塊上，而後從肉塊上；而後方把他轉成了骨頭，而後給骨頭穿上肉，——這便是他的有的起始。他不成爲受提說的一物則已，但成時，他是在本質及形體的最醜陋的上啊！因爲它在他的起始裏邊造化並不是完美的，不然，它造就了死屍體的他呀，他不能聽，也不能觀，也不能感覺，也不能動，也不能言，也不能抓拿，也不能得曉，也不能知覺。他是在他的活之前憑着死始的，在他的有力之前憑

着他的柔弱始的，在他的知之前憑着他的愚始的，在他的能看之前憑着他的瞎始的，在他的能聽之前憑着他的聾始的，在他的能言之前憑着他的啞始的，在他的得正道之前憑着他的迷路始的，在他的富之前憑着他的窮始的，在他的能之前憑着他的無能始的，——這就是主說的：『從那一物裏它造化的他呢？從精中它造化了他啊！而後它定度了他。』的意思啊。而後它在他上堅定了。又說：『而後它把一條路道來使他容易。』這是指點的在他的活至死的限期裏他唯獨他容易的那個。它造他只是從牠近腳的那樣土上，以及在牠的無之後的精上；以便使他認識他的本體的污穢。於是他憑着牠就認的他的自身。他把恩典在他上叫完美，只是爲的憑着牠好認識調養他的主，並憑着牠認識它的尊重及它的偉大，並認識尊大不適宜別人，除非是安刺。這個是他的起始是他的時景的那個人，從那裏他可以狂放自大呢？搖擺鬪崇呢？他確乎是柔弱的最柔弱的啊！但是這乃是些醜陋的人的習慣啊！在人起去他的醜陋的時候，他便以他的怒惱而高傲而自尊了。那就是對他的起始的醜惡的証據。沒有個方法，沒有個力量，只有憑着安刺。是啊！假若主使他完全，把他的事情交付給了他，以及如常他有他的自由的存在的時候，一定他過爲，他忘了起始及終

盡便使的了。但是主的降管他 在他的如常的存在裏邊乃是些病症，及災殃呀！主使他的體質的一部分破壞了一部分，——他願意或是不肯。於是他便強迫的飢餓了，強迫的渴了，強迫的病了，以及強迫的死了；他對於他的自身不能掌管益濟，也不掌管傷害，不能掌管好，也不能掌管歹。他要知道一物，而人使他無知。他要記住一物，而後人使他忘了。他要忘記一物，要打牠上昏憤，而他却不能打牠上昏憤。他在他的夜間或白日中的一刻裏也不能安於此事：人掠去了他的聽，觀，靡擊了他的些肢竅，擾亂了他的智慧，奪去了他的命，以及掠奪了他在他的「賴雅」中所嗜好的那一總。他便是被迫的了，卑賤的了。若是人拋下他了，他就存下了；若是人掠奪了他了，他就朽了。被掌管的「板代」從他的自身中不能够的一些呀！從別人中不能够一些！那一物是比他至卑賤的呢？假若他認識了他的自身的時候，假若不是他無知時候，那裏驕傲會適合他呢？——這就是他的中段的時景啊！叫他參悟吧！至於他的尾末呢，就是死，安刺說：『而後使他死了，使他入了坟坑。而後在它要的時候，它便復活了他。』它的意義就是：他掠奪了他的命，他的聽覺，他的觀覺，他的知識，他的本領，他的感覺，他的識覺，以及他的智慧去。而他復歸

於了死的，就如他的第一次。別的不存了，只除是他的肢竅的形狀，他的體形，於世沒有感覺沒有動作了。而後把他放在了土裏，他便轉成了污穢的臭肉。而後他的肢竅就朽了，他的體質也就死亡了，他的骨頭也就分碎了。一些昆蟲吃了他的體質，於是他在一些昆蟲的肚腹中就轉了糞。他成了一些動物從他上逃避的臭肉，但凡人都把他數的污穢，因為臭的厲害從他上逃避。他就這樣的存下了。他好美呀！假若人拋棄了他的時候。不是的啊！不然，在長的朽之後還要把他復活來啦。好使他為厲害的災殃的比例呀。於是聚起了他的分數了的體質之後，從他的墳坑中出來；他去至了驚恐的立場上；他便看見立場乃是那樣的立場，天，它裂開了縫，地也顯給他，山是動搖的，一些星是混沌的，太陽是昏暗的，一切時景是黑暗的，一些天仙是粗暴厲害的，火獄是騷叫聲，天圍他觀看它是受禁的，於是他便懊悔了啊！一些冊籍是展開的，人給他說：『你唸你的記錄吧！』於是他就說：『它是什麼呢？』人說：『它乃是在你的——你憑着牠的恩典驕傲，你憑着牠的「泰白布」圍崇的——那個活裏邊，人把你托付給了兩個在你上監視并記錄——你所說的所幹的，多的少的，大的小的——的兩個天仙了。的確你忘了那個，安刺在你上却是數着它的。以至於

結算。你預備回答，或是將你催逐至罪刑的宅院。於是你的心——在展開冊籍之前——從這個喧諠的恐懼中害怕着便斷碎了！——他親見在它裏邊的那個——他的羞事。在他親見它時，他就說道：『唉！好可傷我呀！那個冊籍是怎樣的呢？它不遺漏小的，更不遺漏大的，但有的，它數了它。』這便是他的事情的末尾。也就是它說的：『茲後它要了，它便復活起他來。』的意思。這個就是他的時景的那個人是怎樣的呢？他驕傲，他自大？不然，他是怎樣的呢？他喜樂什麼呢？更不能說打狂蕩上啊！的確他的時景的起始，他的中段已經顯給他了，假若他的尾末顯給他的時候——以主求護佑——多半他同着些牲畜便轉成土了。也不是能聽呼喚的人啦，或者就相遇罪刑呢？這個是他的結果裏邊的時景的那個人，只有安刺能饒恕他。可是他在饒恕中的設疑上的啊。怎的他還歡樂呢？狂蕩呢？怎的他還驕傲呢？鬪崇呢？打實際的一面，——憂愁，恐懼，哀憐，卑賤，菲薄——那個就使他足矣了啊！這就是剷除了驕傲的根子的「耳林」的醫治。

至於工作的醫治呢？就是憑着行為對於主行謙恭，憑着常守在一些謙恭上的人的性格對於一切人行謙恭。就如我們從主的欽差的行持中稱述的那樣，以及從一些

清廉的人中稱述的那樣。謙恭在認識之後不能全美了啊，除非是憑着工作。因此阿刺伯中人憑着「拔馬尼」及禮拜命令他們在主及其欽差上驕傲的那些人；人說：拜功就是教門的柱子，在拜功中有許多的機密；所以它是柱子。在它裏邊的——就如站，躬，叩——那些謙恭就是屬於其一部分的。的確，阿刺伯古時他們是憎惡彎腰的，他的鞭子從一隻手中掉了，他也不為拾牠而彎下腰。他斷了他的鞋絆，他也不為整理牠而低頭。在叩頭在他們的跟前就是卑賤的極點的那期間，人以它命令他們，好以那個來破壞了他們的鬪崇，轉移了他們的驕傲；在他們的心裏置定了謙恭。並且也就憑着它命令其他的人們。

(2) 剷除打憑着前七個「賽白布」驕傲中的發現的

我們在貶責權勢的篇中提述：委實切實的完美乃是「耳林」及工作。至於此外的呢？是屬於憑着死就朽了的想像的完美。我們在它的七個「賽白布」的一總裏邊提述從「耳林」及工作中醫治的道路。

第一，宗派的。從宗派的一面把他送在了驕傲上的人，叫他以此事醫治他的心着：要認識這乃無知，打他以別人的完美裝尊貴的那個地位。他是醜惡的那個人，

從那裏他以別人的完美會把他的醜惡來轉成尊大的呢？他要認識他的實際的宗派；我要的是他的父親及他的祖父；因為他的近父乃是污穢一點精，他的遠父乃是土啊！的實安，使他認的他的宗派了啊，它說：『造化人的起看是從泥中，然後從卑賤的水中的清水上造化了他的子孫。』茲後他的原根是土，他的分佈是精了，那麼，從那裏高，會來於他呢？這就是人們的實際的宗派呀！他認識了的那個人，他便不以宗派驕傲了。

第二，以美麗驕傲的。它的醫藥就是：他要觀察他的內裏是那樣智慧的觀察，他不觀看外表是那樣的，牲畜的觀看，不是幾時他看見了他的內裏了，他便從一些醜陋中看見了在他上混濁的那個，就是他的以美麗為尊貴。因為造他是從污穢土，在他的污穢的體質的一總裏邊寄托了他。不久他便死了，他轉成比別一些的污穢，污穢的臭肉。他的美麗也不存於他了，不然，他在每一個時中也許要憑着病症或一切「賽白布」中的「賽白布」更變了啊。從美容中的多少人，的確就憑着這些「賽白布」轉醜了啊。他參悟它多的那個人，認識了那個，以美麗而驕傲的病就從心中脫掉了啊！

第三，以力量驕傲的。從那個上阻止他的就是：他要知道安刺從疾病降管他呀！因為他，假若在他的手中的一個筋脈疼痛的時候，一定他便轉成了比一切無能的人至無能的了。或是假若一枝刺插在他的腳中的時候，一定他就無能了啊。要是一日他發癢疾的時候，他就從他的力量上開了在一段期間不能驕傲的那個了。他不能夠於一枝刺他不能治一個瘡泡的人，他不相應以他的力量來圖崇高傲呀！而後，委實人的力量，是不比驢，或牛，或象或駝的力量至大的啊！那一樣驕傲是在你不如牲畜的性質裏邊呢？

第四，及第五，是富及多財。包在它的意思裏邊的有：隨從者的多，幫助者的多；以及憑着位分及主權驕傲的。那一切都是憑着人的本體上的外表的意思而驕傲的。這就是驕傲的最醜陋的些樣。假若他的財帛去啦，他的宅院燒啦，一定他就反歸於卑賤了。在猶太教中多少的人，在財帛，為首領，美麗中增過了他們呀！哼！一定猶太教人強先於他或盜賊拿了牠的那個在一刻間的高貴，是反於卑賤貧窮的啊！

第六，以「耳林」驕傲的。它乃是一些災殃的最大的，醫治它是以兩樣事情。其

一，他要知道：委實主的指對是在有「耳林」的人上受叮嚀的。委實他從無知的人中担了從學者中沒有担着它的十分之一的那個；因為他打認識及「耳林」上違犯主的那個人，他的罪惡是至醜陋的，他的危險是至大的呀！其二，他要知道：委實尊大只是單獨的合乎主。茲後他要自大了，他便成在主的跟前受怒惱的了。這便屬於更移驕傲，催促於謙恭的那個。茲後他因為驕傲把他的自身引在了幹歹或邪道上啦，叫他記想從他的罪他的錯過中向前的那個着，叫他把他的自身在他的眼中當的小着，叫他顧盼他的今後世的結局的晦蔽着。只怕人以歹封紀他呢，及以好呢？直至於他務必害怕他的驕傲了。

第七、以行計較及功課驕傲的。那個是在一些「板代」上的重大禍殃呀！它的路道就是：他使他的心對一切的人常守謙恭。穆那白海的兒子握哈布說：「『板代』的智慧不能全美，直至在他裏邊有一樁事情了：就憑着它使他的榮養爲首，就憑着它使他的言語價高它就是把人們的一總都看做是比他至好的啊！人們近他跟前只有兩夥，一夥是比他至貴的。至高的，一夥是比他至卑至低的，他對兩夥人憑着他的心要一起着行謙恭。要是他看見比他好的那個人了，那是容易於他們的，他可以望想

接續他。要是他看見比他歹的那個人了，他須說：「這是傷我使他們得脫離呀！」那麼，你把他只看做是從罪刑中害怕的人。他可說：「只怕這人的好是內面的啊，那是在他上的最好的啊！我不知道：只怕在他裏邊有在他及在主的中間的個仁慈的性恪吧！安刺它慈憫他，并准受他的「討白」。它憑一些最好的工作封紀他。我的顯明的好那是在我上的歹呀！」那麼他在顯它的那些功課中不可安於此事：一些災殃入於他，而後壞了它。在這時，他的智慧就全美了，他便是他的光陰的人們的首領。

證明這個敬畏的高貴的就是主說：「人把他們拿的那個給予他們，他們的心是害怕的，委實他們是歸於調養他們的主的。」也就是：他們拿了一些功課來，他從承受它中是在重大的恐懼上。又說：「委實那些人：他們從敬畏調養他們的主中是些害怕的人啊！」又說：「委實我們從前在我們的人民中是些害怕的人啊！」的確安刺會憑着它們的在畏主上的周旋揚道一些天仙，同時它們是打罪上清淨的，它們是保守功課的。它表揚它們說：「它們晝夜的讚念主，它們也不鬆懈。它們從害怕它中是些害怕的人啊。」不拘幾時害怕更掉啦，便不怕主的妙計了。那個便搜求驕

傲，是傷的「賽白布」。驕傲就証明了不怕，及不怕傷。謙恭就証明了害怕；它是吉慶的。

在這時，一些「板代」憑着隱伏了驕傲及輕視人們傷壞他的那個是比憑着顯了工作齊理他的那至多的啊。這些認識，就以它便可打心上更掉了驕傲，但是「奈福斯」在這些認識之後就隱伏了謙恭，就說從驕傲上無干了，它是虛假的呀。在一個事情遇了的時候，他便歸於它的秉性了。那麼這個上相應的是；他在醫藥裏邊別僅僅的以認識便滿意了，不然，他相應以工作來全美了。他在從「奈斯福」中挑動了驕傲的遇處裏邊，憑着一些謙恭的人的行爲來實驗。

它的解明就是：他要以引導在取出內裏的那個的試驗，來試驗「奈福斯」，要多試驗。其中——

第一就是：他要在問題裏邊同着他的同輩的人討論。如果從「漢改」中之一物顯在了他的同人的舌肉上啦，而承受他，順服他，在他的醒示上感激他在他上吃重，那就是足証在他裏邊有隱伏的驕傲呀！那麼叫他於中害怕主着，他以醫治他務忙着。或是從「耳林」中憑着此事：他使他的「奈福斯」記起他的本身的醜陋來，及他的結局

的危險來。以及此事：委實自大只是適宜於安刺。至於工作的呢，是憑着此事：他把在他上吃重的「奈福斯」——承認「漢改」——個來免強他的「奈福斯」。並且以誇讚敬仰來撒開舌肉。使他的「奈福斯」招認了無能，在取益上感激他，他可以說：「你瞭解它的那個好俊美啊！的確我是打它上昏慣的呀。安刺回償你是那樣最好的啊，就如你在它上醒示我的那樣。」穆民失去了智慧，在他又得着了它的時候，他相應感激他把牠引導在它上的那個人啊。前後他接聯的保守那個許多次了，那個便成了他的秉性了。吃重「漢改」打他的心上也就却掉了，他的承受他也就美快了。不足幾時誇讚別人在他上吃重的時候，在他那裏邊便是有驕傲呀！

試驗第二，他在塲所裏邊同着一些同輩及相類的聚合啦，他使他們先於他的本身，他行在他們的後面，他在席面中坐在他們的下邊；如果那個在他上吃重了，他便是個驕傲的人。叫他在他保守免強着，直至他的吃重打他上却掉。就以那個他便可更掉了驕傲了。

此處在魔鬼有個詭計：他坐在了鞋匠的班次中，或是他坐在了了一般卑賤的同輩之間，而後他以爲那便是謙恭；他是驕傲本體呀！因爲那乃是在一些驕傲者的「奈

「福斯」上的減輕，因為他們以為他憑着尋「漢改」及白恩拋却了他們的位分了。以顯出謙恭也就是驕傲呀！不然他相應使他的些同輩向前，他坐在他們的一邊，他不必打他們上偏至鞋匠的班次。那就是從內裏取驕傲的污穢的那個。

試驗第三，就是：他要應答窮人的請，他在一些朋友及匠親的需用中要過至了街上；如果那個在他上吃重，他便是驕傲。因為這些行爲乃是屬仁慈的性格的，在它上的回賜是大的。「奈福斯」的打它上逃遁，只是因為在內裏中的污穢。那麼他保守務忙更它，同時要記想我們提述過它——屬於更驕傲的病的那些認識——的那一切呀！

試驗第四，就是：他把他自身的需用，他的家眷的需用，以及他的朋友的需用——從街道上担負至家。如果他的「奈福斯」不肯那樣了，他便是驕傲或顯誇。

那一切都是心的一些病，它的病就是傷他的，要是他沒有補充的時候。也有人們丟拋了醫治心，而他們以醫治形體爲務的。同時，一些形體，未免人把死是寫定在牠上的。心不能得着吉慶，只除是憑着牠的安寧，因爲主說：「只有他憑着安寧的心來於主的那個人……」

五 在謙恭的性格中鍛鍊的極致

你須知道：委實這個性格就像如別一些的性格，它有兩端及中道。它的一端是偏於增過的那個，稱做驕傲；它的一端是偏於欠損的那個，稱做卑賤。中道的就稱做謙恭。受褒獎的就是在非卑賤醜陋中的謙恭因為「親奔一些事情的每兩端是受貶責的。」一些事情近主的跟前的最受責的，就是它的中道的。所以他在他的類同的人上向前的人，他便是驕傲的人。他打他們上退後的人，他就是謙恭的人。也就是他從他應受它的那個限度中放下了一物。一個學者，在一個低賤的來於他的時候，而後他打他的坐處上為他欠身「他使他坐在牠裏邊，然後他向前，他為他端正他的鞋子；他兩個送到宅子的門上，他是在他的後邊。那麼的確他（學者）是醜陋了卑賤了啊！他也不是受褒獎的。不然，近主的跟前的受誇讚的乃是均勻啊。它就是把但凡有「漢改」的給予他的「漢改」啊。那麼，他對於他的一些同輩相應以這個比樣行謙恭。至於他對於街市的人的謙恭呢，是憑着迎站，以及在言語中笑顏，在問裏邊柔和，並應答他的請，在他的需求中殷忙，以及類此者。他別他的本身看做比他至好，他別輕視他，也別藐視他，他是不知道他的事情的封紀的啊。

六 貶責自趣及其災殃

你須知道：委實自趣在主的經典及欽差的「遊奈」是受貶責的。主說：『在漢奈尼（戰場名）的日子，那時你們的多使你們自趣了，而它打你們上也無濟於一些。』提說那個是在晦惡的場所中。又說：『他們猜度此事：委實他們的護城就從主上阻住他們了，而後安刺的拿來他們不算計的那個地位呀。』於是在他們的以他們的護城及威嚴的自趣裏邊阻遏在隱昧的人上。又說：『他們猜度此事：委實他打作造的一面是俊美的。』這個也歸在了以工作自趣上。人們也有以它原是在於中錯誤的工作自趣的，就如他以它原是在於端莊的工作自趣一樣。聖人說：『三樣事是受傷的：被順服的慳吝，被跟隨的嗜慾，爲人以他的「奈福斯」的自趣。』伊布尼賈斯歐代說：『傷是在兩樣事裏邊：無望與自趣。』在它兩個的中間聚，只是因爲得吉慶只是憑着殷勤，尋求，努力，以及猛進。無望就是不殷勤，不尋求。自趣就是他誠信他是吉慶的，誠信他得着了他的目的。於是他便不殷勤了。的確主說：『你們莫要清淨（即誇耀的意思）你們的「奈福斯」啊！』也就是：你們不要誠信它是好的。又說：『你們莫要憑着估名釣譽壞了你們的「蘇代蓋」呀！』估名就能發生把

「蘇代蓋」數的大。把工作數的大，它便是自趣。

七 自趣的災殃

你須知道：委實自趣災殃是多的。因為自趣就把人引導在驕傲上。因為它乃是它的「賽白布」之一。是從自趣中生出的驕傲。從驕傲的些災殃中有這個同着些「板代」不能隱藏的多的。至於同着安刺的呢，就是：自趣把人引導在了忘罪及丟了它上。於是他的一部分罪，他就不記得它了。因為他以為他是無求於考究它的。他也就不能從它上取勸戒了，於是便把它當做小事。而後他在更去裏邊也不努力了，並且猜度：主已饒恕了他了。至於一些功課及工作的呢，就是他把它當為重大，他以幹它在主上施情，他忘掉了安刺在他上以機遇及能够的恩典。而後在他以之自趣時，他便打它的災殃上瞎了。那就是此事：委實自的人他憑着他的「奈福斯」及他的自主義受哄騙了。他也不怕主的妙計及它的罪刑了。他以為他在主的跟前有一個位置，他在主的跟前憑着他的——它原是主的恩典之一的——那些工作應受恩典及「漢改」自趣把他取出至誇讚他的「奈福斯」及清淨它上。委實他憑着他的自主義，他的工作，他的思想的自趣，那個能阻當裨益，商議，及追求。於是他以他的

「奈福斯」及他的自主主義獨裁。他憎惡求問比他至知的人。往往他以他的過慮錯誤的那個自主主義自趣，他以為他乃是屬於它的思考者自喜。而他可不以別人的思考為喜，於是永遠如此；他便不能聽忠言者忠告及勸戒的勸戒了。並且他就以無知的眼光去觀看別人，他常定在他的錯誤上了。

這些便他的自趣的災殃中的比樣，因此他便屬於受傷的人了。從他的災殃的最大的中有此事：他在殷勤中懈怠，因為他以為他已是個得的人了，他的確是無求的了。他是明明的傷啊！我們求乞尊大的安刺對他的功課予以良好的機遇呀！

八 自趣的療治

你須知道：委實醫治一切的病，就以它的反面的來對待它。純粹無知的自趣病，醫治它就是認識反對那個無知的就是此事：他以他的美麗自趣的或以他的力量或以他的宗派自趣的，以及它入不在他的自由之下的那個的；他只是憑着它不是他的那個自趣了啊！因為那一切都是從主的白恩上。他只是對於主的恩好的下降的個應受者啊！那他應當感激，承恩；並不是你所有的。這時，自趣的生處，憑着那個他便是無知。更移那個須是以切實的曉得此事：委實「板代」和他的工作他的性質的

「總都是屬於主的，恩典是在他應受之前就開始給他的。這就是去掉自趣的。並是遺留謙恭，知感，及從更掉恩典上害怕的。主說：『假若不是主在在你們上的白恩及其慈憫了，你們中之一人也永不能清淨。』聖人給他的些「蘇哈白」——他們是人們的最好的——說：『你們中的一個人，他的工作也不能使他得脫離呀！』他們便說：『哎主的欽差啊！不是你嗎？』他說：『我不是！只有安刺以它的慈憫充滿了我。』不足幾時害怕在心上佔勝了，他便打他的以之自趣上務忙害掠去了這些恩典了。那一個有心眼的人，他是和他的工作自趣的呢？他是在他的「奈福斯」上不害怕的呢？這樣時，這便是對於心中的自趣之本的剷除的醫治。

九 用以自趣的些分數及其療治的分晰

你須知道：委實用以自趣的一切，是八分：

(1) 在他的美麗，他的像貌，他的康健，他的力量，他的聲音的優美裏邊憑着他的身體自趣的。他忘了它乃是安刺的恩典，它是在任何時景中憑着事情的發現就更掉的。醫治它就是：他要在他的內容的污穢裏，他的事情的起始裏，他的結尾裏，一些美麗的面容裏，一些柔美的體格裏——去參悟：你如何樣的在他土中分散呢？

你如何樣的臭在坟坑中呢？直至他把它自然的當做污穢了。

(2) 捕捉及力量的。就如打阿得的人民上傳述的那樣。那時他們說：『何人打力量的一面是比我們至厲害的呢？』醫治它是：他要知道，在使他發一日的瘡疾的時候，他的力量就柔弱了。茲後，他之以自趣啦，往往安刺以最低微的——它把它來降管他的——災害來就掠去了它(力量)。

(3) 以智慧思想自趣的。以及對於從齊理教門「頓雅」的一些細膩的事情聰敏自趣的。它的結果就是憑自主義獨裁，拋——商議，把一些反對他及他的主議的人們的無知。他打以無求，自主議，智慧反對他們的一面，便少出於聽受有知識的人了。醫治它是：他要在它慈賜的那個智慧上知感主，他要參慘此事：它使至低的一點病到在他的腦筋上時，他是怎樣的麻亂呢？是怎樣的瘋——打人們笑他的地位——狂呢？那麼他便難安於掠去他的智慧了啊，在他憑着它自趣的時候。他不知感它，他把他的「耳林」及他的智慧數的小啦；叫他知道：人從「耳林」給他的那個只是少微的啊，縱使的他的知識寬也罷。他要知道。從人們知道它的那個中他不知道的那個是比他知道的那個至多的啊！如何他憑着從主的「耳林」中人們不知它的那個自趣

呢、他應孤疑他的思想，他觀察傻呆的，他們是怎樣以他們的智慧自趣；人們怎樣的取笑他們？那麼他從他們中提防吧！他是不知道的啊。因為智慧短的人，他不知道他的智慧短。那麼他相應從他人中要認識他的智慧的限度，他別從他的本身上認。他從他的仇敵中認，別從他的朋友中認。因為他的誇讚他使他斯僞的人，就是給他增加自趣。他對於他的「奈福斯」只猜度好，他不明曉他的「奈福斯」的無知；於是便給他增加自趣。

(4) 憑着貴的宗派自趣的。直至他們的一般人猜度，他們就他的宗派的貴就得脫離了，及他的祖宗也就得脫離了。並且以爲主已饒恕了他。醫治他就是：他要知道，在他們的行爲他們的性格裏他是相反他的父的時候，而他尚以爲是聯續着他們的，的確是無知呀！他是屬於他們的性格的他也不可自趣，不然，他要害怕，他要貶責「奈福斯」。一定的確他們的貴是憑「耳林」，功課，及受褒獎的行爲啊！並非是憑着宗派。那麼，他憑着他們以之貴的那個貴着。因此主說：「哎人們啊！我造化你們是從男及女上啊。」也就是在你們的宗派裏沒有不同啊！因你們是聚在一條根子裏的。而後它說了宗派的益處，它說：「我把你們轉成了大枝及小枝，是爲的使你們

互相行好啊！』而後，它又解明了貴是憑着害怕主，非是憑着宗派。它說：『委實你們在主的跟前的至尊貴的，是你們的至害怕的。』穆聖說：『委實安刺它打你們上去了無知的人的短處。』就是它的驕傲。『你們的一總是阿丹的兒子呀！阿丹是從土中。』在主下降了『你儆戒你的些近親的夥着』的那期間，他一個小戶族，一個小戶族的曉諭給他們。直至他說：『哎穆罕默德的女法圖美及主的欽差的姑母阿布都把里布的女蘇飛業呀！你兩個對於你兩個本身交付工作着！因為委實我，是打你兩個上從安刺上無濟益於一些的你呀！』他解明了：在他們編於「頓雅」的時候，古來寔的宗派是無益於他們的。他認清了這些事情的那個人，他便知道他的貴是憑着他害怕主的程度了。的實謙恭是屬於他的父的習慣，跟隨他們是在害怕主及謙恭裏邊；要不然，在他續至了他們，而他在謙恭，謹慎，怕主，疼愛裏邊不像他們的時候；他便是個——在他自己的宗派裏邊憑着他的時景的舌肉——誹謗的人了。

(5) 憑着官長的宗派自趣的，非是憑着「耳林」及教門的宗派。這是無知的極致呀！醫治它就是在他們的罪惡裏邊參悟。以及他們通行在人們上的那些險惡中參悟。而後感謝安的從跟隨他們上保護他。

(*)以子孫，僕人，同夥，近親的數目的多自趣的。就如一些隱昧着說：『我們財帛及子孫的一面是最多的呀！』就如一些穆民在吳候得的日子說：『今日我們從少中不能得勝啊。』醫治它就是我們在驕傲裏邊提逮，過的那個。它就是：要在他的柔弱及他們的柔弱裏邊參悟；他們的一總是無能的，他們對他們的自身不能夠指掌傷，也不能夠指掌益濟。而後，他及他們怎樣的自趣呢？不久他們便離開他的啊，在他死了的時候，孤獨的埋上了卑，賤的他，他們把他交付了松壤，以及蛇蝎上。他們打他上無濟益於一些。在末日他們從他上遁逃：『那一日，爲人便從他的弟兄，他的母親，他的父親，他的夥伴，他的子女中逃避去了！』怎的你憑着在你時景的至厲害的裏邊離棄你的那個人自趣呢？他從你上逃避。怎的你托靠在了他不益濟你的那個人上呢？怎的你忘了它益濟你它傷你的那個人的恩與呢？

(7)以財帛自趣的。就如主替那個隱昧者表說的那樣，那時，他說：『我打財帛的一面比你至多，打戶族的一面至貴。』醫治它就是在財帛的災殃及牠的「漢改」的多裏邊參悟。並參悟：委實在猶太教人裏邊有於財帛增過他的人啊。並觀察一些窮人的高貴，及打算他們的減輕。在穆民中如何可以憑着財帛自趣呢？在履行財帛的

「漢改」裏邊，他從牠的「孩倆來」中拿牠，他把牠放在牠的「漢改」中的那個人，他也不免於怠慢啊！在聚合及阻遏裏邊大胆的人難免於終歸出醜呀！

(8) 以錯誤的自主義自趣的。主說：『可以他的反工作裝飾了他而他以為它是好的那個人……？』又說：『他們以為他們打作造的一面是些俊美的啊。』的確主的欽差曾說明此事：一些前人就憑着那個便受了傷了。因為他分離是那樣的分離。每一個人是憑着他的主義自趣的。每一夥是憑着近他們跟前的那個歡悅的。醫治它就是：他永遠孤疑他的主義，他別憑着它受了哄；除非是有經典及聖行中的個斷定者，或是聚有教條的證明的一個真正的智慧的証據在他上作証的時候。『人們斷然認不得教條及智慧的証據及其條件，以及於中隱伏着的錯誤；除非是憑着完美的秉性及透徹緊嚴的智慧，在追尋裏邊的猛進，對於經典及「遜奈」的磨練，同着壽長的學者起坐，以及研究一切的「耳林」。同着那個，然而他在一部分的事情裏邊也難安於錯誤的呀！』在他對於把他的壽數滄在「耳林」裏邊沒有完畢的那個人上端莊的是此事：他不要深入在了「買子海布」(派別也)裏邊。不然他可以務謹慎，遠避罪惡，交還功課，疼愛「穆士林」啊！我們求主從迷路上保護。我們滅主從無知人的惑想的欺哄

上護佑。

欺哄的貶責

引言

委實吉慶的鑰匙就是醒悟及聰明。薄福的湧泉就是欺哄及昏憤。欺哄的人，就是他的心眼沒開的那個人。因為他以自己的引導為可靠的。他存在了瞎子中了啊！於是他把嗜慾當做了領導者。把魔鬼當做了頭目。在欺哄就是薄福的母。是一些傷的湧泉的那期間，註釋它的入處及它的行處便當然了。以及欺哄於中遇的多的那個，好使他在認識它之後防備它，看守它。『一些「板代」有幸運的就是他認的災殃及歹惡的入處的那個人。他從它上拿他的隄防。他把他的事情建築在了堅決及心眼上。』

一 貶責欺哄及其本質

你須知道：委實主的說：『莫要使頓雅的話欺哄了你們！莫要憑着欺哄主欺哄了你們！』以及它的說：『雖然你們！你們磨滅你們的自身了啊！你們等待，你們猶豫，你們欺哄了我的寄托了啊！』的「阿業台」便於貶責欺哄中足矣。聖人說：『智

慧者就是借給他的自身償的人是幹在死之後的那個的，傻子是屬於使他的「奈福斯」跟逐它的嗜慾的。是在主上懇想的。」欺哄便是使「奈福斯」居住在合乎嗜慾的那個上。是使秉性打「叔布害台」及魔鬼的欺哄上偏於它（奈福斯）。所以——在現在或將來——他打歹惡的「叔布害台」上誠信他是好的那個人，他便是欺哄的人。人們的多半，他們對於他們的本身猜度好。他們原是中錯誤的人啊！人們的最多的，在如此的時候是些欺哄的，總然他們的欺哄的樣式不同也罷。

欺哄的最厲害的就是隱昧者的欺哄。以及違犯主的人幹歹惡的人的欺哄。至於隱昧者的欺哄呢，的實在主的說；「这些人就是憑着後世買了「頓雅」的活的那些人，主打他們上不減輕罪刑，也沒有相助他們的」。裏邊就是指點的它。醫治這個欺哄或是憑着「依馬尼」信實，或是憑着證據。至於憑着僅「依馬尼」的信實的呢，就是在主的說：「近你們的跟前的那個是失去的，近主的跟前的那個是永存的」。裏邊信實安刺。以及在它的說：「近主的跟前的那個是最好的呀！」及「後世是最好的是永存的。」及「莫要使「頓雅」的活欺哄了你們啊！」裏邊信實安刺。的實主的欽差曾以那個表說給隱昧者中的一夥人，而後他們信實了他，他們歸信了它，他們可是

沒憑着證據追求它。他們中有那個人，他說：『安刺選擇了你，安刺把你差爲主的欽差。』而後他說：『是啊！』於是他便信實了。這乃是常人的「依馬尼」，他便是從欺哄中出去的。

至於憑着解釋及證據認識的呢，如果你憑着在一些聖人學者的言論裏的觀察而知道魔鬼用以攪擾的那個欺哄是歹惡，並信實他們啦；委實它也能更掉欺哄。它便一些常人及超人的多半的堅定的感覺。他們的比樣就是：一個病人，他不懂得他的病的醫藥。的實一些醫生及技術家會通此事：委實他的藥就是菜一樣植物。委實病人的心裏是向在實信他們上寧定的，他也不憑醫科的證據證實那個的來追求他們；並且他堅信他們的話、尊從他。假若一個傻癡的人存在啦，他在那個裏邊不信實他們。而病者憑着聯接關係及一些同輩的時景而得知他們打數目的一面是比他（傻子）至多，打貴的一面，比他至貴；打醫治的一面，比他至明曉；不然他却不懂得醫治。於是他憑着他們的話便知道了他的欺謊，他憑着他的話可就不誠信他們是欺謊了。在他的憑着他的「賽白布」的知裏邊也沒有個欺哄。假若他依靠他的話，他拋了一些醫生的話的時候，他就是個欺哄的癡傻者呀！他的觀看接近後世及表說後世的人

也是如此的。斷定此事：委實害怕主便是接續它的吉慶及他們的好裏邊的有益的藥材。安刺的所造的至好的，及他們的至高超的就是在觀察、認識，思想裏邊的有品級的。他們就是一些聖人及一些學者智者，以及隨從他們的多樣的人。從他們中單個的例外就是屬於：嗜慾勝過他們的人，他們的「奈福斯」偏於享樂。拋棄嗜慾在他們上重大，承認他們是久獄的人在他們上重大。而他們隱昧後世，他們不信一些聖人。那麼就如玩童及癡傻者的話一樣啊！他不能更移了心的對於一些醫生會通在牠上的那個上的寧定呀！嗜慾尋他爲奴的那個人的話也是如此的啊！在一些聖人及學者話的正確裏邊沒有個蒙蔽呀。從「依馬尼」中的這個程度就使的人們的一總足矣了。它便是斷定的定信，它未免催促在工作上的，欺哄就憑着它便更掉了。

至於從「穆士林」中違犯主的人的欺哄呢，就是憑着他們的說：「委實安刺是仁慈的主啊！我們是指望他的饒恕的啊！」他們就依在那個上、他們丟拋了一切工作。把他們的慾想及他們的欺哄美其名曰「指望」。他們以爲指望就是在教門裏的受讚美的。主的恩真是寬大的，它的慈惠是包容的，它的慈憐是普遍的。那一個違犯主的「板代」是在它慈憐的海裏邊呢？我們是認主獨一的人啊！我們是憑着「依馬尼」的

介紹指望它的啊！往往他們的明升暗降的品級是抓拿的祖宗的齊理，及他們的高品級。就如阿來文業（族名）憑着他們的宗派的欺哄一樣，他們在害怕主，謹慎，行計較，裏邊相返他們的祖宗；他們以為他們近主的跟前比他們的祖宗至有品級。因為他們的祖宗同着怕主及行計較的極致，他們是一些害怕的人；而他們同着幹罪及門崇的極致反是些安寧的！那就是欺哄主的極點啊！可以一些欺哄的人忘了努海他要尋他的兒子同他在船中搭夥，而他拒絕了他嗎？他成了受涼的人。『哎關養我的主啊！委實我的子是屬於我的家眷呀！』主說：『哎努海呀！他不是你的家眷啊！他是個不清廉的作品呀！』以及伊布拉欣買，他為他的父求饒恕，而他並沒益濟他。他以為他憑着他的祖宗的敬畏至得脫離的那個人，就如他以他的父的吃而飽，以他的父的飲而解飢，以他的父的「耳林」而成「阿林」，以他的父的行而接續到了天房及看見牠——的那樣。行計較乃是必須的天命啊！所以於中父親打他的兒子上不能酬償一些，反之亦如此。

二 把妄想及欺哄稱做指望的錯誤。

如果你說：『在違犯主的及闢崇的人的說：「委實安刺是仁慈的主。」我們是

指望它的慈憫及它的饒恕的啊！」裏邊的錯誤是在那裏呢？的實主曾說過：「我是在我的板代猜度我的跟前的呀！」啊！」答曰：委實聖人打那個揭開啦。他說：「智慧者就是借給他的自身債，及他幹在死之後的那個的人。傻子就是他使他的「奈福斯」跟隨它的嗜慾，及他在主上妄想的那個人。」這個便是在主上的妄想，魔鬼更變了它的名字，稱它爲指望。直至無知的人以之被欺哄。的實安刺註釋指望說：「委實他們飯信，他們遷移，以及他們在主的路裏邊征戰的那些人；這些人，他們是些指望主意慈憫的呀！」就是要了：委實指望是合乎他們的。這個是因爲記想後世的回賜便是在一切工作上的酬價及報償。主說：「他們的報償是憑着他們幹的那個。」又說：「惟獨在末人完全他們的酬價」。你會看見此事嗎？委實在整治器皿上僱人的個人，對於他把酬價是在器皿上爲條件。約者乃是個仁慈的人，在他拿念的時候，他全約；他不爽約。並且他還加增。於是一個僱工來啦，他拆碎了一些器皿，他毀壞了牠的一總。而後他坐着，他等候酬價。並且他還亂道：「委實僱主是個仁慈的人呀！」可以一些有智慧的人在他的等待裏把他看做是被欺哄的妄想者呢？或是指望者呢？這就是在指望及欺哄間的分格。或對候賽尼說：「一夥人，他們指

望安刺，他們可是廢棄工作。」他說：『好遠呀！好遠呀！那就是他們的妄想，他們偏重在它裏邊了呀！他指望一物的人，他須尋求牠。他害怕一物的人，他須避免牠。』

就如此事：委實他在「頓雅」裏邊指望兒子的那個人，此後，他却不要聘妻。他是個癡傻人呀！如此着，他指望主的慈憫，而他不幹清廉的工作，他不拋掉了罪惡的那個，他便是個欺哄的。就如他聘了妻啦，他在生兒中存着猶豫害怕，他在造化兒子裏指望安刺的白恩，並指望打子宮上隔離災殃，打母親上指望隔離災殃，直至他全美了。他便是個智慧者。如此着，茲後他飯信，他幹清廉的工作，他拋棄了一切的罪惡，他在害怕及指望裏存着猶豫；怕是怕的主不承受他，指望是指望的主使他穩定；直至他死在了認主獨一上。他的壽數存着，他便打偏於嗜慾上看護他的心，直至他不偏於違犯主了。他就是個智慧者。此外的人，他們是些欺哄主的。『不久的，——在他們看見了罪刑的時候——他們便知道何人是最迷路的了。』

三 指望受褒獎的處所

如果你說：『指望的那一個處所是受褒獎的呢？』你須知道：委實受褒獎的是

在兩個處所中。其一，是在勉強幹罪的分中。茲後做「討白」在他上過慮啦，於是魔鬼便給他說：「那裏有承領你的『討白』的呢？」於是他便從主的慈憫上無望了。此時當然的就是：他憑着指望拔起了無望，他記想此事：委實安刺是饒恕一切罪過的，委實安刺是打它的「板代」上承領「討白」的仁慈的主。「討白」就是罰贖罪過的功課。主說：『委實我一定是恕饒：他做「討白」，他飯信，他幹清廉的工作，而後他得正道的——那個人的。』

其二，就是他的「奈福斯」打一些富餘的工作上懈怠的。他拘在了主命の上。而他的「奈福斯」也指望安刺的恩點及它許約給清廉的人們的那個。直至指望中催促到喜歡功課上，於是他就迎向一些富餘的。他也記想主的說：『的確，他們在他們的拜功中謙慎的那些個穆民得了脫離了啊！』的「阿業台。」

頭一樣指望，是從「討白」中拔起了阻礙的無望。第二樣指望，是從喜愛及努力中拔起了阻礙懈怠。『凡是催促在了「討白」或功課中的努力上的希望，它便是指望。凡是搜求在功課中懈怠及偏於虛懷的希望，它便是欺哄。』就如茲後他過慮此事：他拋棄了罪過、他務忙工作；而後魔鬼使他打「討白」及功課上懈怠，並且給他說

：「在你上有仁慈的調養的主啊！」這就是欺哄，這時當然的就是：他要用驚嚇，他主要的怒惱及它的重大的罪刑驚嚇他的「奈福斯」。他給它說：「委實主是個饒恕罪過的、承受『討白』的，罪刑厲害的。同時他是仁慈的主，一些隱昧者是在大獄中永久的。的確它的罪刑使我懼怕了呀！如何我不怕它呢？如何我欺哄它呢？」

害怕及指望是兩個引導者、兩個督催者，它兩個把人督催在工作上。所以它不能督催在工作上的那個，它便是欺哄和妄想。人們的一總的指望，乃是他們懈怠的「賽白布」，也是他們迎向「頓雅」的「賽白布」，也是他們打主上轉臉及他們對於後世丟拋了殷勤的「賽白布。」——那乃是欺哄呀！的確一些前人、他們在怕主裏邊勝啦，他們防備「叔布害台」和嗜慾，他們在空靜裏邊在他們的「奈福斯」上哭。至於如今呢，你看！人類是安然的了，歡樂的了，不害怕的了，同時他們常定在違犯主上，他們深入在「頓雅」裏邊，以及他們的反對安刺。他們還亂道：他們是堅信主的仁慈及其饒恕的。恰似他們亂道：他們從它的白恩及它的仁慈上認得了一些聖人，「蘇哈白」、清廉的前輩沒有認得過它的那個一樣。要是這些事情是憑着妄想可得，憑着容易可得的了，那麼這些人的哭及他們的害怕擔憂的那個是爲何呢？的確主曾說

：「在他害怕調養他的主位分的那個人上有兩個天園，那就是惟獨他害怕我的位分及我的驚嚇的人的。」古蘭從她的起首以至於她的尾末是預示及驚嚇呀！一個參悟的人不於中參悟則已、但參悟時，他的擔憂是長的，他的害怕是大的，若是他飯信在她裏邊的那個的時候。

四 欺哄的一般樣式

從他們中有一夥：他們堅定了教規的及思想的些「耳林」，他們去拋了考究一些肢竅及打幹罪上。看她們憑着他們的「耳林」受欺哄。他們以為他們近主的跟前有個品位。它不罪刑似如他們的。假若他們憑着心眼研究的時候，一定他們便知道；委實要「耳林」只是為的認識「孩倆來」及「孩拉目」，及認識受貶責受褒獎的「奈福斯」的些性格，以及醫治它和從它上避免的方法。也就是只為的尊行的些「耳林」。凡是要「耳林」，就是為的行；所以沒有尊行的，在它上沒有個價值。的確在他不尊行他的「耳林」的那個人中，傳來了至厲害的些驚嚇。就如主說：「人把詩拉治（御舊約）担給他們，然後他們沒有担負牠的那些人的比樣就像了馱着些冊籍的驢子。」那一樣醜陋比像似驢子至重大呢！

有一夥、他們堅定了工作及「耳林」，他們保守些表面的功課，他們拋了違犯主；但是他們並不——因為使他們打它（心）上拘摸了一些受貶責的性質、屬於驕傲、嫉妬，顯誇，求高、對於同輩同等的要歹，在城市及一些「板代」中尋覓嗜慾，——而考查他們的心。這些人，他們粉飾了他們的外表，他們丟拋了他們的內容，他們忘記了主的說：『委實安刺，他不觀看你們的像貌，也不觀看你們的財帛；它只是觀看你們的心及你們的工作呀！』他們操持他們的工作、而他們却不操持心；心乃是根子呀；因為沒有得脫離的，除非是他以安寧的心來於主的人。這些人的比樣，就是座死人坟，牠的外表是受了粉飾的、牠的內容却是塊臭肉！

有一夥人，他們拘在了分晰訴訟爭鬪及分晰在人類間流行的「頓雅」的交往上。為的齊理一些「板代」，及他們以之賺個法學家的名稱。往往他們同着那個而齊棄了一些表裏的工作。於是他們也不考查股竅，就如舌肉的背談。也不打「孩拉目」上考查肝腹。他們也不打驕傲、嫉妬，顯誇，以及別一切傷害上看守他們的心。這些人是從兩方面欺哄的啊。從工作的一面，從「耳林」的一面。至於工作方面呢，的實於中欺哄的道理我們先述過啦；他們的比樣就是個病人的比樣：茲後他習學了藥書啦

，他憑着重復牠務忙他把牠教給病人，而他却不以飲牠及用牠務忙；你看！那個從他的病中有益於他一些嗎？好遠啊！好遠啊！那麼，他免不了須飲牠，他在牠的苦上忍耐。而且於此之後、他還許是在牠的醫治的危險呀！至於他的從「耳林」一方面的欺哄呢，就是他拘在了一些交往的「耳林」上，而他以為它是教門的「耳林」。他拋棄了主的經典及主的欽差的「遜奈」的「耳林」往往他誹謗一些聖諭家，他說：「他們有些表達的、是駭負冊籍的，他們可不解得呀！」他也拋棄了淨性的「耳林」。他打上拋了對於知它的偉大及尊高的悟解。而它就是那個悟解；它還留害怕，威嚴，恭慎，並把人担在了行計較上。委實悟解就是打安刺上悟解它的本質，可畏，可望。以便使心感覺到恐懼，及永遠謹慎。因為主說：『為何從各夥中的一夥出外呢；好使他們在教門中悟解，及儆戒他們的人民。在他們歸回於他們的時候、只盼他們作隄防。』儆戒憑着它成就的那個，非是這樣「耳林」。

有一夥，他們務忙勸人，美言，談說「奈福斯」的些性格，及不貪「頓雅」和虔誠。他們却是些欺哄的人。他們對於自己，以為在他們以言談這些性質，及把人們引道在它上的時候。的實他們便轉成了以它而被稱道的人了。他們近主的跟前可是離

開它的呀！因為他們是貪愛的，聲譽。他們嫉妬他們的同輩中超越於他們的人，他們怒惱受誇讚的人，他們聚合了「頹雅」的小利。這些人是人們却欺哄的一面的至重大的呀！

有一夥，他們以背記不貪者的、言語及他們在貶責「頹雅」中的談話為滿意。他們却是些背記言語的人啊！他們不能圍繞它的意義的述說它。假若是在街市中同着一些坐的人了，其中之每一人便以為；在他背記了一個不貪者的言語時候，而他就是得了脫離了，得了目的了，他沒有看守他的內裏的罪着便成了受饒恕的。這些人的欺哄比前邊的欺哄並顯明的呀！

有一夥，他們務忙文法學，字體學，詩學，以及罕見的字體的「耳林」。就他們以它受欺哄。他們亂道；的實主饒恕了他們了，他們是屬於一夥學者。於是他們在那個中便朽壞了他們的一些工作，他們却認識規，教的意義及尊行它上轉臉。就如那個人一樣；他把他的書廢棄在了訂正古蘭裏的些字母的發音處中。並拘在了它上。就是欺哄的，因為從字母中的目的，乃是意義；字母是器具，飄子就是尊行。它之外的那個就像了尊行的皮套。所以他們以它為滿足的那些人早些欺哄的人。除非

是把它當做個品位的人，而他不能升在它上，只除是憑着它的需要的程度；而後他越過了它，以至於他接續着了「尊行」的門。而後把他的自身放在它上。而後從一些錯過及災殃上清淨它（奈福斯。）

五 辦功者的欺哄及其夥數

他們中有一夥人他們深究，甚至他們出於爲仇及浪費中。就如在小淨中攪擾在他上勝的人，而後他於中加意，他憑着他的淨不惜願在教條中的規定。他把些遙遠的沒影子的事定度成臨近污穢的。假若把從水上的這個謹慎更移在食品上的時候，一定他就是個似像「蘇哈白」的行執持的了。因爲歐默雷會用耶蘇教徒的罐中水做過小淨，同時顯然的許有污穢。同着這個他還是呼喚「孩爾來」中的些門的，因爲恐怕遇在了「孩拉目」中。

有一夥，在讀法締海及別一些讀言的字母中，攪擾在他們上勝的，於是如常的在重音中謹慎，在「ت」及「خ」中分格，在他的拜功的一總中訂正發音處。他打古蘭上昏憤着不把別的當做要緊，他也不罷悟解力播傳真經的機密；這是屬於欺哄的些樣子的至醜陋的啊！因爲主在讀古蘭中並沒有把人們逼迫在訂實字母的發

音處上啊！除非是他們在言語中習慣通行它的那個。這些人的比樣就是一個人的比樣；他把一封信代到一個皇王的座下，皇王命他把信的道理讀給他！於是他就讀信，他在字母的發音處裏邊圖精緻，他重述它，他一次一次的重述它。他在那個中却是打信的目的及看守位分的尊宏上是昏懵的。那麼，他對於皇王的履行教訓他及以無智的斷他上好大胆呀！

有一夥，他們以讀古蘭欺哄，他們急讀是那樣的急讀。往往他們在一日一夜中一起的就讀完了牠。他們的一人的舌肉飛行，他的心却是在妄想的川窪中徘徊的。在古蘭的意義中也不參悟，焉能他能以牠的阻止而阻止，以牠的教訓而受勸化呢？焉能他能住於牠的命令及禁止呢？焉能他能以在牠裏邊的論斷爲論斷呢？他乃是欺哄的呀！他以爲下降古蘭的目的就是唛唵牠，同時是打牠上昏懵的。它的比樣就是一個奴僕的比樣；他的主人寫給他的一封信，於中指示給他了些命令及禁止。而他沒有把他的緊要用在了瞭解牠及尊行牠上。但是他拘在了背誦他上。他却常常定在了相反他的主人命令他的那個的，但是他在每日憑着他的聲音他的腔調重述他一百遍，他就是相應受罪刑的呀！在牠以爲那便是古蘭中的目的時候，他是欺哄的呀

！是啊！要隱牠只爲的不使牠忘了啊！並且背誦牠及看守牠只要的牠的意義啊！牠的意義又是要了尊行牠，憑着牠的意義取利益。也有他的聲音美好的，他讀牠却是爲的以定取意味，他以他的取意味欺哄。他以為那就是給主訴機的意味及聽它的言語。他的意味只是在他的聲音裏的呀！叫牠防查他的心吧！害怕調他的主吧！

有一夥，他們以把齋欺哄。往往他們把通常的齋或貴日子的齋。他們於中也不打背談上看守他們的舌肉，也不扎頭誇上看守他們的心，也不打「孩拉目」上看守他們的肚腹——在開齋的時候——對於長日的妄言，也不打亂言上看守他們的舌肉。他同着那個對於他的本身却以爲好，而他丟拋了一些主命。他尋求副功；而後他不履行的他的「漢改」。那是欺哄的極致呀！

有一夥，他們以「漢志」欺哄，他們出行於「漢志」，他們並沒有打行虧害離出來，也沒還盡義務，也沒請父母的願意，也沒尋求「孩備來」的經費。他們幹那個的確是在伊斯倆目的指對，却掉之後啊！他們在道路中廢棄了拜功及一切的主命，他們也不從村戲及爲仇上看守。而後他們憑着染污了受貶責的性格的心來在了天房，他在來到之前也沒有淨它忍）。他同着那個還以爲他是在讚養他的主的好上的。他是

欺哄的啊！

有一夥，他們以與滿克及默地那爲鄰，他們就以此欺哄。他們不檢查他們的心，他們也不淨他們的外表及內容。他們的心關聯他們的地池，他顧盼他認識的人的話。『委實某人是與滿克爲鄰的呀！』你看他！他說：『的確我如此如此的與滿克爲鄰一年啊！』也有他爲鄰，他把他的貪圖的眼伸長至了人們的財帛的泥垢上，他於中顯出了顯誇。

有一夥，他不貪財帛，他衣服及飯食中憑着低微的知足。從居住中憑着「買斯至得」及學校爲知足。他以為他就是獲得了不貪的品級的。他同時還貪愛領袖譽及權勢。或是以「耳林」，或是以勸教，或是以僅僅的不貪。的確他拋棄了一些最容易的事情，他歸於了受傷的最重大的了啊！這個就是欺哄的。因爲他以為他是在「頓雅」中不貪的人。他不瞭解「頓雅」的意義，他不曉得牠的意味的極致就是領袖譽，他於中貪愛免不了他便成了詐僞者，驕傲者，顯誇者，以及憑着聚有一切污穢的性格的被稱者呀！也有他揀選了靜生及避遠的，他同時也是欺哄的，因爲他憑着那個超越人們，他以輕視的眼觀看他們，他以他的工作自趣，他表說一部分心的污穢，

往往人給予他財帛，而他不受；因為怕人說他的不貪壞了。他也在人們的誇譽中貪愛。——它是屬於「頓雅」的一些門的至有意味的啊——而他把他的「奈福斯」看做是不貪「頓雅」的。他是欺哄的。同時往往他打一些富人的敬重上貪愛，他使他們先於一些貧窮的人。他偏向着一些趨向他的，及誇譽他的人。他避免一些趨向別的人。那一切都是欺哄啊。是從魔鬼中的欺哄，我們從它上求主的護佑。在一些「板代」中有他在他的本身上嚴格肢竅的些工作的人，他不想看守心，及從顯誇，驕傲，自趣和其他的傷上考查心及潔淨心。他以為主對着他的表面的工作饒恕了他了，以為他不是憑着一些心的時景受拿問的。也有他以為偏重一些表面的功課就可使他的俊美滿足的，好遠啊！灰星重的怕主及智慧者的性格中之一性格是比山樣的肢竅的工作至貴的啊！這個欺哄難免於他的性格惡劣，及粗暴啊。更難免於他的內裏染污顯誇，及喜愛誇譽，茲後有人給他說：『你是大地的柱子，安刺的朋友，是它的至喜愛的啊！』欺哄者憑着那個便歡樂了，並且他也信實他。他以為人們的讚揚他就是証他是在主的跟前的受喜的。他不曉得那原來是因為人們不知道他的內容的污穢啊！

有一夥，他貪愛一些副功，他不把主命數的重大。你看！他們的一人喜歡已時

的禮拜及夜間禮拜。以及類似這些副功的。他對於主命不得着意味，他在時候的起首的爭先禮拜上也不很貪愛，他忘記了穆聖打主上傳來的話：『一些接近我的人的接近並不像了他交還我在他們上制定的那個的。』

六 道學家的欺哄及其夥之多

從他們有一夥，他們以粉飾，像貌，及言談欺哄。於是他們就在叩頭處低頭坐着，使頭入在了頰領之中，就像是參悟的人。他高聲嘆氣，在談話中低了聲音；他們在鬥奮，鍛鍊、看守心，從明暗的罪上潔淨心——裏邊絕不使他們的「奈福斯」吃苦。那一切都是屬於道學家的品位的最卑賤的呀！

有一夥，他自稱有認識的「耳林」，及親見過「漢改」的，在親見的眼目中曾經越過一些位分的，及一些時景的，以及接續着主的。他不曉得這些事情，只是憑着名稱及言語呀！因為他從雜言家的文字掇拾了些言語，於是他便嚮啣起它來。他以爲那個乃是古今人的「耳林」的最高超的。於是他便以卑視的眼光來觀看一些法律家，註釋家，聖諭家，以及他樣的學者。何況是打常人上呢？以至於農夫拋了他的耕種，紡織匠拋了他的紡織，以來常守着他們，從他們中再掇拾那些虛假的言語。於是

他的嘮叨它就如打默示上說話及表說機密一般。他憑着那個而輕視一些「板代」及學者的一總。他說他們是打主上受了蒙蔽的他自稱他是接續着「漢改」的。是屬於臨近主的人。他近主的跟前却是屬於詐偽的人呀！近在有心眼的人的跟前他却却是無知的傻子呀！人絕不斷他是「阿林」？也不斷他是淨性的。更不置他為辦功的，及監視心的。只斷他是服從嗜慾，掇拾雜言及背記雜言的。

有一夥，遇在了「穆巴哈」裏邊。他們捲起教規的壘子，他們丟拋了一些「候昆」，他們把「孩拉目」及「孩倆來」做等價看待。他們的一般人說：「委實安刺是無求於我的工作的呀！所以我不苦我的「奈福斯」。他們的一般人說：「憑着一些肢骸的工作，在它上沒有個價值。只除向在一些心上留意，我們的是以喜主及接續認主為憂的。我們深入在「頓雅」裏邊，只是憑着我們的身體；我們的心却是在調養的主的關下安靜的。我們的相同一些嗜慾是憑着表面的，非是心內的。」並且他們還亂道：他們超過了一些常人的品級，他們無求於憑着身體的工作來淨性。嗜慾不能打主的路道上止住他們，因為他們於中有力量。那一切都是魔鬼用以欺哄他們的攪擾呀！我們求安刺護佑：別使我們屬於無知的人啊。

有一夥，他們自稱爲性格良美的，謙恭的，好施的。而後他們受了道學家的哄，他們聚成了一夥，他們憑着他們欺哄苛派，他們把那個當做了領袖及聚財的網子；於是他便從「孩拉目」及「叔布害台」中聚了起來，他們使費給他們，以使隨從他們的人多，並憑着欺哄而播揚他們的聲譽。他們只是催促顯誇及要譽的人呀！

此處還有另一夥，它的欺哄數不盡，從那個的目的就在瞭解一些樣子，以及認識一些種類。非是爲求全的，因爲那個是冗長的。

七 富豪者的欺哄

一些欺哄的人中有一夥，他們貪愛建築「賈斯至代」，以及顯給人們的那個。以他們的名譽及聲望永久。他們以爲的確他們是憑着那個應受饒恕的。也有他們建築牠是從危險的一方面，在營謀牠（財帛）裏邊是呈獻主的怒惱的。當然的就是把牠（財帛）還回給牠的原主人。——或是把牠的本物，或是在無能的時候的還回抵換牠的。——最要緊的就是分散給一些貧窮的人。他們不那樣做呀！因爲恐怕把那個顯給人們了。他們在建築中的目的乃是顯誇，及招得誇獎。同時要把財帛用給了和他爲鄰的人，或是他的城池中的貧民，孤子，是比用於「賈斯至代」及裝飾牠最要緊最

高貴。最適宜的的啊！用給「賈斯至得」他們沒隱藏着別的，只是爲在人們問題了那個。此處有別一樣危險，它就是：也有他把財帛用至了——以受禁的描劃——彩劃「賈斯至代」及粉飾牠的。因爲一些禮拜的人的心務忙牠。從拜功中的目的乃是謹慎及心現在，那固是壞一些禮拜者的心的呀！那一切的傷害都歸至了他呀！他同時以之欺哄，他把他看做是屬於好人的，同時他是呈獻了安刺所不喜悅的那個了啊。

有一夥，他們在「蘇代蓋」中把財帛使費在一些貧窮的人中，他們以之尋求聚會的首席。並從貧人中尋求他習慣感激及播揚行好的人，他們憎惡在暗地裏施散，他們把從他們中暗地裏拿牠的那樣貧人看做是在他們上的罪過，是昧者。往往他們貪愛在「漢志」中使費財帛，於是他們一次一次的朝「漢志」。往往他們拋下了他們的飢餓的鄰居。因此伊布尼賈斯歌代說：「在光陰的末節裏，無有二餐白布」而朝「漢志」的多了，旅外在他們上容易了，主爲他們展開了慈憫，他們無份着被掠奪着歸回呀！他的駝把他們的一個人引誘在沙漠中，他的鄰居在他的一邊被監囚着，他並不周濟他。」愛布奈蘇雷台馬雷說：「一個人來告別孩雷斯的兒子白寔雷，於是他便說：「的實我決意朝「漢志」去啦，你把一事命我吧！」白寔雷給他說：「

你預備了多少使費呢？」他說：「兩千銀錢呀！」白寔雷說：「你對於你的『漢志』尋求的那一物呢？不貪嗎？或是望想天房呢？或是尋求主的喜歡呢？」他說：「是尋求主的喜歡啊！」他說：「如果主的喜歡到至你了，你須是在你的家裏邊，你使費了兩千銀錢，這樣你便是在主的喜歡的堅定上的。你那樣做嗎？」他說：「是的！」白寔雷說：「你去吧！你把牠賜給十個有債的人，使他還了他的債。並賜貧人，他修整他的亂髮。賜給病人，他活他的家眷。並賜管理孤兒的，他使他歡喜。要是你的心有力了，你把牠賜給一個人。你幹吧！因為如果你使歡樂入在了一『穆士林』的心中，拯救了些悲哀的人，開解了傷，相助了柔弱者，是比在伊斯倆目的『漢志』（即主命的『漢志』）之後的『漢志』最高貴的呀！你站起來！你取出牠去！就如我命令你的那樣！要不然，那麼你把你心裏的那個告訴給我。」他說：「哎愛布奈蘇雷呀！我的出外在我的心中最有力呀！」於是白寔雷微笑了，他迎向了他，給他說：「財帛，茲後牠是從營業及『叔布害替』中聚合的啦！『奈福斯』便搜求憑着牠了理想。於是一些清廉者的工作就顯了的。的確安刺在它的『奈福斯』發誓此事：它只承領定信的人的工作呀！」

從有財帛的人中有一夥，他們對於牠務忙看守財帛，他們憑着「白黑來」的「候昆」留住了牠。而後他們以於中無有使費的那些身體的功課爲務忙，就如白日的把齋·夜間的禮拜，誦讀古蘭。他們是些欺哄的呀！因爲「白黑來」的傷的確是在他們的內裏佔勝的。所以他需要以取出財帛而拔起了它。也有以尋求一些富餘的爲務忙的，他却是無求於他的。它的比樣就如那個人的比樣，一個蛇入在了他的衣服裏邊，的確牠是最近於傷的。而他却以泡製用以安定黃病夫的藥爲務；蛇殺他的人，幾時他需要藥呢？因此有人對白寔雷說：『某某人是富的是多把齋禮拜的呀！』於是他說：『他拋棄了他的時景，而他入在了他人的時景中了啊！』惟獨這個食物的時景就是給飢餓的人吃；這個使費的時景，就是使費在一些貧窮的人上。這個對於他比他飢餓着他的「奈福斯」，比他傷他的「奈福斯」的禮拜，——同着他的聚「頓雅」及他的阻撓貧民——是至高貴的呀！

有一夥，「白黑來」勝過了他們，他們的「奈福斯」在好施，除非是交還「宰開台」而已。而後他們從他們不愛牠（財帛）的那些卑賤污穢中取出「宰開台」來。他們從貧人中尋覓他事奉他們的人，他周旋他們的需求。或尋覓他們在將來——因爲其免強

#10

304066